

炭等齋為壇三成每成皆置縣絕以為限域傍各開門七卷經五十九部小乘經四百八十七部八百五十二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于縣絕之中魚卷○雜經三百八十部七百一十六卷其見數如此雜九十三卷律二部雜律二十七部四十六卷○大乘論三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諸消災厄之法依陰陽五二十五部一百四十一卷論三十一部九十四卷論小乘論四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贊幣燒香陳十一部五百六十七卷論十一部四十七卷論小乘論四讀云奏上天曹請為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十一部四百三十七卷九部一百三十九卷雜論陳設酒脯饌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為書五十一部四百三十七卷九部一百三十九卷雜論如上文之儀以奏之名之為醮又以木為印刻星辰日記二十部四百六十四卷

右一千九百五十九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

火而焚勅之使刃不能割火不能熱而又有諸服餌辟佛經者西域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穀金丹玉漿雲英獨除津穢之法不可殫記云自上古所說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脇而生黃帝帝嘗夏禹之傷並遇神人咸受道錄年代既遠經變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史無聞焉推尋事迹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大旨皆去健羨處冲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之事其黃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為淨覺其所說云人身雖有生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陶弘景者隱於句容死之異至於精神則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積而修習精神清淨則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識之文合成景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自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隱訣以證古有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劫矣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畢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劫中當有千佛自初至于釋迦已帝令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絕藥物不七佛矣其大當有彌勒出世必經三會演說法藏開度精故也帝以為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衆生由其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日須陀洹二日斯陀含法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衆三吳及邊海之際三日阿那含四日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信之踰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焉後魏之世嵩山道隱顯而不為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士寇謙之自云嘗遇真人成公與後遇太上老君授謙成道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淳醜之異年之為天師而又賜之雲中音韻科說二十卷又使玉女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敎而業授其服氣導引之法遂得辟穀氣感體輕顏色鮮麗弟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子十餘人皆得其術其後又遇神人李譜云是老君玄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孫授其圖籙真經劾召百神六十餘卷及銷鍊金丹雲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初天竺中多諸英八石玉漿之法太武始光之初奉其書而獻之帝使外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苦行也是諸謁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岳迎致其餘弟子於代都東南邪道並來騷擾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盡皆推起壇宇給道士百二十餘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太武伏並為弟子弟子男曰柔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譯言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鬚髮釋家相與和居治符籙以為故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遷洛已心修淨行乞以自資而防心攝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後置道場於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五百戒俗人信焉佛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皆並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後齊武帝遷鄴遂罷去殺盜淫妄言飲酒是謂五誠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之文襄之世更置館宇遷其精至者使居焉後周承魏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開皇初然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又與高祖雅信佛法於道士茂如也大業中道士以術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造者甚衆其所以講經由以老子為本次講莊子及靈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寶昇玄之屬其所舉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字天尊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世疑之其術業優者集載為十二部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糜費其義然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不可勝紀竟無效焉今考其經目之數附之於此

法三十年其義如此推尋典籍自漢已上中國未傳或共辯足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大乘經六百一十七部二千七百七十六卷五百八十八部云久以流布遭秦之世所以埋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蓋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為沙門者梁武大崇佛法於華

開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唱讚經屠經中土開之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日錄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佛律羣庭以問於朝而傳教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穢滅自餘征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摩騰竺法蘭東還惜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世又使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律得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藏于蘭臺石室而又畫像一百七十部承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章帝時楚王英以崇敬佛法聞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為大乘學者所重後西域沙門齋佛經而至者甚衆承平中法蘭又譯十住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齋經至洛翻譯最為通解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謙天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普詔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謙所譯泥洹經二卷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學者以為大得本旨漢末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國時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于寺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齋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內而又別寫藏于祕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慕敬信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為僧先是西域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沙門來此譯小品經首尾非并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部一日大乘二日小乘三日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為任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卷晉元康中至鄴明佛理者名之為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別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太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又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為記凡十一種今舉其遊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多佛敎東流自此而盛石勒時常山沙門衛道安性聰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非外宣揚解釋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絕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道佛者方外之教聖人之遠致也俗士為之不通其指趨諸方法性指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後多離以迂怪假託變幻亂於世斯所以為弊也故中唐至長安與苻堅甚敬之道安素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誣也故錄其大綱附于四部思通法門勸堅致之什亦聞安令問遙拜致敬姚長弘之末

大凡經傳存亡及道佛六千五百二十部五萬六千八百八十一卷

隋書卷三十五考證

卷○監本脫合字今增已上一類統計現存書十部三十卷再加梁有楚辭十一卷通計亡書合十一部

四十一卷右少算一卷

秘書監柳晉書五卷○監本晉記晉書按康熙字真晉即辟字北齊所造也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一 后妃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夫陰陽肇分乾坤定位君臣之道斯著夫婦之義存焉陰陽和則裁成萬物家道正則化行天下由近及遠自家刑國配天作合不亦大乎與亡是繫不亦重乎是以先王慎之正其本而嚴其防後之繼體靡克事脩甘心柔曼之容罔念幽閑之操成敗攸屬安危斯在故皇英降而虞道隆任嬖歸而姬宗盛妹妯致夏殷之累褒趙

結周漢之禍及歷晉宋寔繁有徒皆位以寵升榮非德
進恣行淫僻莫顧禮儀為梟為鴟敗不旋踵後之仇儼
寔極正位居中罕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雖鳩之
德千載寂寥北難之晨殊邦接響窈窕淑女靡有求於
席寐經緯環珮鮮克嗣於徵音永念前修歎深形管覽
載籍於既往考行事於當時存亡得失之機蓋亦多矣
故述皇后列傳所以垂戒將來後妃之制夏殷以前
略矣周公定禮內職始備列焉秦漢以下代有沿革品
秩差次前史載之詳矣齊梁以降歷觀暨周廢置損
參差不一周宣嗣位不幸典章衣冠禮稱中宮者凡有
五夫人以下略無定數高祖思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
后正位傍無私寵婦官稱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
宮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視正三
品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
女工絲枲視正七品又採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典
遞相統攝以掌宮掖之政一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閭
閻康賜司命三人掌圖籍法式糾察宣奏典宗三人
掌琮璽器玩二曰尚儀掌禮儀教學司樂三人掌音
律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內外命婦朝見三曰尚服掌
服章寶藏管飾三人掌掌珥花嚴典飾三人掌中櫛
膏沐四曰尚食掌進膳先嘗管司監二人掌方藥卜筮
典器三人掌鑄鑿器皿五曰尚寢掌帷帳牀褥管司筵
三人掌鋪設灑掃典執三人掌扇傘燈燭六曰尚工掌
營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三人掌財帛
出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司視勳品六典視流外
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宮闈懷嫉
妬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
六十員加又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
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
人等開掌宮闈之務六尚已下皆分隸焉煬帝時后妃
嬪御無種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離遊而已帝又參詳
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妃是為三夫人
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備儀備容備華充儀充容充
華是為九嬪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員品正第三美人
才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為世婦寶林二十四員品
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員品正
第七是為女御總一百二十以敘於寢寢又有承衣刀
人皆趨侍左右並無員數視六品已下時又增置女官
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宮局管司言掌
宣傳奏啓司簿掌名錄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閤掌
門閤管鑰二曰尚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几案
司樂掌音律司贊掌賓客司贊掌禮儀贊相導引三曰
尚服局管司重掌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掌湯沐
中櫛珥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掌膳
蓋司醢掌酒醢醢醢司藥掌鹽丞藥劑司膳掌康餼菜

炭五日尚寢局管司設掌牀席帷帳鋪設灑掃司與掌
輿輦織扇執持羽儀司苑掌園藝種植蔬菜瓜果司燈
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
珠璣錢貨司練掌給帛司織掌織染六尚二十二司員
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
共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
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使流外量
局開劇多者十人已下無定員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
焉
文獻獨孤皇后河南雒陽人周大司馬河內公信之女
也信見高祖有奇表故以後妻焉時年十四高祖與后
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后初亦柔順恭孝不失婦道后妙
為周明帝后長女為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為此而
后每謙卑自守世以為賢及周宣帝崩高祖居禁中總
百揆后使人謂高祖曰大事已然騎獸之勢必不得下
勉之高祖受禪立為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
一箇價值八百萬由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非我
所須也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
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高祖甚寵憚之上每臨朝后輒
與上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隨則
匡諫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回反燕寢相顧欣然后早
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為致禮焉有司
以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
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謂
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於舅姑離薄人骨
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誠之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
弟也犯法當斬高祖以后之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
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而異母弟陀以鬼巫巫蠱咒
詛於后坐當死三日不食為之請命曰陀若盡政害
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為妾身敢請其命陀於是減死一
等后每與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宮中稱為二聖后頗
仁愛每聞大理決囚未嘗不流涕然性尤妬忌後宮莫
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上於仁壽宮見
而悅之因此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
騎從苑中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祖楊
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為天子而不得
自由高祖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駐
馬良久中夜方始還宮后俟上於閣內及上至后流涕
拜謝頰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衰折初
后以高祖是父之家客其見親禮至是聞頰謂己為一
婦人因此銜恨又以嬪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
加譖毀上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
孕者必勸上斥之時皇太子多內寵元氏暴虐后意
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諷上黜高祖竟廢太子立晉
王廣皆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月暈四重已巳

大白犯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宮時年五十葬於太陵
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上頗惑之
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云
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之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
滅配掖庭後選入宮為嬪時獨孤皇后性妬後宮罕得
進御唯陳氏有寵晉王廣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
為內助每致禮焉進金蛇金甌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
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為貴人
專房擅寵主斷內事六宮莫與為比及上大漸遺詔拜
為宣華夫人初上寢疾於仁壽宮也夫人與皇太子同
侍疾平旦由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
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
意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
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
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勅書訖示左僕射楊素
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殿遂令夫人及後宮
同侍疾者並出就別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
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輔後太子遣使者
齎金合子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
懼以為為毒不敢發使者促之於是乃發見合中有同
心結數枚諸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
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悉焉
及煬帝嗣位之後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
二十九帝深悼之為製神傷賦
容華夫人蔡氏丹陽人也陳滅之後以選入宮為世婦
容儀婉媚上甚悅之以文獻皇后故希得進幸及后崩
漸見寵遇拜為貴人參斷宮掖之務與陳氏相亞上寢
疾加就容華夫人上崩後自請言事亦為煬帝所悉
煬帝蕭皇后梁明帝崩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
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爰收而養之未幾爰夫妻
俱死轉養舅氏張柯家然柯甚貧窶后躬親勞苦煬帝
為晉王時高祖將為王選妃於梁通占諸女皆不
吉歸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於是遂策為王妃
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高祖大善之
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詔曰朕承承不緒憲章在昔爰
建長秋用承饗薦妃蕭氏夙稟成訓婦道克備宜正位
軒闈式弘榮教可立為皇后帝每遊幸后未嘗不隨從
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為述志賦以自
寄其詞曰承積善之餘慶備箕箒於皇庭恐僭名之不
立將負累於先靈迺風夜而匪懈實懼於玄冥雖自
強而不息亮愚蒙之所滯思竭節於天衢才迫心而弗
逮慮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
道之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迺春生而夏
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於恭儉私自就於誠盈孰有
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情不遜於聲

色感懷舊之餘思求故劍於宸極切不世之殊盼謬非
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論分撫削祿而未識雖沐浴於恩
光內慙惶而累息顧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難實不
適於啓處將何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如
寒夫居高而必危慮慮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
生於中嗟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為而抱一履謙光而守
志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之美雖時
俗之崇麗蓋吾人之所鄙愧綈綈之不工豈絲竹之喧
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己蕩蕩煩之俗慮乃伏
膺於經史綜箴誠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
範冀福祿之能緩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非昨非唯
老之損思信為善之可歸慕周姬之遺風美虞妃之聖
則仰先哲之高才貴至人之休德質菲薄而難躡心恬
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實禮義之所遵雖生知之不
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蓋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
志之難寫同絕筆於獲麟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有宮
人白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在汝奏之宮人言於帝
帝大怒曰非所宜言遂斬之後人復白后曰宿衛者在
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勢已無可救也
何用言之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言者及宇文氏之
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沒於寶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
使迎后於洛州建德不敢留遂入於虜庭大虐貞觀四
年破滅突厥乃以禮致之歸于京師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儼宸極思隆好合始終不渝
文獻德異鳴鳩心非均一擅寵移嫡傾覆宗社惜哉書
曰此難之晨惟家之索高祖之不能教睦九族抑有由
矣蕭后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之心煬帝得不以道便
謂人無忠信父子之間尚懷猜阻夫婦之際其何有焉
暨乎國破家亡寓身無地飄流異域良足悲矣
隋書卷三十六考證
后如傳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惟司樂司膳各四
人。臣等按此合算得四十八人下文云司二十
八人云云疑誤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
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
沒句奴子孫代居北狄其後隨魏南還復歸隴祖斌
以都督鎮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及穆貴贈司空穆
風神警俊偶儻有奇節周太祖首建義旗穆便委贊釋
褐統軍承恩奉迎魏武帝授都督封承平縣子邑三
百戶又領鄉兵累以軍功進爵為伯從太祖擊齊師於

芒山太祖臨陣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置
 之授以從騎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
 緩之以故得免既而與穆相對泣願謂左右曰成敗事
 者其此人乎即命撫慰問中所至克定權授武衛將軍
 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戶賜以鐵券
 恕其十死尋加開府領侍中初芒山之敗穆以驍馬授
 太祖太祖於是鹿內馳馬盡以賜之封穆姊妹皆為郡
 縣君宗從舅氏領賜各有差轉太僕從子謹破江陵增
 邑千戶進位大將軍擊曲河蠻破之授原州刺史拜嫡
 子停為儀同三司穆以二兄賢遠並為佐命功臣而子
 弟布列清顯穆深懼盈滿辭不受拜太祖不許俄遷雍
 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元年增邑三千戶通前三千七百
 戶又別封一子為升遷伯穆讓兄子孝軌許之宇文護
 執政穆兄遠及其子植俱被誅穆當從坐先是穆知植
 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
 曰願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於此將復奈何穆以此獲免
 除名為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當坐數
 穆請以二子代基之命護義而兩釋焉未幾拜開府儀
 同三司直州刺史復安武郡公武成中子弟免官爵
 者悉復之尋除少保進位大將軍歲餘拜小司徒進位
 柱國轉大司空奉詔築通洛城天和中進爵申國公持
 節鎮集東境築武申且邪慈潤崇德安民交城鹿盧等
 諸鎮建德初拜太保歲餘出為原州總管數年進位上
 柱國轉并州總管大象初加邑至九千戶拜大左輔總
 管如故高祖作相尉遲之亂也遣使招穆穆領其使
 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反穆
 深拒之乃奉十三環金帶於高祖蓋天子之服也穆尋
 以天命有在密表勸進高祖既受禪下詔曰公既舊德
 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違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
 天命俄而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與
 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
 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穆上表乞
 骸骨詔曰朕初臨高內方藉嘉猷養老乞言實懷虛想
 七十致仕本為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頤在周張蒼以華
 結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恒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
 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勸所司敬調朝集如有大事須共
 謀議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云當有移都之事
 上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上表曰帝王所居隨時與廢天
 道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兩漢有一世而屢徙
 無革命而不遷曹馬同洛水之陽魏周共長安之內此
 之四代蓋聞之矣曹則三家鼎立馬則四海尋分有魏
 及周甫得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師古往者周運將窮禍
 生華裔廟堂冠帶屢觀姦回土有包藏人稀柱石四海
 萬國皆縱豺狼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誕
 聖乘錄受圖始晦君人之德俯從將相之重內蕭羣兇
 密圖公驃騎將軍弟暉最知名

崇朝大定外詠巨猾不日肅清變大亂之民成太平之
 俗百靈符命兆庶謳歌顯樂推日月與積方屆箕頤
 之志始順內外之請自受命神宗弘道設教陶冶與陰
 陽合德覆育共天地齊旨萬物開闢之初八表光華之
 旦視聽以革風俗且穆至若帝室天居未議經邦非所
 謂發明大造光贊惟新自漢已來為喪亂之地爰從近
 代累葉所都未嘗謀龜問筮瞻星定鼎何以副聖主之
 規表大隋之德竊以神州之廣福地之多將為皇家興
 廟建寢上玄之意當別有之伏願遠順天人取決卜筮
 時改都邑宅區夏任子來之民垂無窮之業應神宮
 於辰極順和氣於天壤理康物阜承隆長世臣日薄桑
 榆位高軒冕經邦論道自願缺然丹赤所懷無容喋嘿
 上素嫌臺城制度迺小又宮內多鬼祇蘇威嘗勸遷上
 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改之至是省穆表上曰天道聰
 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
 下詔曰禮制凡品不拘上智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
 上柱國申國公器宇弘深風猷遐曠社稷佐命公為稱
 首位極帥臣才為人傑萬頃不測百鍊彌精乃無伯玉
 之非豈有顏回之貳故以自居寥廓弗關憲綱然王者
 作教惟旌善人去法弘道示崇年德自今已後雖有愆
 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于第年
 七十七遺令曰吾荷國恩年宦已極足歸泉無所復
 恨竟不得陪玉鑾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眷眷光景其
 在斯乎詔遣黃門侍郎監護喪事賜馬四匹粟麥二千
 斛布絹一千匹贈使持節襄陽太守魏衛洛懷十
 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諡曰明賜以石椁前後部羽葆鼓
 吹輜輶車百寮送之郭外詔遣太常卿牛弘齋哀冊祭
 以太牢孫筠嗣爵父悼字士獻穆長子也仕周官至安
 樂郡公鳳州刺史先穆卒筠切以穆功拜儀同開皇八
 年以嫡孫襲爵仁壽初叔父暉忿其恠害陰遣兄子善
 衛賊殺之求盜不獲高祖大怒盡禁其親族初筠與從
 父弟暉有隙時暉有力遂證暉殺之暉竟坐斬
 而善衛獲免四年議立嗣郡公蘇威奏筠不義骨肉相
 殺請絕其封上不許暉弟怡官至儀同早卒贈渭州刺
 史怡弟雅少有識量周保定中屢以軍功封西安縣男
 拜大都督天和和中從元定征江西時諸軍失利遂沒於
 陳後得歸國拜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軍其年從太子
 西征吐谷渾雅率步騎二千督軍糧於洮河為賊所躡
 相持數日雅患之遂與偽和虜備稍解奇兵擊破之
 賜奴婢百口封一子為侯後拜齊州刺史俄徵還京數
 載授瀛州刺史高祖作相鎮靈州以備胡還授大將軍
 遷荊州總管加邑八百戶開皇初進爵為公雅弟恒官
 至益州刺史封陽曲侯恒弟榮官至合州刺史長城縣
 公榮弟直官至車騎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官至柱國

暉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瑰偉美鬚鬣起家周左侍
 上士尉迺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為迺所誘遣
 暉乘驛往布腹心穆遣令暉入京奉慰於高祖曰願
 執威柄以慰安天下也高祖大悅又遣暉詣韋孝寬所
 而暉穆意焉適遇平鄴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安武郡
 公開皇初進授象城府驃騎將軍晉王廣出藩暉以驃
 騎領親信從往揚州仁壽元年從左僕射楊素為行軍
 總管出夏州北三百里破突厥阿勿侯斤於納遠川斬
 首五百級進位大將軍拜左武衛將軍領太子宗衛率
 初穆孫筠卒高祖議立嗣暉規欲紹之謂其妻兄太子
 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奉公
 述利之因入白皇太子曰立嗣以長不則以賢今申明
 公嗣絕編觀其子孫皆無賴不足以當榮寵唯金才有
 勳於國謂非此人無可以襲封者太子許之竟奏高祖
 封暉為申國公以奉穆嗣太業初轉右驍衛將軍六年
 有詔追改穆封為鄜國公暉仍襲焉累加光祿大夫九
 年遷右驍衛大將軍暉既紹父業日增豪侈後房曳羅
 綺者以百數二歲之後不以俸物與述述大恚之因醉
 誦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為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暉
 亦知其言由是結隙後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陀自言
 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應為天子勸盡誅海內凡姓
 李者述知之因誣構暉於帝曰伽陀之言信有徵矣臣
 與金才夙親聞其情趣大異常日數其李敏善衛等日
 夜屏語或終夕不寐暉大臣也家代隆盛身提禁兵不
 宜如此願陛下察之帝曰公言是矣可免其事述乃遣
 武賁郎將裴仁基表告暉反即日發宿衛千餘人付述
 掩暉等家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案問
 數日不得其反狀以實奏聞帝不納更遣述窮治之述
 入獄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謂之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
 賢夫李敏金才名當祇識國家殺之無可救也夫人當
 自求全若相用語身當不坐敏妻曰不知所出惟尊長
 教之述曰可言李家謀反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當
 為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正當
 共汝取之若復度遠吾與汝必為大將軍每軍二萬餘兵
 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姪內外親婭並募從征吾
 家子弟決為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伺候間隙首尾
 相應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響起各殺軍將一日
 之間天下足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妻寫表封云上密
 述持入奏之曰已得金才反狀并有敏妻密表帝覽之
 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暉敏等
 宗族三十二人自餘無少長皆徙嶺外暉從父兄威聞
 皇初以平蠻功官至上柱國黎國公

詢字孝詢父賢周大將軍詢沉深有略頗涉書記仕
 周納言上士俄轉內史上士兼掌吏部以幹濟聞建德
 二年武帝幸雲陽宮拜司衛上士委以留府事周衛王

直作亂焚蕭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帝聞而善
 之拜儀同三司遷長安令累遷英果中大夫屢以軍功
 加位大將軍賜爵平高郡公高祖為丞相尉遲作亂遣
 章孝寬擊之以詢為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
 將不一詢密啓高祖請重臣監護高祖遂令高祖監軍
 與頡同心協力唯詢而已及平尉遲進位上柱國改封
 隴西郡公賜帛千匹加以口馬開皇元年引杜陽水灌
 三趾原詢督其役民賴其利尋檢校襄州總管事歲餘
 拜隴州總管數年以疾徵還京師中使顧問不絕卒於
 家時年四十九上悼惜者久之諡曰襄有子元方嗣
 嗣榮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
 而問之對曰無勳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
 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
 所好辭不就官求為將兵都督隨宇文護伐齊以功最
 擢授儀同三司尋除小司金大夫治軍器監建德初遷
 少侍伯大夫轉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宮正周武帝平齊
 引參謀議以勳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邑一千戶尋改
 封廣宗縣公轉太府中大夫歷工部中大夫遷右司
 高祖為丞相遷左司武上大夫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尋為懷州刺史進爵郡公加邑至二千戶尉遲反遣
 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高祖慨然
 太息曰合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
 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章孝寬亦疑之與俱臥起其
 兄詢時為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由是亦歸心焉及破
 尉遲拜大將軍既平尉遲授徐州總管尋進位上柱國
 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
 等懼其威略爭來內附其後突厥大為寇掠崇率步騎
 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砂城突厥圍
 之城本荒廢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
 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為其備每夜中
 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饑出軌遇敵死亡略盡運明奔還
 城者尚且百許人然多傷重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
 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勤崇知不免令其士
 卒曰崇喪師徒罪當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待看吾死
 且可降賊方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
 延刃突賊復殺二人賊亂射之卒于陣年四十八贈豫
 敏字樹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養宮中者久之及長襲
 爵廣宗縣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儀善騎射歌舞管絃無
 不通解開皇初周宣帝后封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
 婚對勳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親在帷
 中並令自序并試技藝選不中者輒引出之至敏而合
 意竟為姻媾敏假一品羽儀禮如尚帝之女後將侍宴
 公主謂敏曰我以四海與至尊唯一一女夫當為汝求柱

國若授餘官汝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敬歌附唯南寧會帥震特遠不實唐上疏曰竊以遠撫長舞既而大悅謂公主曰李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上因謂敏曰今授汝儀同不答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汝開府敏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角晉太始授柱國以本官宿衛後避諱改封經城縣公邑一千戶歷蒲幽金華敷州刺史多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宮內侍從遊宴賞賜超於功臣後幸仁壽宮以爲岐州刺史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之將薨也遺言於煬帝曰妾無子息唯有一女不自憂死但深憐之今湯沐邑乞賜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戶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將加光祿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於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嘗面告之其引決敏由是大懼數與金才善衛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與渾同誅年三十九其妻宇文氏後數月亦賜鳩而終

梁肅

梁肅字特德安定烏氏人也父梁西魏太尉肅少沉敏有行檢周太祖時以功臣子養宮中者數年其後命諸子與肅遊處同師共業情契甚歡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同三司邑五百戶尋爲本州大中正魏恭帝時加開府改封爲五龍郡公拜渭州刺史周閔帝受禪徵爲御伯未幾出爲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齊人來寇肅輒挫之帝甚嘉歎拜大將軍進爵蔣國公入爲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將解律明月於雅陽每戰有功遷小冢宰武帝時歷敷州刺史涼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高祖總百揆代王謙爲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而謙反遣兵攻始州肅不得進高祖命肅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遠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時謙遣開府李三王等守通谷肅使張威擊破之擒數千人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險爲營周亘三十里肅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蜀人大駭肅鼓行而進謙將敬豪守劔閣梁巖拒平林並懼而來降謙又令高阿那瓊達奚恭等以盛兵攻利州開府將至恭分兵據開遠肅謂將士曰此虜據要欲過吾兵勢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上開府拓拔宗趣劔閣大將軍宇文寶詣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肅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道攻恭自午及申破之恭奔歸于謙肅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恭乙弗度城守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肅擊之謙不利將入城恭度以城降不內謙將應下三十騎逃走新都令王寶執之肅斬謙于市劔南悉平進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兩銀三千兩食邑千戶肅時威振西川夷獠歸

其時也遂謝病於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代上賜以版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典上殿嘗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太盛恐爲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勳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十人有司察驗其事主者多獲罪審惶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禮上慰諭遣之十五年從上至洛陽而卒時年六十五諡曰襄子洋嗣官歷高徐二州刺史武貴郎將大業六年詔追改封睿爲戴公命以洋襲焉

史臣曰李穆梁睿皆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傳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民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陵比晉室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爲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避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隋書卷三十七考證

李穆傳穆諱兄子孝軌。一本無孝字按北史穆請穆李穆傳前已有李穆二字一行按李穆李詢李崇李敏前已注李穆下崇傳末又云子敏則不當復列今刪

宗縣公敏襲父爵不當脫縣字今增

梁肅傳昔句奴未平去肅辭老。各本同。按前漢書霍去病傳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句奴不滅無以家爲也辭老疑作辭第

唐特進

唐特進 臣 魏徵 上

列傳第三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大司農從魏武入關周太祖以爲東梁州刺史昉性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伎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授大都督遷小御正典御正中大夫顯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念召昉及之儀俱入卧內屬以事後帝病不復能言昉見帝靜帝幼沖不堪負荷然昉素知高祖及以後父之故有重名於天下遂與鄭譯謀引高祖輔政高祖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爲當速爲之如不爲昉自爲也高祖乃從之及高祖爲丞相以昉爲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高祖同帳而坐昉備美妓進於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乎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之後入爲天子此萬全之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聞昉之說以爲信然遂從之高祖以昉有功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囑稱爲黃沛時人爲之語曰劉昉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其功頗有驕色然性羸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遲起兵高祖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高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昉自言未嘗爲將譯又以母老爲請高祖不憚而高祖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而反高祖憂之志寢與食昉逆遊縱酒不以職司爲意相府事物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以高祖代爲司馬是後益見疎忌及受禪進位柱國改封舒國公開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疎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上令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沽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既位列羣公秩高庶尹庶爵稍久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豈斯止足何乃規規葉之潤銳鋒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爲連數若不糾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昉鬱鬱不得志時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忿望昉並與之交數相來往士彥妻有美色昉因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彌篤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爲帝後事世之窮治之昉自知不免無所對下詔誅之曰朕君臨四海慈愛爲心加以起自布衣入升皇極公卿之內非親則友位雖差等情皆舊人護短全長恒思覆育每殷勤戒約言無不盡天之曆數定於吝冥豈慮苞藏之心能爲國家之害欲使其長守富貴不獨刑書故也上柱國鄭國公梁士彥上柱國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並展勳力酬勲報効榮高祿重待之既厚愛之實隆朝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鎔鑿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彥爰始初來恒自誣罔稱有相者云其應錄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遲顛覆相州已有反心彰於行路朕即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彥許率僮僕尅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即斷河橋扼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劫調布以爲牟甲募盜賊而爲戰士就食之人亦云易集輕忽朝廷嗤笑官人自謂一朝奮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獎朕既聞知猶恐枉濫乃授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彥得以欣然云是天贊昉及昉等皆賀時來祈往定鄴城自於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云我欲反何慮不成怒色忿言所在流布朕深念其功不計其禮任以武候授以領軍寄之爪牙委之心腹祈密爲異計樹黨宮闈多奏親友入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爲而弗止心迹漸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彥情意偏厚要請神明誓不負約俱營賊逆遂則交謀委彥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之事即望從征兩軍結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橫之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在相府便爲非法三度事發二

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劉氏應王
 為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示其利害每加寬宥望其脩
 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
 盡探肝鬲當共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
 之亂訪軒轅之裏願宮掖之災唯待蒲坂事與欲在關
 內應接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訪名位並高寧肯
 北面曲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擾
 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人之姦詐一至於此雖國有常
 刑罪在不赦朕載思草創成著朕誠情用怒然未忍極
 法士彥忻助身為謀首叔誦贊成父意義實難容並已
 處盡士彥忻助兄弟叔姪特怒其命有官者除名士彥
 小男女忻助妻妾及資財田宅悉沒官士彥助兒年十五
 田宅忻助妻妾及資財田宅悉沒官士彥助兒年十五
 以上遠配上儀同薛摩兒是士彥交舊上柱國府戶曹
 參軍事裴石達是士彥府寮反狀逆心巨細皆委薛摩
 兒聞語仍相應和俱不申陳宜從大辟問即承引願是
 忍心可除名免死朕握圖當錄六載於斯政事徒勤淳
 化未洽典言軫念良深歎憤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
 頴向之叩頭求哀助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
 有於是伏誅籍沒其家後數日上素服臨射殿盡取助
 忻士彥三家資物置於前令百寮射取之以為鑿誠云

鄭譯字正義榮陽開封人也祖瓊魏太常父道邑魏司
 空譯頗有學識兼知鍾律善騎射譯從祖開府文寬尚
 魏平陽公主則周太祖元后之妹也主無子太祖令譯
 後之由是譯少為太祖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
 歲嘗詣相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中戲之譯欲容謂
 長宗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習無乃喪德
 也長宗甚異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武帝時
 起家給事中士拜銀青光祿大夫轉左侍上士與儀同
 劉昉恒侍帝側譯時喪妻帝命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
 親總萬機以為御正下大夫俄轉太子宮尹時太子多
 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而立秦王由
 是太子恒不自安其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乃陰
 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
 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
 勿為佗慮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邑
 三百戶後坐養親皇太子帝大怒除名為民太子復召
 之譯戲狎如初因言於太子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
 太子悅而益昵之及帝崩太子嗣位是為宣帝起拜開
 府內史下大夫封歸昌縣公邑一千戶委以朝政俄遷
 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邑五千戶以其子善順為歸
 昌公元璋為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
 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是復除名為民劉昉數言
 於帝帝復召之願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高祖與譯有

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高
 祖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
 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
 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
 請元帥帝曰卿意如何譯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威重
 臣無以鎮撫可令隨公行且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
 從之乃下詔以高祖為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
 伐陳行有日矣帝不念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
 祖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時
 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輔政
 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
 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欲出高祖因執之
 於是矯詔復以譯為內史上大夫明日高祖為丞相拜
 譯柱國相府長史治內史上大夫事及高祖為大家宰
 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臥內
 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
 子元璋為儀同時尉迴王謙司馬尚難等作亂高祖逾
 加親禮俄而進位上柱國忽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
 務而賦貨狼籍高祖陰疎之然以其有定策功不忍廢
 放陰勅官屬不得白事於譯猶坐廳事無所關預譯
 懼頓首求解職高祖寬諭之接以恩禮及上受譯以上
 柱國公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璋爵城阜郡公邑二千

戶元璋承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為刺史譯自
 以被疎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盡左道
 上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
 居為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策寂爾無
 聞嘗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
 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
 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
 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禮泉宮
 上賜宴甚歡因謂譯曰既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
 上賜宴甚歡因謂譯曰既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
 沛國公位上柱國上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
 間關危難與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內
 史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祖戲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
 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着未幾詔
 譯參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
 新更脩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上嘉美
 焉俄遷岐州刺史在職歲餘復奉詔定樂於太常前後
 所論樂事語在音律志上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
 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夏足美也於是還岐州
 開皇十一年以疾卒官時年五十二上遣使弔祭焉諡
 曰達子元璋嗣揚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
 追改封譯莘公以元璋襲元璋初為驃騎將軍後轉武
 賁郎將數以軍功進位右光祿大夫遷右候衛將軍大
 業末出為文城太守及義兵起義將張倫略城至文城
 虞棄于戈於湯武東踰碯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

元璋以城歸之
 柳裴
 柳裴字茂和河東解人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棧梁
 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裴少聰慧弱冠
 有令名在梁仕歷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為魏軍所
 逼遣裴請和於魏俄而江陵陷遂入關中周明武自
 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後除天官府都
 上士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轉御師大夫及
 帝不念留侍禁中與劉昉韋鼎謀引高祖入
 總萬機高祖因讓不許裴進曰時不可再機不可失今
 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如更遲延恐
 貽後悔高祖從之進位上開府拜內史上大夫委以機密
 及尉迴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高祖
 令裴往喻之裴見穆盛陳利害穆甚悅遂歸心於高祖
 後以奉使功賜賜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尚難
 阻兵安陸及令喻之未到而尚難奔陳高祖即令裴隨
 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
 州刺史在官清簡吏民懷之復轉曹州刺史其後上思
 裴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問朝臣曰曹州刺史何
 當入朝或對曰即今冬也帝乃止裴尋卒高祖傷惜者
 久之諡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東太守父道
 周朔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寬所
 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情業督以嚴訓恐績
 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願
 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
 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嘗召績宣
 為侍讀建德初轉官尹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
 帝為太子監國衛尉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有遁者
 績聞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太子下樓執績手悲
 喜交集帝聞而嘉之遷小官尹宣政初績前後功封義
 陽縣男拜儀同下大夫累轉御正下大夫宣帝崩高祖
 總已績有力焉語在鄭譯傳加位上開府轉內史中大
 夫進封郡公邑千戶尋拜大將軍開皇元年出為豫州
 刺史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戶尋拜都官尚書後數載轉
 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而言曰臣實庸鄙無益於國每
 思犯難以報國恩今偽陳尚存以臣度之有三可滅上
 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
 行展綏髮之効上嘉其壯志勞而遣之及陳平拜蘇州
 刺史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州民顧子元發兵應之因以
 功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
 績遣子元書曰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於唐
 虞棄于戈於湯武東踰碯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

奏所不至玄漢黃龍之外交臂來王慈嶺檢關之表屈
 膝請吏者偽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於荼毒皇天
 生吳會臣民白骨還肉唯當憤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
 自同吹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
 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相告况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塹
 坐待強援神有餘力何勞踵輕敵之俗作虛偽之辭欲
 阻誠臣之心徒惑驍雄之志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
 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子元得書於
 城下頓首陳謝揚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總管十
 二州諸軍事俄以病乞骸骨詔徵還京賜以御藥中使
 相望願問不絕卒於家時年五十二諡曰安子德嗣大
 業之世官至尚書主簿郎韋恭者京兆人也仕周內史
 大夫高祖以恭有定策之功累遷上柱國封晉安郡公
 開皇初卒於蒲州刺史

盧賁
 盧賁字子徵涿郡范陽人也父光周開府燕郡公賁略
 涉書記頗解鍾律周武帝時襲爵燕郡公邑一千九百
 戶後歷魯陽太守太子小官尹儀同三司平齊有功增
 邑四百戶轉司武上士時高祖為大司武賁知高祖為
 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高祖初被顧託
 羣情未一乃引賁置於左右高祖將之東第百官皆不
 知所去高祖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而謂曰欲求
 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眾
 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而不內賁諭之不去賁
 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高祖得入賁恒典宿衛後承問
 進說曰周歷已盡天人之望實歸明公願早應天順民
 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高祖甚然之及受禪命賁清宮
 因典宿衛賁於是奏改周代旗幟更為嘉名其青龍騶
 虞朱雀玄武于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制也尋拜散騎常
 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右將軍時高祖薨威威掌朝
 政賁甚不平之柱國劉昉時被疏忌賁因諷昉及上柱
 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實等謀出頹威五人相與輔
 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
 將數謁殿下恐為上所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上窮治
 其事昉等委罪於賁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上以龍潛
 其事故難於報國恩今偽陳尚存以臣度之有三可滅上
 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
 行展綏髮之効上嘉其壯志勞而遣之及陳平拜蘇州
 刺史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州民顧子元發兵應之因以
 功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
 績遣子元書曰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於唐
 虞棄于戈於湯武東踰碯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

林鍾之管即黃鍾下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為官至太師因家京兆義少於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
皇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邑五百戶起家直閣將軍其
之祥斯實數相符非關人事伏惟陛下下擢圖御寓道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受禪增邑六百戶累遷安武
遇前王功成作樂煥乎曩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太守專崇德惠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
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
即改七懸八以黃鍾為宮詔賞與儀同楊慶和剛定周家財倍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賢他州
齊音律未幾拜郢州刺史尋轉魏州刺史後遷懷州刺史於是風教大洽其以德化人皆此類也進封建平郡公
史決沁水東注名曰利民渠又派入溫縣名曰溫潤渠明武世歷西突厥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
以溉島南民賴其利後數年轉齊州刺史民饑穀米踊帝嗣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
貴閑人難而自羅之坐是除名為民後從幸洛陽上從謂義不利於己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于
容謂責日我始為大司馬時卿以布腹心於我及總百義誦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誅
探頻繁左右與卿足為恩舊卿若無過者位與高煩齊誘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
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嗜昔之恩復當牧伯之帝乃解及高祖作相王謙構逆高祖將擊之問將於高
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屬法申私煩頰答曰于義素有經略可為元帥高祖初然之劉昉
耳責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叙功進曰梁唐位望素重不可居義之下高祖乃止於是
續有怨言上大怒願謂羣臣曰吾將與貴一州觀此不廢為元帥以義為行軍總管將達奚恚擁眾據開遠
可復用後皇太子為其言曰此輩並有佐命之功雖性義將左軍擊破之尋拜潼州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絲
行輕險誠不可棄上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時義兄翼為太尉弟智兄子仲文
譯及貴柳裴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竝上柱國大將軍已上十餘人稱為貴戚歲餘以疾免
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頹之儀等請以職歸於京師數月卒年五十贈豫州刺史諡曰剛
宗王輔政此輩行詐願命於我我將為治又欲亂之故物千段粟米五百石子宣道宣敏竝知名
防謀大逆於前譯為巫蠱於後如貴之徒皆不滿意任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任周釋褐左侍上士以
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眾人見此或父功賜爵成安縣男邑二百戶後轉小承御上士高祖
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為丞相引為外兵曹尋拜儀同及踐阼遷內史舍人進
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者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於家是歲卒年五十四

史臣曰高祖肇基王業訪譯實啓其謀當軸執鈞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倫安懷
祿豈夫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自有攸歸言追昔款內懷歎望恥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為伍事君盡
禮既關於宿心不愛其親遠彰於物議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畜怨典
其後豈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婁皇甫績處責因人成事協規不二大運光啓莫參樞要斯固在人
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一心可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譯見之矣
隋書卷三十八考證

史臣贊昉謀大逆於前譯為巫蠱於後。通鑑考異曰按譯以開皇元年坐巫蠱廢昉以六年坐謀反誅盧
貴傳誤也
隋書卷三十九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四
于義子宣道 宣敏
于義字慈恭河南雒陽人也父謹從魏武帝入關仕周

謂高祖曰于氏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鎮於蜀太傅榮定沈深有器局容貌瑋偉美鬚便弓馬魏文
宣敏常以盛滿之誠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以帝時為千牛備身周太祖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賜爵
見其志焉未幾卒官時年二十九
陰壽子世師 骨儀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師乃却以功拜上儀同後從武元皇帝引突厥木杆侵
武幹性謹厚敦然諾周世屢以軍功拜儀同從武帝平齊之并州賜物三百段襲爵永富縣公邑千戶進位開
齊進位開府賜物千段奴婢百口女樂二十人及高祖府除忠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伏飛
為丞相引壽為掾尉迥作亂高祖以壽為元帥擊中大夫其妻則高祖姊安成公主也高祖少小與之
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祖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守天臺總統露門內兩廂仗
尋以行軍總管鎮幽州即拜幽州總管封趙國公時有衛常宿禁中遇尉迥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為意乃拜榮
高寶寧者齊氏之疎屬也為人桀黠有籌算在齊久鎮定為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賜緡四千匹西涼女樂一
高寶寧及齊滅周武帝拜為營州刺史甚得華夷之心高相近者唯寶榮定而已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千戶而遣
祖為丞相連結契丹靺鞨舉兵反高祖以中原多故上數幸其第恩賜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珠
不至是令壽率步騎數萬出盧龍塞以討之寶寧求救於突厥時衛王爽等諸將數道北征突厥不能援寶寧稱
於突厥時衛王爽等諸將數道北征突厥不能援寶寧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為右武侯
奔城奔于嶺北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大將軍尋除秦州總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
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廣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以為行軍元帥率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虜戰於
靺鞨之眾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購高越原兩軍相持其地無水士卒渴甚甚至刺馬血而飲
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賜緡萬匹進爵
模率其眾降寶寧復走契丹為其麾下趙脩羅所殺北安豐郡公增邑千六百戶復封子憲為安東郡公賜緡
世師少有節槩性忠厚多武藝弱冠以功臣子拜儀同五千匹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俄轉左武衛大將軍上
累遷驃騎將軍煬帝嗣位領東都及工監後三歲拜張掖太守先是吐谷渾及党項羌屢為侵掠世師至郡有
掖太守先是吐谷渾及党項羌屢為侵掠世師至郡有來寇者親自捕擊輒禽斬之深為戎狄所憚入為武貴
郎將遼東之役出襄平道明年帝復擊高麗以本官為自貶損遠避權勢推而不居則天命可保何覆宗之有
耶將遼東之役出襄平道明年帝復擊高麗以本官為臣每覽前修實為畏懼上於是乃止前後賞賜不可勝
還大加賞勞拜樓煩太守時帝在汾陽宮世師開始舉軍元冕監護喪事購緡三千匹上謂侍臣曰吾每欲致
可汗將為寇勸帝幸太原帝不從遂有雁門之難尋遷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不可今若贈之重違其志於是
荷隋恩又藩邸之舊遂勒兵拒守月餘城陷與京兆郡長於巧思父卒之後恩遇彌隆所賜緡帛金寶亦以鉅
而罷諸侯魏后驪詔邪而疎骨肉途使宗社移於佗族丞骨儀等見誅時年五十三

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骨儀京兆長安人也性剛硬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
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岷漢南屬荆湘周德待御史處法平當不為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右
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為禍先是以明司耶于時朝政漸亂濁貨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
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賤竝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
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守
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內史頗行詭道輒為儀所執正
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玄雖不便之不能傷也及義兵至而玄恐禍及已遂稱
枝但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威屬今正其時若使利老病無所干預儀與世師同心叶契父子竝誅其後遂
建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致臣杜其邪謀盛業絕世師有子弘智等以年幼獲全
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寶榮定扶風平陵人也父善周太僕季父熾開皇初為
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帝省表嘉之寶榮定

元景山
元景山字岳岳河南洛陽人也祖雙魏安定王父瑛宋
安王景山少有器局幹略過人周閔帝時從大司馬賀
關祥擊吐谷渾以功拜撫軍將軍其後數從征伐累遷
儀同三司賜爵文昌縣公授豐州刺史後與齊人戰於
北邙斬級居多加開府遷建州刺史進封宋安郡公邑

元景山
元景山字岳岳河南洛陽人也祖雙魏安定王父瑛宋
安王景山少有器局幹略過人周閔帝時從大司馬賀
關祥擊吐谷渾以功拜撫軍將軍其後數從征伐累遷
儀同三司賜爵文昌縣公授豐州刺史後與齊人戰於
北邙斬級居多加開府遷建州刺史進封宋安郡公邑

元景山
元景山字岳岳河南洛陽人也祖雙魏安定王父瑛宋
安王景山少有器局幹略過人周閔帝時從大司馬賀
關祥擊吐谷渾以功拜撫軍將軍其後數從征伐累遷
儀同三司賜爵文昌縣公授豐州刺史後與齊人戰於
北邙斬級居多加開府遷建州刺史進封宋安郡公邑

元景山
元景山字岳岳河南洛陽人也祖雙魏安定王父瑛宋
安王景山少有器局幹略過人周閔帝時從大司馬賀
關祥擊吐谷渾以功拜撫軍將軍其後數從征伐累遷
儀同三司賜爵文昌縣公授豐州刺史後與齊人戰於
北邙斬級居多加開府遷建州刺史進封宋安郡公邑

三千戶從武帝平齊每戰有功拜大將軍改封平原郡
公邑二千戶賜女樂一部帛六千匹奴婢二百五十口
牛羊數千治亳州總管先是州民王迴洛張季真等聚
結亡命每為劫盜前後收守不能制景山下車逐捕之
迴洛季真挺身奔江南擒其黨與數百人皆斬之法令
明肅盜賊屏迹稱為大治陳人張景遠以淮南內屬為
陳將任蠻奴所攻破其數柵景山發譙兵援之蠻奴
引軍而退徵為候正宣帝嗣位從上柱國章孝寬經略
淮南鄖州總管宇文亮謀圖不軌以輕兵襲孝寬孝寬
窘迫未得整陣為亮所薄景山率鐵騎三百出擊破之
斬亮傳首以功拜亳州總管高祖為丞相封迴洛兵作
亂榮州刺史宇文貴與迴洛謀陰以書諷動景山景山
執其使封書詣相府高祖甚嘉之進位上大將軍司馬
消難之以鄖州入陳也陳遣將樊毅馬傑等來援景山
率輕騎五百馳赴之毅等懼掠居民而逃景山追之一
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與毅戰於漳口二合皆剋毅等退
保峽山鎮其城邑為消難所陷者悉平之拜安州總管
進位柱國前後賜帛三千匹時桐柏山蠻相聚為亂景
山復擊平之高祖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
山為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韓延呂哲出漢口遣上開
府鄧孝儒將勁卒四千攻陳峽山鎮陳人遣其將陸綸
以舟師來援孝儒逆擊破之陳將魯達陳紀以兵守涇
口景山復遣兵擊走之陳人大駭峽山沌陽二鎮守將
皆棄城而逃景山將濟江會陳宣帝卒有詔班師景山
大著威名甚為敵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于家時年
五十五贈梁州總管賜緡千匹諡曰襄子成壽嗣成壽
便弓馬起家千牛備身以上柱國世子拜儀同後為秦
王庫真車騎煬帝嗣位徵為左親衛郎將楊玄感之亂
也從刑部尚書衛玄擊之以功進位正議大夫拜西平
通守

源雄字世略西平樂都人也祖懷父纂俱為魏隴西王
雄少寬厚偉姿儀在魏起家秘書郎尋加征討將軍屬
其父為高氏所誅雄脫身而逃變姓名西歸長安周太
祖見而器之賜爵隴西郡公後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
府改封朔方郡公拜冀州刺史時以突厥寇邊徙雄為
平州刺史以鎮之未幾檢校徐州總管及高祖為丞相
討迴洛賊時雄家累在相州迴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
高祖遣雄書曰公妻子在鄆城雖言離隔賊徒弱滅聚
會非難今日已後不過數旬之別運能開慰無以累懷
徐部大蕃東南襟帶密邇吳寇特須安撫藉公英略委
以邊謀善建功名用副朝委也迴洛其將畢義緒據蘭
陵席毗陷昌慮下邑雄遣徐州刺史劉仁恩擊義緒儀
同劉弘李瑒討席毗悉平之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
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喉樊毅等侵江北西自江陵
東距壽陽民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吳州總管于顛揚
州總管賀若弼黃州總管元景山等擊走之悉復故地
東潼州刺史曹孝達據州作亂雄遣兵襲斬之進位上
大將軍拜徐州總管後數載轉懷州刺史尋遷朔州總
管突厥有來寇掠雄唯爾上大將軍朔方公雄識悟
明允風神果毅往牧徐方時逢寇逆建旗馬邑安撫北
蕃嘉謀絕外境之虞扼劍思草鞮之望沙漠以北俱荷
威恩呂梁之問固不懷惠但江淮蕞爾有陳僭逆今將
董率戎旅清彼東南是用命爾為行軍總管往欽哉於
是從秦王俊出信州道及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
崇爵端氏縣伯襄為安化縣伯賜物五千段復鎮朔州
二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于家時年七十子崇嗣
官至儀同大業中自上黨賈治人為尚書虞部郎及天
下盜起將兵討北海與賊力戰而死贈正議大夫

源雄

豆盧勣字定東昌黎徒河人也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
之後也中山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祖長
魏柔玄鎮大將父寧柱國太保勣初生時周太祖親幸
寧家稱慶時遇新被齊師太祖因字之曰定東勣聰悟
有器局少受業國子學略涉文藝魏大統十二年太祖
以勣勳臣子封義安縣侯周閔帝受禪授稍伯下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邑千五百戶明帝時為
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學門學帝
嘉之勣以本官就學未幾齊王憲納勣妹為妃恩禮逾
厚會武帝嗣位拜州刺史未之官渭源燒當羌因饑饉
饑作亂以勣有才略轉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
德澤流行大政祥瑞鳥鳳山俗呼為高武隴其下渭水
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之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
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至廳前孔子而後去又白狼見
於襄武民為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
聖德隆必祀改封雍丘縣侯復以願師承襲大業末授
烏來翔百姓因就其泉為玉漿泉後丁父艱毀瘠過禮
天和二年授鄧州刺史襲爵楚國公復徵為天官府司
會歷信夏二州總管相州刺史以母憂還京宣帝大象
二年拜利州總管進位上大將軍月餘拜柱國高祖為
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勣嬰城固守謙遣其將達奚
悉高阿那肱乙弗虔等眾十萬攻之起土山鑿城為七
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勣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
經旬旬勢漸迫勣於是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降二千
人梁賡軍且至賊因而解去高祖遣開府趙仲卿勞之
詔曰勣器識優長氣調英遠總馭藩部風化已行巴蜀
稱兵奄來圍逼入守出戰大摧凶醜貞節雄規厥功甚
茂可使持節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開皇二年突
厥犯塞以勣為北道行軍元帥以備邊歲餘拜夏州總
管上以其家世貴盛勣效克彰甚重之後為漢王諒納
勣女為妃恩遇彌厚七年詔曰上柱國楚國公勣蜀人
寇亂之日稱兵犯順固守金湯隱如敵國嘉猷大節其
勞已多可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戶十年以疾徵還京師
詔諸王並至勣第中使顧問道路不絕其卒時年五
十五上悼惜者久之特加贈鴻臚監喪事諡曰襄
子賢嗣官至顯州刺史大理少卿武貴郎將賢弟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兄
為王府主簿從趙仲卿北征突厥以功授儀同三司及
高祖崩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納諒議王頌之謀發兵
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當免禍
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今且偽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
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
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以為
然許之賢密遣家人齎勅書至毓所與之計諒諒出城
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
逆敗不旋踵吾豈坐受夷滅孤負家國邪當與卿出兵
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
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前以諫諒被囚毓於是出
誕與之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開府宇文承儀
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
給其眾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毓時遣稽胡守堞稽
胡不識諒射之箭下如雨諒復至西門守兵皆并州人
素識諒即開門納之毓遂見害時年二十八及諒平煬
帝下詔曰襄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推令典毓
深識大義不顧姻親出於萬死首建奇策去逆歸順殉
義忘身追加榮命宜優恒禮可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
賜帛二千匹諡曰愍子願師嗣尋拜儀同三司大業初
行新令五等並除未幾帝復下詔曰故大將軍正義
公毓臨節能固捐生殉國成爲令典沒世不忘象賢無
墜德隆必祀改封雍丘縣侯復以願師承襲大業末授
通字平東勣之兄也一名會弘厚有器局在周少以父
功賜爵臨貞縣侯邑千戶尋授大都督俄遷儀同三司
大冢宰宇文護引之令督親信兵改封沃野縣公邑四
千七百戶後加開府歷武貴中大夫北徐州刺史及高
祖為丞相尉迴洛之賜物八百段進位大將軍開皇初進
祖為丞相尉迴洛之賜物八百段進位大將軍開皇初進
來攻通擊破之賜物八百段進位大將軍開皇初進
爵南陳郡公尋徵入朝以本官典宿衛歲餘出拜定州
刺史後轉相州刺史尚高祖妹昌樂長公主自是恩禮
漸隆遷夏州總管洪州總管所在之職並稱寬惠十七
年卒官年五十九諡曰安有子寬

源雄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五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
果喜正人之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世以軍功拜
儀同三司武帝將有事東夏問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
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焉尋遷
熊州刺史後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晉絳
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總六軍而

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家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賊
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旬而已或短兵相接
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
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
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
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彥見帝持節而泣曰臣幾不
見陛下帝亦為之流涕時帝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
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遠來心皆動固其懼也而攻之其
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余之有晉州為
善為我守之及齊平封鄆國公進位上柱國雍州主簿
宣帝即位除東道行臺使持節徐州總管三十二州
諸軍事徐州刺史與烏丸軌擒陳將吳明徽裴忌於呂
梁別破黃陵略定淮南地高祖作相轉亳州總管二十
四州諸軍事尉迴之反也以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
之至河陽與迴軍相對令家僮梁默等數人爲前鋒士
彥以其徒繼之所當皆破乘勝至草橋迴衆復合進戰
大破之及圍鄆城攻北門而入馳啓西門納宇文忻之
兵及迴平除相州刺史高祖忌之未幾徵還京師開居
無事自恃元功甚懷怨望遂與宇文忻劉劼等謀作亂
將率僮僕於享廟之際因車駕出圖以發機復欲於蒲
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以爲牟
甲募盜賊以爲戰士其甥裴迴豫知其謀而奏之高祖
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彥欣然謂叅等曰
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高祖從之後與公卿朝
謁高祖令左右執士彥忻叅等於行問詰之曰爾等欲
反何敢發此意初猶不伏捕薛摩兒適至於是庭對之
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
作狂獸要須成疾士彥失色顧謂摩兒曰汝殺我於是
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出繼伯父官至
上開府義鄉縣公長寧王府驛騎早卒剛字承固弱冠
授儀同以平尉迴勳加開府擊突厥有功進位上大將
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士彥之誅也以諫獲免徒瓜州
叔諧官至上儀同廣平縣公車騎將軍志遠爲安定伯
務爲建威伯皆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驍武絕
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陣亡致位開府開皇末
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北征突厥進位大將軍漢王諒之
反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加授柱國大業五
年從煬帝征吐谷渾遇賊力戰而死贈光祿大夫

宇文忻
宇文忻字仲樂本朔方人徙京兆祖莫豆于魏安平公
父貴周大司馬許國公忻幼而敏慧爲兒童時與羣輩
遊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
年十二能左右馳射曉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
唯以韓白衛霍爲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若使與
王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也父顯周鳳州刺史誼少儉
僕並時不令登于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年十
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有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與固縣
公章孝寬之鎮玉壁也以忻驍勇請與同行屢有戰功
加位開府驛騎將軍進爵化政郡公邑二千戶從武帝
伐齊攻拔晉州齊後主親馭六軍兵勢甚盛帝憚之欲
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不克
若使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
今主暗臣愚兵無關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
帝從之戰遂大克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爲賊所
窘左右皆羸帝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而進
曰自陛下克晉州破高緯乘勝逐北以至於此致令僞
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斯之盛也昨
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和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
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
其言明日復戰遂拔晉陽及齊平進位大將軍賜物千
段尋與烏丸軌破陳將吳明徽於呂梁進位柱國賜奴
婢二百口除豫州總管高祖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
爲丞相恩顧彌隆尉迴作亂以忻爲行軍總管從韋孝
寬擊之時兵屯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令高祖馳驛監
軍與頰密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迴遣子惇盛兵武陟忻
先鋒擊走之進臨相州迴遣精甲三千伏於野馬岡欲
邀官軍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迴又拒
守忻率奇兵擊破之直趨鄆下迴背城結陣與官軍大
戰官軍不利時鄆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頰李
詢等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觀者大驚
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大呼曰賊敗矣衆軍復
振齊力急擊之迴軍大敗及平鄆城以功加上柱國賜
奴婢二百口牛馬羊萬計高祖顧謂忻曰尉迴傾山東
之衆連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
傑也進封英國公增邑三千戶自是以後每參帷幄出
入臥內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恩顧
彌重忻妙解兵法取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
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
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率兵擊突厥高頰言於上
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頰經
將領有威名於當世上是微忌焉以謹去官忻與梁
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
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
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洩伏誅年六十
四家口籍沒忻兄善弘厚有武藝仕周官至上柱國許
國公高祖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頰爲上儀同及忻誅
竝廢于家善未幾卒頰至大業中爲司農少卿及李密
逼東都叛歸於密忻弟愷別有傳

王誼
王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也父顯周鳳州刺史誼少儉
時大家宰宇文護執政勢傾王室帝拱默無所關預有
朝士於帝側微爲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
請罪乃止自是朝士無敢不肅歲餘遷御正大夫丁父
艱毀瘠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歲餘起拜雍州別駕
下歲在辰巳與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
固讓不許武帝即位授儀同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
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既入城反爲齊人所敗左右多死
誼率麾下馳雄赴之帝賴以全濟時帝以六軍挫衄將
班師誼固諫帝從之及齊平授相州刺史未幾復徵爲
大內史汾州稽胡爲亂誼率兵擊之帝弟越王盛諱王
儉雖爲總管並受誼節度其見重如此及平賊而還賜
物五千段封一子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
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也皇太子即位是爲宣帝
誼諱剛正出爲襄州總管及高祖爲丞相轉爲鄆州總
管司馬消難舉兵反高祖以誼爲行軍元帥率四總管
討之軍次近郊消難懼而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
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維州爲主維
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迴誼率行軍總管李
威馮暉李遠等分討之旬月皆平高祖以誼前代舊臣
甚加禮敬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
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高祖有舊亦歸心焉及上受禪
顧遇彌厚上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立議以
爲戶口滋多民田不贖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誼奏曰
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
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
寢威議開皇初上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
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
屈節爲臣或當恥愧是行也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
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上嘉其稱旨進封鄆國公未幾
其子奉孝卒誼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
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疎異節喪制有四降殺
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是以賢者不得
賤不肖者不得不及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奉
孝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縗以難
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
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葬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則人
倫攸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饋燧
改火責以居喪之速胡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
不自強爵位已重欲爲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爲
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繼而不正恐傷風
俗請付法推科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
誼謀反上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
上賜酒而釋之于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相
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
上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爲同學甚相憐愍將奈國法

元諧
元諧河南雒陽人也家代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
高祖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
及高祖爲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
水間一堵增地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迴作亂遣兵寇小鄉
令諧擊破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諧笑曰水間竟何如
也於是賜其極歡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邑千戶
奉詔參修律令時吐谷渾寇涼州詔諧爲行軍元帥率
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郭峻元浩等步騎數萬擊之上勅
諧曰公受朝寄總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
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
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時
賊將定城王鍾利房率騎三千度河連結項項諸率兵
出鄆州趨青海邀其歸路吐谷渾引兵拒諧相遇於豐
利山賊鐵騎二萬與諧大戰諧擊走之賊駐兵青海遣
其太子可博汗以勁騎五萬來掩官軍諸逆擊敗之追
奔三十餘里俘斬萬計虜大震駭於是移書論以禍福
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上大悅
下詔曰褒善懲庸有聞前載諧議用明達神情警悟文
規武略譽流朝野申威拓土功成疆場深謀大節實簡
朕心加禮延代宜隆賞典可柱國別封一子縣公諧拜
寧州刺史頗有成惠然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
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
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任用
每相往來胡僧告誼謀反上按其事無逆狀上慰諭
而釋之未幾誼伏誅諸漸被疎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
朝請恩禮無虧及上大宴百寮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
臣請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上曰朕平陳國
以伐罪弔人非欲誇誕取威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
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
而退後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
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
緒勒突項兵即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頰二人
用事諧欲請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
頰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楊雄必當
之諧嘗與滂同謁上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

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

王世積

王世積開新國人也父雅周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

虞慶則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於赫連氏

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

元冑

元冑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帝之六代孫順魏漢陽

冑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訶之曰我與丞相言

高祖

高祖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衛人也父賓齊歸周

隋書卷四十一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六

高祖

高祖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衛人也父賓齊歸周

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 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第一也項之類國今上類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類曰司... 功加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 君臣道合非青蠅所問也類又遜位詔曰公識鑿通遠... 器略優深出參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實委心腹... 朕受命常典機竭誠力心迹俱盡此則天降良輔... 翊贊朕躬幸無詞費也其優獎如此是後右衛將軍... 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類於上上怒之皆被疎黜... 謂類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 都事姜璉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 高類請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上幸并州... 留類居守及上還京賜緣五千匹復賜行宮一所以為... 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絡繹不絕上親幸... 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上嘗從容命類... 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類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蕭... 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時... 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取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 可勝計時榮或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言於類... 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類不自安以暉言奏... 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類為元帥擊賊破之又出... 白道進圍入磧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類欲反上未有... 所答類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 意謂類曰晉王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類... 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止獨狐皇后知... 類不可奪陰欲去之初夫人卒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 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為之娶上以後言謂類類流... 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後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 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至是類愛妾... 產男上聞之極歡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當復... 信高類邪始陛下欲為類娶類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 其詐已見陛下安得信之上由是疎類會議伐遼東類... 固諫不可上不從以類為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 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上曰類初不欲行陛下強... 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類... 類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 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見幸免高類所殺上聞之... 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世積以罪誅當推殺之際乃有... 宮禁中事云於類處得之上欲成類之罪聞此大驚時... 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尚書薛胥民部... 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類無罪上逾怒皆... 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者類竟坐免以公就第未... 幾上幸秦王後召類侍宴類歎悲不自勝獨孤皇... 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上謂類曰朕不負公公自負... 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類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 父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之法頗稱為重既而歎... 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 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上... 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類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為... 慢餉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論上上為之改容飾舊物... 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上怒... 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 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 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 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戀... 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 存遠大舉賢有關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 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 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 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 御史大夫之官後京兆尹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類與... 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 治俄轉民部尚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民饑上令威... 賑卹之後二載遷吏部尚書歲餘兼領國子祭酒隋承... 戰爭之後憲章踳駁上令朝臣釐改舊法為一代通典... 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為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 殊重大孝之道蓋同俯就必須抑割為國惜身朕之於... 公為君為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固辭... 優詔不許明年上幸并州命與高類同總留事俄追詣... 行在所使決民訟威子慶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客... 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慶與國子博士何妥各... 有所持於是慶妥俱為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 附成同慶者十八九妥志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 為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待... 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為朋... 黨省中呼王弘為世子李同和為叔言二人如威之子... 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微肅等罔目為官又... 國子學諸博士人王孝逸為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為... 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慶則等雜治之事皆... 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 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 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上曰蘇威有德行者但... 為人所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公拜納言從祠太... 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 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 從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尋令持節巡撫江南... 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時突厥都監可汗... 屢為邊患復使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汗即遣使獻

者大理簿責威自陳奉事二朝三十餘載精誠微淺不能上感登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之弑逆也以威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未幾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邳公王充備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王充坐於東都開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於家時年八十八歲治身清儉以廉慎見稱每至公議惡人異己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為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苛碎論者以為非簡久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發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詣關者又訶詰使人令滅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為物議所譏子

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猜疊克終厥美雖未可參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惜矣邳公周道云李方事由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榮寵久處機衡多所損益聲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弘曠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眾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關於與王抑亦此之由也斐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隋書卷四十二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七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湖州戶曹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孝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為內校書別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通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其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嚴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親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

正嚴冬單衣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誦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燻灼德林居貧軾柯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過令仕進任城王浩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始均師友不為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譏於是舉秀才入鄉于時天保八年也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為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為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見錯之儔

皆為上授殿中將軍既而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正蓋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乾明初道彥奏追德林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入議曹皇建初下詔搜揚人物復追起晉陽操春思賦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為霸名一篇代稱典麗是時長廣王作相居守守在鄴勅德林還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至司馬炎兼許其帝號魏京與散騎常侍高元海等參掌機密王引授丞相府行之君臣吳人並以爲戮賊亦寧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參軍未幾而王即帝位授奉朝請寓直舍人省河清中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就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授員外散騎侍郎帶齋師仍別直機密省天統初授給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

事直道弼諧與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于千里高祖既復禹迹思布堯心舟楫是寄鹽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百寮資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信而得罪逮

德林周旋戒之日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為模楷時遵彥子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銜深憤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

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甚喜乃答云德林雖庸庸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獎

裴字伯尼小聰敏有口辯八歲誦詩書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雄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裴其父改之頗為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成曰楊素無兒蘇裴無父後與沛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妥議樂因而得罪議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後加武騎尉仁壽末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為雍州牧舉裴應之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高祖望裴謂侍臣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遷太子洗馬轉司朝謁者以父免職裴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裴領宿衛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儀容可以接對賓客者為之乎咸以裴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裴以公主妻有雅

望令主婚焉其後弘化延安等數郡盜賊蜂起所在屯結裴奉詔巡撫關中突厥之圍屬門也裴領城東面事裴為弩樓車廂獸圖一夕而就帝見而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為民復丁母憂不勝哀而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齊公霸圖伊始預經給魚水冥符風雲玄感正身直道弼諧與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于千里高祖既復禹迹思布堯心舟楫是寄鹽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百寮資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信而得罪逮

裴字伯尼小聰敏有口辯八歲誦詩書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雄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裴其父改之頗為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成曰楊素無兒蘇裴無父後與沛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妥議樂因而得罪議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後加武騎尉仁壽末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為雍州牧舉裴應之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高祖望裴謂侍臣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遷太子洗馬轉司朝謁者以父免職裴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裴領宿衛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儀容可以接對賓客者為之乎咸以裴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裴以公主妻有雅

望令主婚焉其後弘化延安等數郡盜賊蜂起所在屯結裴奉詔巡撫關中突厥之圍屬門也裴領城東面事裴為弩樓車廂獸圖一夕而就帝見而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為民復丁母憂不勝哀而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齊公霸圖伊始預經給魚水冥符風雲玄感正身直道弼諧與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于千里高祖既復禹迹思布堯心舟楫是寄鹽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百寮資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信而得罪逮

裴字伯尼小聰敏有口辯八歲誦詩書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雄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裴其父改之頗為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成曰楊素無兒蘇裴無父後與沛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妥議樂因而得罪議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後加武騎尉仁壽末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為雍州牧舉裴應之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高祖望裴謂侍臣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遷太子洗馬轉司朝謁者以父免職裴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裴領宿衛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儀容可以接對賓客者為之乎咸以裴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裴以公主妻有雅

望令主婚焉其後弘化延安等數郡盜賊蜂起所在屯結裴奉詔巡撫關中突厥之圍屬門也裴領城東面事裴為弩樓車廂獸圖一夕而就帝見而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為民復丁母憂不勝哀而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齊公霸圖伊始預經給魚水冥符風雲玄感正身直道弼諧與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于千里高祖既復禹迹思布堯心舟楫是寄鹽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百寮資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信而得罪逮

裴字伯尼小聰敏有口辯八歲誦詩書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雄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裴其父改之頗為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成曰楊素無兒蘇裴無父後與沛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妥議樂因而得罪議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後加武騎尉仁壽末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為雍州牧舉裴應之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高祖望裴謂侍臣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遷太子洗馬轉司朝謁者以父免職裴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裴領宿衛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儀容可以接對賓客者為之乎咸以裴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裴以公主妻有雅

望令主婚焉其後弘化延安等數郡盜賊蜂起所在屯結裴奉詔巡撫關中突厥之圍屬門也裴領城東面事裴為弩樓車廂獸圖一夕而就帝見而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為民復丁母憂不勝哀而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齊公霸圖伊始預經給魚水冥符風雲玄感正身直道弼諧與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于千里高祖既復禹迹思布堯心舟楫是寄鹽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百寮資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信而得罪逮

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即召與語劉劭鄭譯初矯詔
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既奉勅
並受高祖節度鄭譯劉劭欲授高祖家宰鄭譯自攝
大司馬劉劭又求小冢宰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
德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不
爾無以壓眾心及發喪便即依此以譯為相府長史帶
內史上大夫助但為丞相府司馬譯助由是不平以德
林為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
兵畧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
百數或機速發口授數人又意百端不加治點鄭公
章孝寬為東道元帥師次承橋為沁水泛漲兵未得度
長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
尉遲迥金軍中怪怪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啓深以為
憂與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
是國家貴臣未相伏取今以扶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
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
虛實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
則即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
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
明於智畧為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
偽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
敗大事即令高祖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
凡厥謀多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
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表聖書皆德林之辭
也高祖登阼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慶則勸高祖
盡滅宇文氏高祖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以為
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
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高祖之下唯依班例授上
儀同進爵為子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
頊等同修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
匹賞損益之多也格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林
以為格式已頒義須畫一縱令小有踏駁非過憲政害
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又奏置五百家鄉正即令理民
問辭訟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戚割斷
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為害更甚且今時吏部
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證簡數
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
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時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
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勅令內外羣官就東宮會
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
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為便今令纒出其可改乎
然高祖同威之議稱德林狠戾多所固執由是高祖盡
依威議五年勅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
朝雜集序其事曰竊以陽鳥垂曜微藿傾心神龍騰舉
飛雲觸石聖人在上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

觀臣皇基草創便豫驅馳遂得參可封之民為萬物之
一其為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運挺生接踵
於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變容朱藍所染素絲
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盡美二十八將効力於時種德積
善豈皆比於稷契計功稱伐非悉類於耿賈書契已還
立言立事質非殆庶何世無之蓋上稟睿后旁資羣傑
牧商鄙賤屠釣幽微化為侯王皆由此也有教無類童
子羞於霸功見德思齊狂夫成於聖業治世多士亦因
此焉煙霧可依騰蛇與蛟龍俱遠栖息有所蒼蠅同騏
驎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事受
命之主委質為臣遇高世之才連官接席皆可以翊亮
天地流名鐘鼎何必著韻造書伊尹制命公且操筆老
聃為史方可叙帝王之事談人鬼之謀乎至若臣者本
慙實實非動非德則軒冕之流無學無才處藝文之職
若不逢休運非遇天恩光大舍弘博約文禮萬官百辟
才悉兼人收拙里間退仕鄉邑不種東陵之瓜豈過南
陽之採安得出入闔閭之間趨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
階侍聖皇之側樞機帷幄雷及榮寵者也昔歲木行將
季諒問在辰火運肇興羣官總已有周典八柄之所大
隋納百揆之日兩朝文翰臣兼掌之時溥天之下三方
構亂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或速均
發弩或事大滔天或日有萬幾或幾有萬事皇帝內明
外順經營區宇吐無窮之術運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
成萬類咨謀臺閣曉喻公卿訓率土之濱責反常之賊
三軍奉律戰勝攻取之方萬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
受終之禮報羣臣之命有憲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故
者矣千變萬化譬彼懸河寸陰尺日不棄光景大則天
壤不遺小則毫毛無失遠尋三古未聞者盡聞逃聽百
王未見者皆見發言吐論即成文章臣樂輸操履書記
而已昔放勳之化老人親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聞而
不達愚情稟聖多必乖舛加以奏問趨避盈懷滿袖手
披日閱堆案積凡心無別慮筆不暫停或早景忘餐或
連宵不寐以勤補拙不違自處其有詞理踈謬遺漏關
疑皆天旨訓誨神筆改定運籌策通幽達冥從命者
獲安違命者悉禍禍測萬里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
神知變大亂而致太平易可誅而為淳粹化成道洽其
在人盡出聖懷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
矢誠成湯陳誓漢光敷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濟時拯
物無以加也屬神器大寶將遷明德天道人心同謀歸
往周靜南面每詔褒揚在位諸公各陳本志聖書表奏
羣情賜委臣衰海之內忝曰一民樂趨之誠切於黎獻
欣然從命輒不敢辭比夫潘岳之冊魏王阮籍之勅晉
后道高前世才謝往人內手捫心夙宵懸想檄書露板
及以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潤色之唯是愚思所奏定
者雖詞乖補藻而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道前奉

勅旨集納籠已還至於受命文筆當時制述條目甚多
今日收撰畧為五卷云爾高祖省讀訖明且謂德林曰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
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
終於是追贈其父恒州刺史未幾上曰我本意欲深榮
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諡曰孝以德林襲焉德林
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
者謂為古人焉德林以梁士彥及元諧之徒頻有逆意
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
大江之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其辭曰粵若遂
古玄黃肇開帝王神曆歷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時
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為也龍圖鳥象號誼遺跡
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細
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長世莫過於文武大隋
神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叔昔姜方娠夢帝謂己
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
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唐叔之封
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於帝王老子
謂域內四大王居一焉此則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
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享無窮之祥遠
皇家建國初號大典箕子必大之言於茲乃驗天之眷
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城玄鳥商以興焉
姜姬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降以典焉古今三代靈
命如一一本枝種德奕葉丕基位高帝而滅楚立宜皇以
定漢東京大尉關西孔子生感遺德之集歿降巨鳥之
奇畧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誕生庇民巨主立殊勳於
魏室建盛業於周朝啓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爰受厥
命陟配彼天帝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具與王之表韞
大聖之能或氣或雲陸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於軒
冕內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集有周
之末朝野騷然降志執均鎮衛宗社明神聖其德上帝
付其民誅姦逆於九重行神化於四海于斯時也尉迥
據有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縱
橫地迺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
全蜀之險與兵舉眾震蕩江山鳩毒巴庸蠶食秦楚此
二虜也窮凶極逆非欲割洪溝之地開劍閣之門皆將
長戟強弩睥睨宸極從漳河而達負海連岱岳而距華
陽迫脅荆蠻吐納江漢佐闕嫁禍紛若蠅毛曝骨履腸
間不容兩兩乃奉燈戒之命運先天之畧不出戶庭推
轂分圖一麾以定三方數句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
規摹指畫之神造化以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
服煙雲改色鐘石變音三靈願望萬物影響未運告盡
塞蒙克讓天歷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
圖識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歌夜吟方屈箕頌
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基命宥密如恒如升推帝居欲勸
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叙葵倫薄賦輕徭慎刑

植獄除繁苛之政與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
職奇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塔堦山神
海靈咸變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教暨北漠之
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羣蠢百蠻莫之
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賡屈膝頓顙盡為臣妾殊
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廚禮樂合天地之同
遊遊文雅之場出入香冥之極合神謨鬼通幽洞微羣
雀為史玄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
奇草望風觀海應化歸風備休祥於圖牒整幽遐而反
止猶且父天子民就就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易可
同年而語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
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
藉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
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歎
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豈尤則黃帝抗衛其工
則黑帝勃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
力而無就也其餘欽欽妖妄會何足數賊子逆臣所以
為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率逐鹿之邪說謂飛鬼
而為鼎若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志韓信
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逸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迥同
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
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烹醢歷
代其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慎哉蓋積惡既
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
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羣臣正直耳目監於率土賞
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
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
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
坐樹上書削棄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
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具
眾星拱極在天成象風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
則始為跋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
將軍率五郡以歸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
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
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溥天乃復養喪家之疹
遵顛覆之軌越趨吳越仍為匪民雖時屬大道假兵舞
鉞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恒斷
可知矣防風之戮元龜通孫皓之侯守株難得迷而
未覺諒可愍焉斯故未辯吳天之心不聞君子之論也
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幸同州德
林以疾不從勅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

鄭州刺史事歲餘授懷州刺史尋拜京兆尹帝親征吐功封竟陵郡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自右中侍上士遷祿中以太祖軍功封同安郡公六歲而太祖崩為獻皇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第無他職任閭門自守非朝

谷渾詔雄總管漢河道諸軍及遷改封觀王上表讓曰御伯中大夫保定四年改為納言授儀同瓚貴公子又后之所鞠養由是高祖於諸弟中特寵愛之十七為內

臣早逢典運預班末屬有命有特藉風雲之會無才無尚公主美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史上士高祖執政拜大將軍秦州總管未之官轉授蒲

德濫公卿之首蒙先皇不次之賞荷陛下非分之恩久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州刺史進位柱國及受禪立為衛王尋遷雍州牧領左

秦台槐常慮盈滿豈可仍叨匪服重竊鴻名臣實面墮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右將軍侯遠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歲餘進位

之任曹洪上將軍超五等之爵況臣衰章踰於帝子京儀同未幾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以爽為行軍元帥步騎七萬以備胡出平涼無虜而還

尹亞於皇枝錫土作藩鉏金開國於臣何以自處存物之欲有計議瓚素與高祖不協聞召不從曰作隋國公明年大舉北伐又為元帥河間王弘豆盧勳實榮定高

謂其非分是以露款執恩思固守伏願陛下曲留慈恩不能保何乃更為族滅事邪高祖作相遷大將軍尋類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俱受爽節度爽率李元節等

照特鑿丹誠類獨宸嚴伏增流汗優詔不許違東之役拜大司伯典脩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高祖執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虜獲

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鎮遼疾而薨時政羣情未一恐為家禍陰有圖高祖之計高祖每優容千餘人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

年七十一帝為之廢朝鴻臚監喪事有司考行請諡之及受禪立為滕王後拜雍州牧上敦與同坐呼為阿大悅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為元帥步騎十五

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人乃賜諡曰德贈司徒三後坐事去收以王就第瓚妃宇文氏先時與獨孤皇萬出合川突厥遁逃而返明年徵為納言高祖甚重之

襄國武安渤海清河上黨河間濟北高密濟陰長平等后不平及此鬱鬱不得志陰有咒詛上命瓚出之瓚不未幾爽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眾鬼為厲爽令

十郡太守子恭仁位至吏部侍郎恭仁弟琳性和厚頗忍離絕固請上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瓚由是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

有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太守及父薨起為司隸大夫忤旨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粟園暴薨時年四十斃其夜爽薨時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

遼東之役帝令琳於臨海頓別有所督楊玄感之反也二人皆言其遇鳩以斃子綸嗣

玄感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琳琳避人偶語久之既別而復相就者數矣司隸刺史劉休文奏之時琳致禮焉甚為梁人所敬綸以穆王之故當高祖之世每不自安楊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不知所為呼術者

隋書卷四十四考證

滕穆王瓚字綸字斌籍○北史籍作籍臣瓚按本傳

弟瓚字文籍猛字武籍溫字明籍洗字弘籍則給

字斌籍當非謬也

隋書卷四十五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十

文四子

高祖五男皆文獻皇后之所生也長曰房陵王勇

次煬帝次秦孝王俊子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字眼地伐高祖長子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

博平侯及高祖輔政立為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

寧郡公出為雒州總管東京小宰宰總統舊齊之地後

徵還京師進位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

屬焉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

已下皆令勇參決之上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按檢又

欲徙民北實邊塞勇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

革戀土懷舊民之本情波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

主閭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

其故智積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惡兒子有才能以致

高祖知其若是亦哀憐之人或勸智積治產業者智積

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

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

靜如此昔高祖龍潛時景王與高祖不睦其太妃耐氏

酒醜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

尋拜智積為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

盛頃之以備諸閣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

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儀山東儒士

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唯餅果

隋書卷四十四

唐特進臣魏徵上

厥家鄉願為羈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亂陛下仁聖區
 宇肅清鋒刃雖屏瘡痍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
 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
 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
 誠管見輒以塵聞上覽而嘉之遂寢其事是後特政不
 便多所損益上每納之上嘗從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
 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
 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爭為亡國之道
 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
 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為之賓友勇嘗文飾蜀
 鏹上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而誡之曰我聞天道
 無親唯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
 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
 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之以自警
 戒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其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
 張樂受賀高祖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
 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直對曰於東宮是賀
 不得言朝高祖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
 何因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
 如此殊乖禮制於是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爰自
 近代聖教漸廢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雖居上嗣
 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
 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高祖
 令選宗衛侍官以入上臺宿衛高祖奏稱若盡取強者
 恐東宮宿衛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
 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強武此極敵法甚非我
 意如我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圍伍不別
 豈非好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高祖男
 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也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稱
 嬖幸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寤獻
 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
 不平頗遣人伺察勇勇過晉王知之彌自矯飾姬妾
 但備員數唯共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
 行其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敬接朝臣禮極
 甲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進
 言曰臣鎮守有限方違顏色臣子之戀實結于心一辭
 階閣無由侍奉拜見之期杳然未日因哽咽流涕伏不
 能與皇后亦曰汝在方鎮我又年老今日之別有切常
 離又泣然泣下相對歔歔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
 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
 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勺是用動憂積念懼履
 危亡皇后忿然曰現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伊索得元家
 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
 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棄致此天逝事已
 如是我不能窮治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
 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
 萬歲之後遺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
 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鳴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
 此別之後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
 遺棄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國公素具言皇
 后此語素懼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必如所言吾又何
 為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
 用此揣皇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
 至等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
 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
 覷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酬宴昵近小人疑阻骨
 肉我所以益憐阿雲者常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因盛
 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遣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
 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
 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
 以銅鐵五兵造請厭勝又於後園之內作庶人村屋宇
 早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履冀以當之高祖知其
 不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親勇素至東宮假息未入勇束
 帶待之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
 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禦高祖聞素語甚疑之皇
 后及遣人伺視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謀構成其
 罪高祖惑於邪說遂疎勇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
 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
 殷朝造夕改每云至尊尊我多側庶高祖陳叔寶豈是
 期促矣高祖泣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
 婦女令看東宮我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
 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朕
 情存附託在仁壽宮表引將勇書於朝堂與曼題封云
 勿令人見高祖曰朕在仁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
 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耶遣武士執曼及引付法
 治其罪先是勇嘗從仁壽宮參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
 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
 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
 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葉藏局貯文數
 斛亦搜得之大將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
 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嘗急行一宿便
 至恒伺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
 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
 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洩東宮服翫似加瑣飾者悉陳
 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為太子之罪高祖遣將諸物示
 勇以詰詰之皇后又責之罪高祖使責問勇勇不服
 太史令袁克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
 見矣羣臣無敢言者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
 無殺我耶高祖或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
 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廢
 勇之詔曰太子之位實為國本苟非其人不可虛立自
 古儲副或有才長惡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寵愛
 危繫乎上嗣大業傳世豈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則居長
 情所鍾愛初登大位即建春宮冀德業日新隆茲負荷
 而性識庸闇仁孝無聞昵近小人委任姦佞前後愆
 難以具紀但百姓者天之百姓朕恭天命屬當安育難
 欲愛子實畏上靈豈敢以不肖之子而亂天下勇及其
 男女為王公主者並可廢為庶人顧惟兆庶事不獲已
 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耶勇再拜而言曰臣合尸之都
 市為將來鑒誠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
 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惘然又下詔曰自古以來朝危
 國亂皆邪臣佞媚因黨扇惑致使禍及宗社毒流兆庶
 若不標明典憲何以肅清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郡公
 元旻任掌兵衛委以心膂陪侍左右恩寵隆渥乃包藏
 姦伏離間君親長鷹階最為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
 則策名儲貳位長宮寮詔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
 親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
 左道偏被親昵心腹委付鉅細關知占問國家希覬災
 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諸諛詐外作威勢凌侮上下
 潛行離阻進引妖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
 居省閣舊非官宦稟性浮躁用懷輕險進盡姦謀要射
 榮利經營構禍端前主璽下士何疎假託玄象
 妄說妖怪志圖禍亂心在速發兼制奇器異服皆棟規
 摹增長驕奢糜費百姓凡此七人為害乃甚並處斬妻
 妾子孫皆悉沒官車騎將軍問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
 尉沈福實瀛州民章仇大翼等四人所為之事皆是悖
 惡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朕情存好生未能盡戮可並
 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可沒官副
 將作大匠高龍又豫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造亭舍
 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司農少卿
 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地並處
 盡於是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廣平王雄答
 詔曰至尊為百姓割骨肉之恩廢黜無德實為大慶天
 下幸甚乃移勇於內史省立晉王廣為皇太子仍以勇
 付之復因於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並千段
 楊難敵五百段皆勳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
 書諫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

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并陘侯邑五百戶形於言色其見重如此仁壽初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

數年遷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詔為山東河南十八州其後桂林山越相聚為亂詔孝慈為行軍總管擊平之

安撫大使奏事稱吉賜錢三百萬兼領晉王廣司馬其子沙羅羅子梓父順周眉儉約上優詔答之俄而卒時年八十四贈滄州刺史

直隸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州刺史盛存望第以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顯並為州

楊昇

楊昇字文殊弘農華陰人也祖鈞魏司空父儉侍中昇美風儀沉深有器局

昇字文殊弘農華陰人也祖鈞魏司空父儉侍中昇美風儀沉深有器局昇就學日誦千言見者奇之

昇字文殊弘農華陰人也祖鈞魏司空父儉侍中昇美風儀沉深有器局昇就學日誦千言見者奇之

昇字文殊弘農華陰人也祖鈞魏司空父儉侍中昇美風儀沉深有器局昇就學日誦千言見者奇之

蘇孝慈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兗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兗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周初為中侍上士後拜都督聘于齊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兗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周初為中侍上士後拜都督聘于齊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兗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周初為中侍上士後拜都督聘于齊

張聖

張聖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義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

張聖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義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張聖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義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

張聖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義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張聖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義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

張聖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義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張聖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義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

清顯開皇初為太子太保昂有氣識幹局過人周武帝
時為大內史賜爵文城郡公致位開府當塗用事百寮
皆出其下宣帝嗣位稍被疎遠然不離本職及高祖為
丞相深自結納高祖大悅之以為大宗伯昂受拜之日
遂得偏風不能視事高祖受禪昂疾愈加上開府拜潞
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曰臣聞
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
魏道將謝分劃九區開右山東久為戰國各逞權詐俱
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
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儂化澆傲流
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誕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
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茲而壞
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昊天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
運往者周室頹廢區宇沸騰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坐
廓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
不為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循緣義為其節文
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盡行臣謬
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執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教
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恩遠慮情念下
民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
禮勸學道相惟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
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上覽而善之因下詔曰
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自魏氏不競
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關二邦之力遞為強弱多歷年
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租豆民不見德唯爭
是聞朝野以機巧為師文吏用深刻為法風澆俗敝化
之然也雖復建立序序兼啓聖業非時貴道亦不行
其間服膺儒術蓋有之矣彼眾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
持名教獎飾義倫微相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
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稟五常性
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
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財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
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徭薄賦冀以寬弘而積習
生常未能懲革閭閻士庶吉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
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無聞蒞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
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民丁非
役之日農畝時休之餘若敦以學業勸以經禮自可家
慕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耻父慈子孝兄恭
弟順者乎始自京師及州郡宜祇朕意勸學行禮自
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數年
卒官子調起家秘書郎尋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
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欬板
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信有可取
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煬帝嗣位累遷尚書左司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賦貨
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

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
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
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日黃龍
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舳舻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
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
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
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
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
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
從南岸擊欣別稱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
岸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素坐
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
攻其柵柵潰夜渡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
洲素遣巴蠻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檣碎賊十餘艘
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
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荆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
而退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
遣使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荆州總管
進爵郡國公邑三千戶真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
為儀同玄獎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
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
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於郢臣不願與之同於是改封
越國公尋拜納言歲餘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
聚眾為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殺害長吏以
素為行軍總管帥眾討之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
以盛兵據京口素率舟師入自揚子津進擊破之晉陵
顧世典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
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略又平之吳
郡沈玄悅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
素率眾援之玄悅等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
孫於松江大破之生擒孟孫玄悅等悉擒東揚州刺史
孫柵自固又攻拔之浙江賊帥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
史松艦千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
而被智慧逃入海素驅之從餘姚泛海趣永嘉智慧來
拒戰素擊走之擒獲數千人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
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為司空守樂安進討悉平之又破
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遂捕遣
逸寇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
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官為上開府賜綵物三千段素
以餘賊未殄恐為後患又自請行乃下詔曰朕憂勞百
姓日疇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納隍江外狂狡妄構妖逆
雖經殄除民未安堵猶有賊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

結重擾蒼生內史令上柱國越國公素識達古今經謀
長遠比曾推轂著威名宜任以大兵總為元帥宣布
朝風振揚威武擒斬叛亡慰勞黎庶庶民事務一以委
之素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
殺刺史劉弘據州為亂諸亡賊皆歸之自以海路艱阻
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泛海掩至國慶遣葉州而
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乃
密令人謂國慶曰爾之罪狀計不容誅唯有利智慧
可以塞責國慶於是執送智慧斬於泉州自餘支黨悉
來降附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
公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穎專掌
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穎敬牛
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轍其
才藝風調優於高穎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
之器朕聞之如渴飲水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埋谷
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之聲及宮成上令
高穎前視奏稱願傷綺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懼
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論上上
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緡絹三千段十八年突厥達頭
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
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
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
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
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
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
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賜緡二萬匹
及萬鈿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並上
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
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戰求入過失
而斬之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
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
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三二百人復進還如向
法將士服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
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
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譏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
從焉二十年晉王廣為靈州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
早躬以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穎為尚
書左僕射賜良馬百匹北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
素為行軍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
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合其騎稍後於是
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之不覺也候其頓
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積南無復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十三
楊素弟 從父文思 文紀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諫議大
夫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
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
謂子孫曰處道當遠舉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
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
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象宰
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帝親總
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
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
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是贈敷為大將軍諡曰忠
壯拜素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為
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
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
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
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
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百戶其年授司
城大夫明年復從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樓原齊王以大
軍至憲懼而宵遁為齊兵所躡眾多散素與驍將十
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及齊平加
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戶賜以粟帛奴婢雜
畜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東楚州事封弟慎
為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
宜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為安成公尋從韋
孝寬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鍾離及高祖為丞相素深自
結納高祖甚器之以素為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迥
作亂榮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以應迥素不得進高祖
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
國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戶以弟岳為臨貞公高祖受禪
國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戶以弟岳為臨貞公高祖受禪
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
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為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
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

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為柱國玄縱為淮南郡公賞物萬計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石糜
 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之而去諒遣趙子開羅十餘萬策絕徑路屯據高壁
 日君為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
 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諒所署介
 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州刺史深備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原
 質受張出師擒剪凶魁克平就鄂頻承廟算揚揚江表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眾
 每稟戎律長驅塞陰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獯推且十萬來拒戰又擊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
 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脩武公約齋
 藻縱橫語武則權奇問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
 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望兆安厝委
 素經營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
 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實無窮以為陰
 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備歷川原親
 自占擇纖介不善即更尋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
 備盡人靈協贊遂得神阜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
 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非唯廊廟之器實
 是社稷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
 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
 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
 并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文
 紀及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
 刺史家僅數千後庭妓妾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
 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江南士
 人因高智慧沒為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
 近古未聞煬帝初為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
 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
 萬歲李綱柳或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
 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
 以帝婿之重數於上前而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上言
 素作威作福上漸疎忌之後因出勅曰僕射國之宰輔
 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
 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
 以下射素箭為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值鉅
 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
 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閣侍疾時皇太子
 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
 開素素錄出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
 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
 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
 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
 崩由是頗有異論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
 斷河橋又遣王聃子率數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
 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運明擊之天保敗走聃子懼而
 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
 於是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安撫大使率眾數

心屢竭塵集岳岳功力蓋微徒以南陽里間豐沛子弟
 高位重爵榮顯一時遂復入處朝端出總戎律受文武
 之任預帷幄之謀豈臣才能實由恩澤欲報之德義極
 昊天伏惟陛下照重離之明養繼天之德收臣於殊遠
 照臣以光暉南服降枉道之書春官奉肅成之旨然草
 木無識尚榮枯候時況臣有心實自効無路晝夜迴徨
 寢食慙惕常懼朝露奄至虛負聖慈諒諒包藏禍心有
 自來矣因幸國哀便肆凶逆與兵晉代搖蕩山東陛下
 拔臣於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膺之奇稟平亂之規肅
 王赤心人皆以死漢皇大度天下爭歸妖寇廓清豈臣
 之力曲蒙使臣弟約齋詔書問勞高旨峻筆有若天騰
 洪恩大澤便同海運悲欣慙懼五情振越雖百殞微軀
 無以一報其月還京師因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
 大監以平諒之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
 司資物五萬段綺羅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
 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
 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
 真食二千五百戶其年卒官諡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
 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
 河東郡太守給輜車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
 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
 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沒世
 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勳勤勞王室竭盡誠節贊朕
 躬故以道遷三傑功參十亂未遑壽遠遺清徵春秋
 選代方縣歲祀武播彤象用圖勳德可立碑宰隄以彰
 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
 宏拔風韻秀上亦為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有集十卷素雖有建立之
 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
 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
 此厭當之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
 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
 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臾活耶素貪財貨營求
 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野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
 方都會處邸店水碓井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
 之子玄感嗣別有傳諸子皆坐玄感誅死
 約字惠伯素異母弟也在童兒時嘗登樹墮地為查所
 傷由是竟為宦者性好沈靜內多諂詐好學強記素友
 愛之凡有所為必先籌於約而後行之在周末以素軍
 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高祖受禪授長秋卿
 久之為邵州刺史入為宗正少卿轉大理少卿時皇太
 子無寵而晉王廣規欲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於
 是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遣於約因通王音
 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
 之合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

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歲矣朝臣為足下家所
 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
 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
 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
 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
 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
 喜乃撫掌而對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
 共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
 自結託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領身禮士
 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
 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合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
 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為左庶子改
 封修武縣公進位大將軍及素被高祖所疎出約為伊
 州刺史入朝仁壽宮遇高祖崩約入朝易留守者縱
 殺庶人勇然後陳兵集眾發高祖因問煬帝問之曰令
 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
 時務帝甚任之後數載加位右光祿大夫後帝在東都
 憲司所劾坐是免官未幾拜漸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
 為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
 之曰公比憂瘁得非為叔邪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
 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
 後之

文思字溫才素從叔也父寬魏左僕射周小冢宰文思
 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
 父功封新豐縣子邑五百戶天和初治武都太守十姓
 獠反文思討平之復治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思率州兵
 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後
 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以勳進授上
 儀同三司改封永寧縣公增邑至千戶壽陽劉叔仁作
 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埽井在陣生擒叔仁
 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其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
 旅下大夫高祖為丞相從章孝寬拒尉迥於武陟迥遣
 其將李儻圍懷州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之破尉迥
 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
 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加邑二千戶後為魏
 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為立碑頌德轉冀
 州刺史煬帝即位徵為兵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祿
 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兵部尚書加
 位左光祿大夫卒官時年七十諡曰定初文思當襲父
 爵自以非嫡讓諸弟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文紀字溫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邑二
 千七百戶自右侍上士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
 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李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

尚軍選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人爲虞部下大夫高祖
爲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肅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
將軍前後增邑三千戶拜資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坐
事除名後數載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
除宗正卿兼給事黃門侍郎禮部尚書事仁壽二年
遷荆州總管歲餘卒官時年五十八諡曰恭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倜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
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濟六合許以
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
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
覽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
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
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
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墳土未
乾闔門茹戮丘隴發掘宗族詠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
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約外示柔內懷
狡詐爲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宜哉

隋書卷四十八考證
楊素傳左右前後置六拍竿○北史拍竿作檣竿
素遣巴釐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檣碎賊十餘艘○
北史拍檣作檣竿
文思傳文思字溫才○北史作文思字溫仁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十四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鵲人也本姓察氏祖熾郡中正父
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爲牛氏弘初在襁褓
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
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
士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員
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
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
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
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爰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
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
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
顛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
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
舊經棄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
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

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
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
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生墳籍掃地皆盡本既
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識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
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收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
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
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世逸尚多遺謁者陳
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讐校篇籍漢之典文於
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
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
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
親臨講肆和帝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
與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縹緲皆取
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
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帝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
外三閣遺秘書郎鄭默制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
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
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有致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
得慨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闕
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
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
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書五經子史纒四千卷皆
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三秦以此而論足
可明矣故知衣冠文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
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
儉依劉氏七畧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
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書省經籍雖從
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遺將
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
遷荆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鄴繹
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幾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
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
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
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其本目錄缺猶多及東夏
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
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
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
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
千載數遭五厄與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
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
斁其間雖霸王遷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
今土宇適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
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尙有遺逸非所
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
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
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

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
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
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
日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
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
一百四十四尺以之策也屋圓相徑二百一十六尺乾
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
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闕以象卦九室以象州
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
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開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
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
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
行水潤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
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
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
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
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
無聞典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
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
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之通備
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
沖三三相重合爲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
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
宗配之事於焉廢託今皇猷遐邇開化羣海外方建大禮
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令檢明堂必須五
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
曰神升曰日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
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
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
政視朝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
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
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
方者何孝經授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憲四達布
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
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
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
四旁兩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殿周不言者明一
同夏制殿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
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
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
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
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櫺櫺
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
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
日太廟中央日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

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
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
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
日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
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
一百四十四尺以之策也屋圓相徑二百一十六尺乾
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
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闕以象卦九室以象州
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
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開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
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
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
行水潤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
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
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
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
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
無聞典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
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
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之通備
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
沖三三相重合爲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
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
宗配之事於焉廢託今皇猷遐邇開化羣海外方建大禮
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令檢明堂必須五
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
曰神升曰日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
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
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
政視朝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
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
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
方者何孝經授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憲四達布
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
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
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
四旁兩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殿周不言者明一
同夏制殿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
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
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
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
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櫺櫺
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
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
日太廟中央日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

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
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
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
日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
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
一百四十四尺以之策也屋圓相徑二百一十六尺乾
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
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闕以象卦九室以象州
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
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開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
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
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
行水潤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
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
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
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
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
無聞典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
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
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之通備
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
沖三三相重合爲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
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
宗配之事於焉廢託今皇猷遐邇開化羣海外方建大禮
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令檢明堂必須五
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
曰神升曰日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
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
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
政視朝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
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
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
方者何孝經授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憲四達布
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
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
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
四旁兩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殿周不言者明一
同夏制殿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
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
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
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
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櫺櫺
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
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
日太廟中央日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

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願具錄前言為表而奏之
曰臣聞智倖造化二儀無以隱其靈明日月萬象不
能藏其狀先天弗違實聖人之體道未萌見兆諒達節
之神機伏惟陛下特誕生知御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
吞八荒而不梗蘊妙見於曾襟運奇謀於掌握臣以微
賤早逢天聰不以庸下親蒙推赤所奉成規纖毫弗舛
尋惟聖慮妙出著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實天子之言無
戲臣親聞親見實蒙實善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之與
公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所不盡話言歲久尚能記憶
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古人之先知
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
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于家子靜
禮初為太子千牛備身尋尚高祖女廣平公主授儀同
安德縣公邑千五百戶後為熊州刺史先慶卒子協歷
武賁郎將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昂字
婆羅門大業之世少養宮中後為千牛左右煬帝甚親
昵之每有遊宴昂必侍從至於出入臥內伺察六宮往
來不限門禁其恩倖如此時人號曰宇文化三郎昂與宮
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昂聞而
懼數日不敢見其兄協因奏曰昂今已壯不可在宮掖
帝曰昂安在協曰在朝堂帝不之罪因召入待之如初
宇文化及弑逆之際昂時在玄覽門覺變將入奏為門
司所遏不得時進會日殿宮門閉還所守俄而難作
昂與五十人赴之為亂兵所害

李禮成

李禮成字孝諧隴西狄道人也涼王暹之六世孫祖延
實魏司徒父或侍中禮成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
榮陽鄭顯隨魏武帝入關顯母每謂所親曰此兒平生
未嘗遇顯當為重器耳及長沉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
魏大統中釋褐著作郎遷太子洗馬員外散騎常侍周
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
被服多為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
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侯陽縣侯拜
遷州刺史時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以蠻夷不可擾擾
必為亂上表固諫周武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
禮成以兵擊南門齊將席毗羅率精甲數千拒帝禮成
力戰擊退之加開府進封冠軍縣公拜北徐州刺史未
幾徵為民部中大夫禮成妻實氏早沒知高祖有非常
之表遂聘高祖妹為繼室情契甚歡及高祖為丞相進
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及受禪拜陳州
刺史進封絳郡公賞賜優洽尋徵為左衛將軍遷右武
衛大將軍時突厥屢為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臣由
是拜寧州刺史歲餘以疾徵還京師終於家其子世師
官至度支侍郎

元孝矩

元孝矩河南洛陽人也祖脩義父子均並為魏尚書僕
射孝矩西魏時襲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周
太祖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典復社稷之志陰
謂見季曰昔漢氏有諸呂之變朱虛東牟卒安劉氏今
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顯而不扶焉用宗子盡將圖之為
兄則所過孝矩乃止其後周太子為兄子晉公護娶孝
矩妹為妻情好甚密及閔帝受禪護總百揆孝矩之寵
益隆及護誅坐徙蜀數載徵還京師拜益州總管司馬
轉司憲大夫高祖重其門地娶其女為房陵王妃及高
祖為丞相拜少冢宰進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時房陵
王鎮洛陽及上受禪立為皇太子令孝矩代鎮既而立
其女為皇太子妃親禮彌厚俄拜壽州總管賜孝矩璽
書曰楊越氛祲侵軼邊鄙爭桑與役不識大猷以公志
存遠略今故鎮邊服懷柔以禮稱朕意焉時陳將任蠻
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於江上後
數載自以年老筋力漸衰不堪軍旅上表乞骸骨轉涇
州刺史高祖下書曰知執謙謫請歸初服恭膺實命實
賴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為君子
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宜徒節涇郡養德臥治也在州
歲餘卒官年五十九諡曰簡子無錫嗣孝矩兄子文郁
見誠節傳孝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
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季弟襄最
知名

李安

李安字整便弓馬少有人之量年十歲而孤為諸兄
所鞠養性友佛善事諸兄諸兄欲別居襄泣諫不得
家素富多金寶襄無所受脫身而出為州里所稱及長
寬仁大度涉獵書史仕周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
史及高祖為丞相從章孝寬擊尉遲以功起拜柱國進
封河間郡公邑二千戶開皇二年拜安州總管歲餘徙
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襄
察其色寬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襄受金縱賊上
遣使窮治之使者簿責襄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襄便
即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襄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
等發於他所上謂襄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
盜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
臣之罪一也州民為人所誘不付法司懸印放免臣之
罪二也率率愚誠願無形迹不恃文書約束至令為物
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
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罪難縱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
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為長者十四年以行軍總管屯兵
備邊遼東之役復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柳城而還仁
壽初嘉州夷獠為寇襄率步騎二萬擊平之煬帝即位
拜齊州刺史尋改為齊郡太守吏民安之及遼東之
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襄詰之

郭榮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魏大統末為同州司
馬時武元皇帝為刺史由是與高祖有舊徵後官至洵
州刺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太僕卿數年卒官榮
容貌魁岸外疎內密與其交者多愛之周大冢宰宇文
護引為親信護察榮謹厚擢為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
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執時汾州與姚襄鎮相
去懸遠榮以為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
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
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度河
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縱大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
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萬寇亂
使榮發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威
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為寇武帝親總
萬機拜宜納中士後從帝平齊以戰功賜馬二十匹餘
絹六百段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高祖親狎
情契極歡嘗與高祖夜坐月下因從容謂榮曰吾仰觀
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宣帝
崩高祖總百揆召榮撫其背而笑曰吾言驗未即拜相
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蕃部大夫高祖受禪引為
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加位上儀同累
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
事行軍總管率兵討之歲餘悉平賜奴婢三百餘口賜
帝即位入為武候驃騎將軍以嚴正聞後數歲於安首
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
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
夫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
榮以為中國疲敝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
禮臣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颶風發機豈有親辱
大駕以臨小寇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
晝夜不釋甲冑百餘日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為知榮如
是帝大悅每勞勉之九年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德漸
高不宜久涉行陣當與公一郡在所選也榮不願遷離
頓首陳讓辭情哀苦帝心於是拜為右候衛大將
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
其見信如此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復從帝
至柳城遇疾帝令存問動靜中使相望卒於懷遠鎮時
年六十八帝為之廢朝贈兵部尚書諡曰恭贈物千段
有子福善

龐晃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虬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
家子刺史杜達召補州都督周太祖既有關中晃見大
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關中後遷驃騎將
軍晃嘗比陽侯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
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沒於陣數年衛王直遣
晃弟車騎將軍元僊齋給八百匹驢馬乃得歸朝拜上
儀同賜絲二百段復事衛王時高祖出為隨州刺史路
經襄陽衛王令晃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
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
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錄九五之日幸願不
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
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為驗晃既射而
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
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晃為常山太守高祖為定
州總管屢相往來而高祖轉亳州總管將行意甚不
悅晃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
圖也高祖握晃手曰時未可也晃亦轉為車騎將軍及
高祖為揚州總管奏晃同行既而高祖為丞相進位
開府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踐阼謂晃曰射雉之符今
日驗不見再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臨萬內猶憶曩日
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之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
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為公邑千五百戶河間王弘之擊
突厥也晃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迂路出賀蘭山擊賊
破之斬首千餘級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塗用事勢
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臥見雄不起雄甚銜之
復與高祖有隙二人屢譏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
進出為懷州刺史數歲遷原州總管仁壽中卒官年七
十二高祖為之廢朝贈物三百段米三百石諡曰敬子
長壽顯知名官至驃騎將軍

李安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為朔燕恒三州
刺史襄武縣公安委儀善騎射周天和釋褐右侍
上士襲爵襄武公俄授儀同少師右士高祖作相引
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慈為儀同安叔父梁
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慈為內應
慈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
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
將加官賞安頓首而言曰兄弟無汗馬之勞過蒙獎擢
合門賜節無以酬謝不意叔父無狀為兇黨之所惑或
覆宗絕嗣其甘若薺蒙全首領為幸實多豈可將叔父
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為之改
容曰我為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高祖亦為
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慈上儀同
黃臺縣男高祖即位授安內史侍郎轉尚書左丞黃門
侍郎平陳之役以為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
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
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

也諸將以為然安率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詔書

隋書卷五十一 唐 特進 臣 魏 徵 上

年遷大理卿復為西南道大使巡省風俗擢拜戶部尚

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備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

勞日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為長險陸之間彌謂官軍所

列傳第十六 長孫覽 從子 煒 煒 弟 晟

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率精騎五千擊走之迨至青海

兵而去時晟又說業于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

軍除鄂州刺史數日轉鄂州刺史安請為內職高祖重

量略涉書記尤曉鍾律魏大統中起家東宮親信周明

而還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幸江都宮留熾於東

牙攝圖乃懼退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

進其意除左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復拜

帝時為大都督武帝在藩與覽親善及即位彌加禮焉

見深嗟異焉乃攜其手而謂人曰長孫耶武藝逸羣適

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

年突厥犯塞以安為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

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

與其言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宣帝時突厥攝

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入朝時攝圖與衛王

為衛州刺史安子瓊起自穉穉孔養宮中至是

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僚屬目帝每嘉歎之覽初名善帝

圖請婚于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

為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

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見親顧如高祖嘗言及作相

謂之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

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

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積閣阿波懷貳乃掩北牙蓋獲

時事因感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

二子寬管國公宣帝時進位上柱國大司徒俄歷同涇

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

其眾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

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節禮此至

公往者周歷既窮天命將及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承

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鵬飛而爭肉因以

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數萬與攝圖相攻阿波頡

此澆季實繁姦宄上大將軍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

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卒覽欲以乘輿遂滅

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

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處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為

叔璋潛結藩枝扇威矜子包藏不逞禍機將發安與弟

之監軍高顯以禮不伐喪而還上常命覽與安德王雄

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

勢眾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

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懸庸

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

祖大喜遂奉車都尉至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

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於是乃拜詔書

冊賞宜不踰時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

君臣恩猶父子朕當與公共享終吉非謀逆一無所

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高

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

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誠孝猶不並立況復叔姪恩輕

問朕亦知公至誠特付太子宜數參見之庶得漸相親

實軍攻陷臨渝鎮約諸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由

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五六千

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正理宜錄舊勳重賞

愛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為蜀

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為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

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就汗分居四面內懷

命於是拜安悉俱為柱國賜練各五千匹馬百匹羊千

轉涇州刺史所在並有政績卒官子洪嗣仕歷宋順臨

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聞喪

安公元楷曰請就彼泉首以懲其惡武賜公李充曰請

口復以悉為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

州刺史父兄周開府儀同三司熊維二州刺史平原侯

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場尚

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

家門獲全而叔父遺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歎欷悲

熾性敏慧美姿儀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武帝尚

道法尤好玄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為通道館學

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遺屍在弔仍齋陳國所

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時年五十三諡

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州刺史父兄周開府儀同三司熊維二州刺史平原侯

熾性敏慧美姿儀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武帝尚

日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有名恭後坐事除名配防嶺

熾字仲光上黨文宣王稚之曾孫也祖裕魏太常卿冀

州刺史父兄周開府儀同三司熊維二州刺史平原侯

熾性敏慧美姿儀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武帝尚

南道病卒

熾性敏慧美姿儀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武帝尚

道法尤好玄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為通道館學

士熾應其選與英俊並遊通涉博建德二年授雍州

隋書卷五十一 唐 特進 臣 魏 徵 上

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率

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何知動

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

雍閭作反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

分道出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

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

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遁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

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

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

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其舉烽染干見四

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

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

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

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授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

護突厥晟遣降虜候雅雅聞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

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貫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

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仍請出討突

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餘口晟安置之由

是突厥悅附尋以染干為意利彌豆啓人可汗賜射於

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

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箭六侯

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鸞羣飛上曰公善彈為

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齊晟獨居

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

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

者既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

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

南北四百里掘為橫壘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略

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為其部下所殺

晟因奏請曰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內攜離其主被

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

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為秦

川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與王相抗晟進

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

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

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六畜數千頭王大喜引

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

名仕周官至大將軍洛虞等八州刺史擒少慷慨以膽

略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

略知大旨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遊集後以軍功

拜都督新安太守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

伐齊齊將獨孤永業守金墉城擒說下之進平范陽加

上儀同拜承州刺史陳人逼光州擒以行軍總管擊破

之及從宇文忻平高祖作相遷利州刺史陳將甄

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為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擒

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

以擒有文武才用風著聲名於是拜為廬州總管委以

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為先鋒擒

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熟

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

之晉王廣上狀高祖聞而大悅宴賜羣臣晉王遣行軍

總管杜彥與擒合軍步騎二萬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

軍降於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

擒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眾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

主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於晉王曰此二公者

深謀大略東南通寇朕本委之靜地惟民悉如朕意九

州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盛事

何用過此聞以欣然實深慶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

賜物萬段又下優詔於擒弼曰中國威於萬里宣朝化

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專

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迷聽前古

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及

至京弼與擒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

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略不交陣豈臣

之比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

乃敢先期遂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

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

領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

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於是進位

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

此不加曾邑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

陽淡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豹

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

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隋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七

韓擒 弟 倫 壽 洪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

王憲開而敬之引為記室未幾封當亭縣公遷小內史周武帝時上柱國烏丸軌言於帝曰太子非帝王器臣亦嘗與賀若弼論之帝呼弼問之弼知太子不可動搖恐禍及已詭對曰皇太子德業日新未親其闕帝嘿然弼既退軌讓其背已弼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所以不敢輕議也及宣帝嗣位軌竟見誅弼乃獲免尋與韋孝寬伐陳攻拔數十城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高祖為丞相封侯作亂弼城恐弼為變遣長孫平馳驛代之高祖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祖曰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若弼者高祖曰弼得之矣於是拜弼為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為已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弼遣雄詩曰交河驛驛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驥驎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為行軍總管將渡江而弼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弼民除兇暴上長江鑿其若此如使弼知防人交代其眾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陳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沽酒者弼立斬之進屯壽山之白土岡陳將魯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瑄樊毅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瑄先犯弼軍弼擊走之魯達等相繼進弼軍屢却弼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屬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開府員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面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而入時摩訶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志恨不獲叔寶功在韓擒之後於是與擒相商擬刃而出上問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語在韓擒傳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真食襄邑三千戶加以寶劍寶帶金甕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陳叔寶妹為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尋轉右武侯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為武都郡公弟東為萬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右僕射弼仍將軍甚不平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顯楊素為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頽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惜其功於是除名為

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開皇十九年上幸仁壽宮譚王公詔弼為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再拜視曰臣若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賜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關將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及楊帝嗣位尤被疎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帝時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民可汗饗之弼以為大侈與高穎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為人所奏竟坐誅時年六十四妻子為官奴婢羣從徙邊子懷亮慷慨有父風以柱國世子拜儀同三司生弼為奴俄亦誅死

力周之方邵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為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驟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典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似儒英略實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顯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成有武藝驍勇膽略並為當時所推赴赴干城難兄難弟矣

隋書卷五十二考證
韓擒傳○臣按韓擒本名擒虎唐諱虎遂去之宋本皆仍其舊監本或增虎字而本傳俱不增考八代史書諱字甚多隋書如虎賁虎衛虎侯虎牙虎牢諱為武賁武衛武侯武牢白虎諱為白獸騎虎亦諱為騎獸又如世諱為代百諱為景淵諱為泉為深民諱為人為萌他如王世充王世積諱為王充王積既不勝其改保無不必改而誤改者今仍其元本以存固實因考其畧以例其餘焉

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班青總馬發自壽陽漢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昔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總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臣按北史云禽本名禽武禽擒本諱禽為武別見甚多若以虎為豹於義何居後漢書序班氏之先與楚同

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黃班正合虎形韓擒字子通既不開名豹豹亦不當有黃班之稱隋書本傳各本皆作豹始仍其字要當以北史為正未可稱韓擒虎為韓豹也

隋書卷五十三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十八
達奚長儒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侯魏定州刺史父慶驛驛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襲爵樂安公魏大統中起家奉車都尉周太祖引為親信以質直恭勤授大都督數有戰功假輔國將軍累遷使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蜀之役恒為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破之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天和中和中除渭南郡守遷驛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邑二千二百戶別封一子縣公宜政元年除左前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驛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為聲援軌令長儒逆拒之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戰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俘數千人及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接戰大破之高祖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塞上柱國楊永安扇動利興文武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亡歸其父長儒並捕斬之高祖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新蔡郡公邑二千五百戶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眾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為行軍總管率眾二千擊之遇於周槃眾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為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歐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人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擲哭而去高祖下詔曰突厥猖狂犯邊塞犬羊之眾彌亘山原而長儒受任北鄙式遏寇賊所部之內少將百倍以畫通宵四面抗敵凡十有四戰所向心摧兇徒就戮過半不反鋒刃之餘亡魂竄迹自非英威奮發奉國情深撫御有方士卒用命豈能以少破眾若斯之偉言念勳庸宜隆名器可上柱國餘勳迴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其年授寧州刺史尋轉鄜州刺史母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為夏州總管三州六鎮都督事旬奴憚之不致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在職二年轉蘭州總管高祖遣涼州總管獨孤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知名周武帝時釋褐司水上士稱為強濟累遷小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子俄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大梁初領軍器監尋除秦州刺史進爵為伯及尉迥作亂子幹與宇文弼等擊破之高祖大悅手書曰逆賊尉迥敢遣驍衆作寇懷州公受命討討應機蕩蕩開以榮贊不易可言丈夫富貴之秋正在今日善建功名以副朝望也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弼度逐逐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邑三千戶以思安縣伯別封子岐開皇元年進爵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高祖慮邊塞未安即命子幹鎮涼州明年突厥寇蘭川子幹率衆拒之至可洛岐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為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餒賊軍大破之於是冊授子幹為上大將軍曰於戲敬聽朕命唯爾器量開明志情強果任經武將勤績有聞往歲凶醜未寧屢驚疆場士靜亂殊有厥勞是用崇茲賞典加此車服往欽哉祇承榮冊可不慎歟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實策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斬首千餘級高祖嘉之遣通事舍人曹威齎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西方多被其害命子幹討之馳驛至河西發五州兵入掠其國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高祖以隴西類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設村坊勒子幹勒民為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此者兇寇侵擾蕩滅之期匪朝伊夕伏願聖慮勿以為懷今臣在此觀機而作不得準詔行事且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為田疇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陳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只可嚴謹斥候豈容集人聚畜請要路之所加高祖從之俄而虜寇岷洮二州子幹勒兵赴之賊聞而遁去高祖以子幹曉習邊事授檢校總管十鎮諸軍事歲餘拜雲州刺史甚為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間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為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匹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

公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非于幹不可尋起視事十四年以病卒官時年六十高祖傷惜者久之贈繡千匹米麥千斛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諡曰懷子善柱嗣官至黔安太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至銀青光祿大夫鄴純深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涇州刺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馳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值周齊戰於芒山萬歲時從父入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趨治裝急去俄而周師大敗其父由是奇之武帝時釋褐侍伯上士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尉迴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鳥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之應而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迴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殺數十人眾亦奮力官軍乃振及迴平以功拜上大夫將軍嗣朱勳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涉除名配敦煌為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剋獲突厥無眾寡莫之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戊主試令馳射而工戊主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久突厥數百里各警北夷實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數問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軍將軍平陳之役又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眾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為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獯醜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為行軍總管率眾擊之入自晴蛉川經弄東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寸寸是勒石頌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駝入朝詔許之爨醜陰有一心不欲詣關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駝而還蜀王時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沉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位柱國晉王廣虛矜敬之待以交友

之禮上知為所善令萬歲督府軍事明年爨醜復反將軍其後歷廿二州刺史向未知名仁壽中會交州通經騎接戰墜馬為賊所執殺而噉之承貴隴右胡人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無大臣節上令窮治其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朕念將士暴露不安席食不甘味卿豈社稷臣也萬歲曰臣留爨醜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曰朕以卿為好人何乃官高祿重翻為國賊也顧有司曰明日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顯左衛大將軍元旻等進曰史萬歲雄略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為民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開皇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頭遣使問曰隋將為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敦煌成卒乎候騎曰是也遂頭聞之懼而去萬歲騎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積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為寇來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萬歲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言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謂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為信然令召萬歲時將士卒在朝稱冤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為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於上上大怒令左右搆殺之既而悔追之不及因下詔罪萬歲曰柱國太平公萬歲拔擢委任每總戎機往往以南寧逆亂令其出討而昆州刺史爨醜包藏逆心為民與患朕備有成勅令將入朝萬歲乃多受金銀違勅令住致爨醜尋為反逆更勞師放方始平定所司檢校罪合極刑捨過念功恕其性命年未久即復本官近復總戎進討蕃裔突厥達頭可汗領其兒眾欲相抗拒既見軍威便即奔退兵不血刃賊徒瓦解如此稱提國家盛事朕欲成其勳庸復加褒賞而萬歲定和通縛之日乃懷姦詐妄稱逆面交兵不以實陳懷反覆之方弄國家之法若竭誠立節心無虛罔者乃為良將至如萬歲懷詐要功便是國賊朝憲難虧不可再捨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惋惜之萬歲為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

劉方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尋以戰功拜上儀同高祖為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遲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為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

王長述

王長述京兆霸城人也祖黑魏太尉父慶遠周涇州刺史長述幼有儀範年八歲周太祖見而異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為不朽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封長安縣伯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舍人長述早孤少為祖所養及累居喪過禮有詔褒異之免喪襲封扶風郡公邑三千戶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從子謹平江陵有功增邑五百戶周受禪又增邑通前貴房兆俱為邊將名顯當時豈得不知何許人也豈多權略有武藝高祖初為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叛蠻平之拜柱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弗泊以備胡突厥數萬騎來掩之豈力戰累日眾寡不敵竟為虜所敗亡失數千人殺虜亦過當其後備邊數年每戰常大克捷擢驍勇善射高祖以其有將帥才每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禦寇寇數有功為陳人所憚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官至柱國白水郡公充隴西成紀人也少慷慨有英略開皇中頗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官至上柱國武陽郡公拜朔州總管甚有威名為虜所憚後有人譖其謀反徵還京師上誅怒之充性素剛遂憂憤而卒武通引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馳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每有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大將軍時堯項屢屢為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歷岷蘭二州總管以鎮之後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獫狁法尚軍不利武通率數千人為賊斷其歸路武通開府改封普寧縣公遷義州刺史尋從韋孝寬鎮玉壁城數與賊戰敵人憚之及平齊以軍功進授大將軍改封真鄉郡公拜左官伯賜雜綵三百匹奴婢二十口賜

李行

李行字拔豆遼東襄平人也父朔周太師行少專武藝開府改封普寧縣公遷義州刺史尋從韋孝寬鎮玉壁城數與賊戰敵人憚之及平齊以軍功進授大將軍改封真鄉郡公拜左官伯賜雜綵三百匹奴婢二十口賜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十九

王長述

子仲威爵浮陽郡公後歷安都二州刺史及王謙作亂詔管廟社進爵觀國公增邑通前五千戶未幾拜右武衛大將軍威餘卒官時年四十七贈司空蓋曰敬子世師嗣太子德慈在孝義傳時有玉城郡公王景賢虞熙公謝慶恩並官至上柱國大義公辛遵及其弟韶並官至柱國高祖以其俱佐命功臣特加崇貴親禮與仁恭數年朝廷將有事江南詔行於襄州道管戰船及大舉等事皆亡失云

元亨 元亨字德良一名孝才河南洛陽人也父李海魏司徒馮翊王遇周齊分隔李海遂任長安亨時年數歲與母李氏在洛陽齊神武帝以亨父在關西禁錮之其母則魏司空李冲之女也素有智謀遂詐稱凍餒請就食於禁錮齊人以其去關西向遠老婦弱子不以為疑遂許之李氏陰託大豪李長壽携亨及孤姪八人潛行草間得至長安周太祖見而大悅以亨功臣子甚優禮之亨年十二魏恭帝在儲宮引為交友釋褐千牛備身大統末襲爵馮翊王邑千戶授拜之日悲慟不能自勝俄遷通直散騎常侍歷武衛將軍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周閔帝受禪例降為公明武時歷隴州刺史御正大夫小司馬宣帝時為洛陽刺史高祖為丞相遇尉遲迥作亂洛陽人梁康那流水等舉兵應迥旬日之間眾至萬餘州治中王文舒潛與梁康那相結將圖亨陰知其謀乃選關中兵得二千人為左右執文舒斬之以兵襲擊梁康那流水皆破之高祖受禪徵拜太常卿增邑七百戶康那流本皆破之高祖受禪徵拜太常卿增邑七百戶在職八年風化大洽後以老病乞骸骨吏人詣闕上表請留臥治上嗟歎久之其年亨以篤疾重請還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歲餘卒於家時年卿可聚眾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違之罪又非唾面六十九諡曰宣

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代為會長隨魏南遷得至長安周太祖見而大悅以亨功臣子甚優禮之亨年十二魏恭帝在儲宮引為交友釋褐千牛備身大統末襲爵馮翊王邑千戶授拜之日悲慟不能自勝俄遷通直散騎常侍歷武衛將軍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周閔帝受禪例降為公明武時歷隴州刺史御正大夫小司馬宣帝時為洛陽刺史高祖為丞相遇尉遲迥作亂洛陽人梁康那流水等舉兵應迥旬日之間眾至萬餘州治中王文舒潛與梁康那相結將圖亨陰知其謀乃選關中兵得二千人為左右執文舒斬之以兵襲擊梁康那流水皆破之高祖受禪徵拜太常卿增邑七百戶康那流本皆破之高祖受禪徵拜太常卿增邑七百戶在職八年風化大洽後以老病乞骸骨吏人詣闕上表請留臥治上嗟歎久之其年亨以篤疾重請還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歲餘卒於家時年卿可聚眾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違之罪又非唾面六十九諡曰宣

杜整字皇甫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直閣將軍潁川太守父開渭州刺史整少有風采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守孝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太祖引為親信後事宇文護于中山公訓甚被親遇俄授都督明帝時為內侍上士累遷儀同三司拜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邑千戶入為勳曹中大夫高祖為丞相進位開府崔彭字子彭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股州刺史父謙周高祖加開府高祖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既平王謙謙耻與逆人同名因爾稱字高祖受禪以彥恭為左武侯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為公數年出為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以疾去職更人攀總行數百里不絕數歲卒於家時年七十子傑嗣

田仁恭字長貴平涼長城人也父弘周大司空仁恭性見仁有局度在周以明經為掌式中士後以父軍功賜爵陰子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兵曹後數載復以父功拜開府儀同三司遷中外府接從徵伐數有戰功改封襄武縣公邑五百戶從武帝平齊加授上開府進封浙陽郡公增邑二千戶拜州總管宣帝時進爵為門郡公高祖為丞相徵拜小司馬進位大將軍從韋李寬破尉遲迥於相州拜柱國高祖受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宴飲極歡賜殊厚奉

李徽字廣達朔方巖緣人也父和開皇初為柱國徵性剛毅有器幹偉容儀多武藝大家宰宇文護引為親信尋拜殿中司馬累遷奉車都尉護以徵謹厚有才具其禮之護于中山公訓為蒲州刺史護令徵以本官從焉未幾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賜爵同昌縣男邑三百戶從帝放晉州及帝班師徵與齊王憲屯鷄栖原齊王高緯以大事至憲引兵西上以避其鋒緯遣其驍將賀蘭豹子率勁騎蹙軍賴以獲全復從帝破齊師於汾北乘勝下高壁拔晉陽縣公邑千戶宣帝即位從帝幸寬略定淮南每為先鋒及淮南平即授淮南州刺史安集初附其歡心高祖受禪加上開府轉雲州刺史歲餘徵為左武衛將軍及晉王廣之鎮并州也朝廷妙選正人有文武才幹者為之寮佐上以徵前代舊臣數持軍旅詔徵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上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遠者乎其見重如此明年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上令衛王爽為元帥率眾擊之齊之世有同戰國中夏力分其來久矣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為計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為疑唯徵與成其計請與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沙鉢略因此屈膝稱藩未幾沙鉢略為阿拔所殺上疏請援以徵為行軍總管率精騎一萬赴之阿拔聞而遁去及軍還復領行軍總管屯平涼以備胡寇封安道郡公開皇十年進位柱國及晉王廣轉牧淮

隋書卷五十五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屬葛榮之亂徙家於幽彥性勇果善騎射仕周釋褐左侍上士後從柱國陸通擊陳將吳明徹於土州破之又擊叛蠻趙倉堤白楊二柵并斬其渠帥進平郢州賊帥樊志以戰功拜大都督尋遷儀同治隆山郡事明年拜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高祖為丞相從韋李寬擊尉遲迥於相州每戰有功賜物三千段奴婢三十口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為公後六歲徵為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與新義公韓擒相繼而進軍至南陵賊屯據江岸彥遣儀同樊子蓋率精兵擊破其柵獲船六百餘艘度江擊南陵城拔之擒其守將許翼

彭顧其騎士曰陳王不從詔徵可執也騎士因執而鎖

密有所道純從騎彭又曰將宜詔王可下馬純遽下

舍迎之察純有疑色恐不就徵因詐純曰王可避人將

強步願王降臨之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出傳

奴婢三十口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

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為公後六歲徵為左武衛將軍

進至新林與擒合軍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
位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之作亂也復
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之別解江州圍智慧餘黨往往
屯聚保投溪洞彥水陸兼進攻錦山陽父若石壁四洞
悉平之皆斬其渠帥賊李隨擁眾數千據彭山彥襲擊
破之斬隨傳其首又擊徐州宜豐二洞悉平之賜奴婢
百餘口拜洪州總管甚有治名歲餘雲州總管賀婁子
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翰林國之重鎮安得
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吾思可以鎮翰林者莫過杜
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突厥來寇彥輒擒斬之北夷畏
懼胡馬不敢至塞後數年朝廷復追錄前功賜子寶
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
州上以彥曉習軍旅令總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
管突厥復寇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是後猶恐為邊患
以彥素為突厥所憚復拜雲州總管未幾以疾徵還卒
時年六十子寶慶大業末文城郡丞

高勳

高勳字敬德渤海人齊太尉清河王岳之子也幼不
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為齊祖所愛年七歲襲爵清河
王十四為青州刺史歷右衛將軍領軍大將軍祠部尚
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樂安王性剛直有才幹甚為時
人所重斛律明月雅敬之每有征伐則引之為副遷侍
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為周師所敗勳奉太后歸鄴時
宦官放縱儀同荀子溢尤稱寵幸勳將斬之以徇太后
救之乃釋劉文殊竊謂勳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
如此勳攘袂曰今者西寇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
權致使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
文殊甚愧既至鄴勳後主五品已上家累悉置三臺
之上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北輩惜妻子必當死
戰可敗也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遁勳後殿為周軍所
得武帝見之與語大悅因問齊亡所由勳發言流涕悲
不自勝帝亦為之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為丞相
謂勳曰齊所以亡者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鄰境
宜善自愛勳再拜謝曰勳亡齊末屬世荷恩榮不能扶
危定傾以致淪覆既蒙復有恩幸已多况復濫叨名位
致速官謫高祖甚器之以勳檢校揚州事後拜楚州刺
史民安之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
以牛酒至破產業勳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乃
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七年轉光州刺史上取
陳五策又上表曰臣聞夷凶暴王者之懋功取亂侮
亡往賢之雅誥是以苗民逆命爰與兩階之舞有扈不
賁終召六師之伐皆所以寧一寓內匡濟羣生者也自
昔晉氏失馭天網絕維群凶於焉蟄起三方因而鼎立
陳氏乘其際運振起細微積項縱其長蛇竊據吳會叔
寶肆其昏虐毒被金陵數年已來荒涼滋甚化雞司旦
每戰有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

高勳

高祖為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詣高祖路經播所
年遷徐州總管時年逾七十表求致仕不許俄轉荆
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
刻慧躬行樸素以矯之風化大治會見人以鑿捕魚者
出網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
公鑿轉秦州總管煬帝即位為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
吐谷渾郡濱西境民苦勞役又遇帝西巡坐為道不整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儻有大
志善騎射膂力過人在周數從征伐位至柱國京兆尹
封長壽縣公邑千戶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為行軍總管
從元帥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擁勁兵拒
守睿以威為先鋒三王初聞不戰威令人嘗侮以激
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至
於是擒斬四千餘人進至開遠謙將趙儼眾十萬連營
三十里威鑿山通道自西嶺攻其背儼遂敗走追至成
都與謀大戰威將中軍及謙平進位上柱國拜瀘州總
管高祖受禪歷幽洛二州總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
北道行臺僕射後晉王軍府事數年拜青州總管賜
錢八十萬米五百石雜絲三百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
遣家奴於民間鬻蘆葦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
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朕
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修名
行唯利是視豈直孤負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問威曰
公所執笏今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憲無顏復執謹
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
法度功效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
史後封皖城郡公尋轉相州刺史卒官有子植大業中
至武黃郎將

高勳

乞伏慧字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
父纂金紫光祿大夫並為第一領民首長慧少慷慨有
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帝時為行臺左丞加蕩寇
將軍累遷右衛將軍太僕卿自承寧縣公封宜民郡王
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為王門二王稱為貴顯周武平
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飛右旅下大夫轉
熊渠中大夫高祖為丞相從韋孝寬擊尉於武陟所
當皆破授大將軍賜物八百段及平尉迥進位柱國賜
爵西河郡公邑三千戶賚物二千三百段請以官爵讓
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高祖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
俗民多姦慝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
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為寇抄慧於是嚴警烽燧
遠為斥候虜亦素憚其名竟不入境歲餘轉齊州刺史
得隱戶數千遷壽州總管其年左轉杞州刺史在職數

高勳

和洪
和洪汝南人也少有武力勇烈過人周武帝時數從征
伐以戰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
折李國立等聚眾為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
有武畧代善為刺史月餘擒公折國立皆斬首梟之餘
黨悉平從帝攻河陰力戰陷其西門帝壯之賞物千
段復從帝平齊進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邑八百戶拜
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擒吳明徹也洪有功焉加
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迥作亂相州以洪為行軍總
管從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迥遣兵圍懷州洪與總管
宇文述等擊走又破尉於武陟及平相州每戰有功
拜柱國封廣武郡公邑二千戶前後賜物萬段奴婢五
十口金銀各百挺牛馬百匹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高
祖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每歲徵入朝為
漕渠總管監轉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為北道

高勳

獨孤楷
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為柱國獨孤信所
擒配為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
謹厚便弄馬槊為宇文護執刀累轉車騎將軍其後數
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邑千戶拜右侍下大夫周末從
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高祖為丞
相進授開府每督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
汝陽郡公數歲遷右衛將軍仁壽初出為原州總管時
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
益州總管楷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
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至與樂去益州四十餘
里將反楷密令左右規所為楷不可犯而止楷在
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煬帝即位轉并州
總管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歷職二
代高風素望朕以鎮之無勞躬親簿領也遣其長子凌
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數載轉長平太守未視事而
卒諡曰恭子凌雲平雲彥雲皆不知名楷弟盛見誠節
傳

高勳

乞伏慧
乞伏慧字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
父纂金紫光祿大夫並為第一領民首長慧少慷慨有
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帝時為行臺左丞加蕩寇
將軍累遷右衛將軍太僕卿自承寧縣公封宜民郡王
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為王門二王稱為貴顯周武平
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飛右旅下大夫轉
熊渠中大夫高祖為丞相從韋孝寬擊尉於武陟所
當皆破授大將軍賜物八百段及平尉迥進位柱國賜
爵西河郡公邑三千戶賚物二千三百段請以官爵讓
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高祖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
俗民多姦慝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
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為寇抄慧於是嚴警烽燧
遠為斥候虜亦素憚其名竟不入境歲餘轉齊州刺史
得隱戶數千遷壽州總管其年左轉杞州刺史在職數

高勳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為普乃氏及居洛陽
改為周氏曾祖拔祖右六肱俱為北平王父恕延歷
行臺僕射南荆州總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
法度任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
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
每戰有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

高勳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為普乃氏及居洛陽
改為周氏曾祖拔祖右六肱俱為北平王父恕延歷
行臺僕射南荆州總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
法度任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
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
每戰有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

高勳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為普乃氏及居洛陽
改為周氏曾祖拔祖右六肱俱為北平王父恕延歷
行臺僕射南荆州總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
法度任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
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
每戰有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

高勳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為普乃氏及居洛陽
改為周氏曾祖拔祖右六肱俱為北平王父恕延歷
行臺僕射南荆州總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
法度任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
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
每戰有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

高勳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為普乃氏及居洛陽
改為周氏曾祖拔祖右六肱俱為北平王父恕延歷
行臺僕射南荆州總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
法度任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
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
每戰有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

高勳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為普乃氏及居洛陽
改為周氏曾祖拔祖右六肱俱為北平王父恕延歷
行臺僕射南荆州總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
法度任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
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
每戰有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

高勳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為普乃氏及居洛陽
改為周氏曾祖拔祖右六肱俱為北平王父恕延歷
行臺僕射南荆州總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
法度任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
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
每戰有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

高勳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為普乃氏及居洛陽
改為周氏曾祖拔祖右六肱俱為北平王父恕延歷
行臺僕射南荆州總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
法度任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
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
每戰有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

高勳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為普乃氏及居洛陽
改為周氏曾祖拔祖右六肱俱為北平王父恕延歷
行臺僕射南荆州總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
法度任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
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
每戰有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

高勳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為普乃氏及居洛陽
改為周氏曾祖拔祖右六肱俱為北平王父恕延歷
行臺僕射南荆州總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
法度任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
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
每戰有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

高勳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為普乃氏及居洛陽
改為周氏曾祖拔祖右六肱俱為北平王父恕延歷
行臺僕射南荆州總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
法度任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
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
每戰有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

高勳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為普乃氏及居洛陽
改為周氏曾祖拔祖右六肱俱為北平王父恕延歷
行臺僕射南荆州總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
法度任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
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
每戰有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

高勳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為普乃氏及居洛陽
改為周氏曾祖拔祖右六肱俱為北平王父恕延歷
行臺僕射南荆州總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
法度任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
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
每戰有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

行軍總管擊走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總管卒時年六十四
侯莫陳穎
侯莫陳穎字遵道代人也與魏南遷世為列將父崇魏

周之際歷職顯要官至大司空穎少有器量風神警發
為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父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

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王迥擊龍泉城叛胡與
柱國豆盧勣各帥兵分路而進穎擊龍泉城破其

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輒畧邊人為奴婢至是詔胡敢有
壓匪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為胡村所隱匿者

勳將誅之穎謂勳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
悉反但相迫脅為亂耳大兵臨之首亂者知懼脅從者

思降今漸加撫慰自可不戰而定如即誅之轉相驚恐
為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則

羣胡可安勳從之羣胡感悅爭來降附北土以安遷司
武加振威中大夫高祖為丞相拜穎州刺史會受禪竟

不行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俄拜延州刺史數年轉
陳州刺史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

屬陳將荀法尚陳紀降穎與行軍總管段文振度江安
集初附尋拜饒州刺史未之官遷潭州刺史甚有惠政

在職數年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將送者莫不流
涕因相與立碑頌清德未幾檢校汾州事俄拜邢州

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穎為第
一高祖嘉歎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

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以嶺南刺史入朝及進
見上與穎言及平生以為歡笑數日進位大將軍拜桂

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賜物而遣之及到官大崇恩信
民夷悅服溪洞生越多來歸附煬帝即位穎兄梁國公

芮坐事徙邊朝廷恐穎不自安徵歸京師數年拜恒山
太守其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穎前在桂州有惠政

為南土所信伏復拜南海太守後四歲卒官諡曰定子
虔會最知名

史臣曰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
高勳死亡之際志氣慷慨然彼姦邪致茲餘慶余朱啟

切有權奇終能止足崇基堅而復構不亦仁且智乎周
播以質實見知獨孤以恤人流譽乞伏慧能以國讓侯

莫陳所居治理或知牧人之道或踐仁義之路皆有可
稱焉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並結髮登朝出入三代

終享祿位不夭性論蓋其任心而行不為矯飾之所致
也

帝平齊以留守功增邑六百戶進位儀同三司勳吏部
薛貴字紹玄河東汾陰人也父端周蔡州刺史貴少聰

穎下之遷小吏部大夫增邑七百戶樂工上士王神歡
者嘗以賂自進家宰宇文護羅為計部下大夫愷諫曰

古者登高能賦可為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
出自樂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摺紳並列實

恐惟鶴之刺聞之外境譏竟寢其事建德中增邑二百
戶歲餘轉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

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
向奉明勅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

禮部大夫為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為
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四年秋李穆攻拔軹關柏崖

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悅曰愷愷文章大進苟景
情故是令君之子尋授襄州總管司錄轉治中大夫象元

年徵拜東宮大夫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
吏部侍郎進爵為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

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帝嘉愷有吏幹賜錢二十萬并
資雜絲三百匹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寮以愷為

上愷固讓不敢受高祖曰吏部勤幹舊所聞悉今者上
考會議攸同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

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
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上以愷屬吏

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尉遲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
人曲相薦達累轉為海州刺史又吏部預選者甚多愷

不即授官皆任色而遺威之從父弟微肅二人並以鄉
正徵詣吏部微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擊蹇才用

無算愷以威故投朝請即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
曰愷敢將天官以為私惠愷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

通事舍人蘇夔為舍人夔即蘇威之子臣以夔未嘗遷
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蘇威之子朝

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微身侍至所不知者便行朋附姦
臣之行也於是除名為百姓未幾卒于家自周氏以降

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
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子義恭嗣

令狐熙
令狐熙字長熙煨人也代為西州豪右父整仕周官
至大將軍始豐二州刺史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

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羣
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為吏部上

士尋授都督輔國將軍轉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
母憂去職殆不勝喪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

絕嗣吾今見存汝又復立何得過爾毀頓胎吾憂也熙
自是稍加餽服服闋除小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

有聞其哭聲莫不為之下泣河陰之役詔令墨緣從事
還授職方下大夫夔爵彭陽縣公邑二千一百戶及武

帝平齊以留守功增邑六百戶進位儀同三司勳吏部
薛貴字紹玄河東汾陰人也父端周蔡州刺史貴少聰

穎下之遷小吏部大夫增邑七百戶樂工上士王神歡
者嘗以賂自進家宰宇文護羅為計部下大夫愷諫曰

古者登高能賦可為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
出自樂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摺紳並列實

恐惟鶴之刺聞之外境譏竟寢其事建德中增邑二百
戶歲餘轉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

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
向奉明勅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

禮部大夫為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為
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四年秋李穆攻拔軹關柏崖

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悅曰愷愷文章大進苟景
情故是令君之子尋授襄州總管司錄轉治中大夫象元

年徵拜東宮大夫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
吏部侍郎進爵為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

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帝嘉愷有吏幹賜錢二十萬并
資雜絲三百匹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寮以愷為

上愷固讓不敢受高祖曰吏部勤幹舊所聞悉今者上
考會議攸同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

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
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上以愷屬吏

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尉遲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
人曲相薦達累轉為海州刺史又吏部預選者甚多愷

不即授官皆任色而遺威之從父弟微肅二人並以鄉
正徵詣吏部微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擊蹇才用

無算愷以威故投朝請即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
曰愷敢將天官以為私惠愷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

通事舍人蘇夔為舍人夔即蘇威之子臣以夔未嘗遷
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蘇威之子朝

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微身侍至所不知者便行朋附姦
臣之行也於是除名為百姓未幾卒于家自周氏以降

州為智州德州為羅州東寧為融州上皆從之在職數
年上表曰臣忝寄嶺表四載于茲犬馬之年六十有一

才輕任重愧懼深常願收拙避賢稍免官謫然所管
遐曠綏撫尤難雖近能頓革夷風願亦漸識皇化但臣

風患消渴比更增甚筋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壯齒猶
不如人况今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優詔

不許賜以醫藥熙奉詔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
欲為亂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

訟熙受佛子賂而捨之上聞而固疑之既而佛子反問
至上下怒以為信然遣使者鎖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

不得志行至永州憂憤發病而卒時年六十三上怒不
成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願陛下詳之

解於是沒其家財及行軍總管劉方擒佛子送於京師
言熙實無賊貨上乃悟於是召其四子聽預仕焉少子

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以為別隊從帝攻拔晉州

宇文啟
宇文啟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力

觀魏鉅鹿太守父瑛周宕州刺史啟慷慨有大節博學

多通仕周為禮部上士嘗奉使鄆至國及黑水龍涸諸

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修定五禮書成奏之

賜公田十二頃粟百石累遷少吏部攝八人為縣令皆

有異績時以為知人轉內史都上士武帝將出兵河陽

以伐齊謀及臣下啟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葉雖曰

無道藩屏之寄尚有其人今之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衝

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

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啟計啟於

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後從帝平齊以功拜賜物三百段開皇中熙州李英林聚眾反署置百官以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為我覓一好左丞遂私於汪長安與同輩楊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為詞上儀同封武威縣公邑千五百戶賜物千五百段奴婢衛為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人討平之拜開府賜奴婢百五十口馬牛羊千餘頭拜司州總管司錄宣帝嗣位一百三十口物五百段金銀雜畜稱是及王為皇太子所言奏之達竟以獲罪卒拜汪為尚書左丞汪明習法美之未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宋遷左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肅帝命侯莫陳昶率兵擊之昶為監軍敬謂昶曰點虜之勢來如激矢去若絕絃若欲追躡良為難及且宜選精騎直趨祈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阻復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緩轡追討何慮不及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遂此路其上也策也昶不能用之西取合黎大軍行運虜已出塞其年敬又率兵從梁士彥攻拔壽陽尋改封安樂縣公增邑六百戶賜物六百段加以口馬除滄州刺史俄轉南司州刺史後司馬消難之奔陳也敬追之不及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衛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虜獲三千人除黃州刺史尋轉南定州刺史開皇初以前功封平昌縣公加邑一千二百戶入為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詔敬持節安集之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為百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寶榮定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役楊素出信州道令敬持節為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之破陳將呂仲肅也敬有謀焉加開府擢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敬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觀者屬目上大悅顧謂侍臣曰朕今親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於是頒賜各有所差時朝廷以晉陽為重鎮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敬有文武幹用出為并州長史俄以父艱去職尋詔起之十八年遠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領行軍總管軍還之後歷朔代吳三州總管皆有能名煬帝即位徵拜刑部尚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歲餘復拜刑部尚書尋轉禮部尚書敬既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勸親人規衛所為八年帝自遼東還都衛妾言衛怨望諂遠略敬謂高顯曰昔周天元好聲色而國亡以今方之訕朝政竟賜盡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竟坐誅死時年六十二天下冤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為尚書孝經注行於時有子儉

張衡

楊汪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也祖寔魏河陽太守父光周萬州刺史衡幼慎志尚有骨鯁之風年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思為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驚與輿相切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略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高祖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為河北行臺衛歷刑高祖居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高祖受禪賜爵平部度支二曹郎後以臺廢拜并州總管掾及王轉牧揚州復為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事之奪宗之計多衡所建也以母憂去職歲餘起授揚州總管司馬長史每聽政之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數年高祖

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設其諱以尊漢周周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為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書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賢聖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後復追諡止於三王此即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族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遠堯舜憲章越周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決泐濁之水復去隄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為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座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緝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定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諡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日臣以為南巢桀亡牧野紂滅斬以黃鉞懸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貽將來者也而太武獻文並皆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況復兵交御坐矢及王屋而可隱沒者乎今所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閉昭殺逐丘明據實敘於經下況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曰周道陵遲不勝其載楚子親問九鼎吳人來徵百牢無君之心實彰行路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曰聘使來往略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諸國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其五曰壺遂發問馬遷蒼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與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敘欽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焉堯舜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以來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諺哉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為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而述之觀曄此言豈直非聖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旨孫盛自謂鑽仰具體而放之魏收云魯史既修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由地非企及雖復遜辭畏聖亦未思紀傳所由來

也濬又以為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為立論計在身行述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作同銘頌重敘唯覺繁文累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君子曰者無非甚恭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善之未幾卒時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信言頗知名濬弟彥玄有文學歷揚州總管府記室涪州司馬有子滿行

陸爽 侯白

陸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也祖順宗魏南青州刺史父爽之齊霍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年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為主簿擢殿中侍御史俄兼治書廳中書侍郎及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陽休之袁叔德等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高祖受禪轉太子內直監尋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常令迎勞開皇十一年卒官時年五十三贈上儀同宣州刺史賜帛百匹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為洗馬嘗奏高祖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云我孫名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爽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悅不恃威儀好為諷刺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揚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高祖聞其名召與語甚悅之令於秘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祖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杜臺卿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衛尉卿臺卿少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仕齊奉朝請歷司空西閣祭酒司徒戶曹著作郎中書黃門侍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齊歸于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之為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臺卿患聾不堪吏職請修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請致仕勅以本官還第數載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有兄蕪學業不如臺卿而幹局過之仕至開州刺史子公瞻少好學有家風卒於安陽令公瞻子之松大業中為起居舍人

辛德源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積尚書右丞德源沉靜好學年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少有重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見德源並虛禮禮敬因同薦之於文宣帝起家奉朝請後為兼員外散騎侍郎梁使副後歷馮翊華山二王記室中書侍郎劉暹上表薦德源曰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雅器必能效節一官聘足千里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比部郎中復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陳及還待詔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迴作亂以為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文多不載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為交結恐其有姦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歲餘而還德源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聞其名而引之居數歲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臣並學涉有文義

柳晉 柳晉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侯梁侍中父暉都官尚書晉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釋褐著作佐郎後蕭齊據荊州以為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通直散騎常侍尋遷內史侍郎以無吏幹去職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晉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晉為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為庾信體及見晉已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晉為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待每召入臥內與之宴謔晉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又嗜酒言雜諧語由是彌為太子之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為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太悅賞賜優洽儕輩莫與為比煬帝嗣位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與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晉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為歡笑從幸揚州遇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諡曰康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梁太子中庶子始平天門二郡守散騎常侍父亨仕梁至給事黃門侍郎在陳歷羽林監太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善心九歲而孤為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問輒能誦記多聞默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備通涉高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稱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許留紫雲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宣納明曰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復與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早馬二十四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閣高祖召百官賜醴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臣聞觀象則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雨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風司鳳之后玉錘玉斗而降金版金騰以傳並陶治性靈含煦動植助玄珠於赤水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氣氤嘉賦集馳聲南董越響雲韶粵我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太極負鳳凰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指不肅清焉喉鈴啓閉括地復夏截海窮商就望體其尊登咸昌其會縣區浹字遐至邇安騰實飛聲直暢傍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之樂綴兆總章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土字民心為百姓月樓日浴熱寒門吹呼韓北場類勒狼居之岫愬慎南境近表不附之城故使天弗愛道地寧各寶川岳展異幽明効靈狶游潁團膏嫩體半景青赤孽歷虧盈足履懷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若此升隆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云亭佇白檢之儀致治成功柴燎靡玄珪之告雖奉常定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斯乎七十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斯乎七十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梁太子中庶子始平天門二郡守散騎常侍父亨仕梁至給事黃門侍郎在陳歷羽林監太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善心九歲而孤為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問輒能誦記多聞默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備通涉高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稱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許留紫雲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宣納明曰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復與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早馬二十四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閣高祖召百官賜醴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臣聞觀象則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雨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風司鳳之后玉錘玉斗而降金版金騰以傳並陶治性靈含煦動植助玄珠於赤水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氣氤嘉賦集馳聲南董越響雲韶粵我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太極負鳳凰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指不肅清焉喉鈴啓閉括地復夏截海窮商就望體其尊登咸昌其會縣區浹字遐至邇安騰實飛聲直暢傍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之樂綴兆總章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土字民心為百姓月樓日浴熱寒門吹呼韓北場類勒狼居之岫愬慎南境近表不附之城故使天弗愛道地寧各寶川岳展異幽明効靈狶游潁團膏嫩體半景青赤孽歷虧盈足履懷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若此升隆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云亭佇白檢之儀致治成功柴燎靡玄珪之告雖奉常定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斯乎七十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梁太子中庶子始平天門二郡守散騎常侍父亨仕梁至給事黃門侍郎在陳歷羽林監太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善心九歲而孤為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問輒能誦記多聞默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備通涉高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稱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許留紫雲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宣納明曰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復與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早馬二十四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閣高祖召百官賜醴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臣聞觀象則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雨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風司鳳之后玉錘玉斗而降金版金騰以傳並陶治性靈含煦動植助玄珠於赤水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氣氤嘉賦集馳聲南董越響雲韶粵我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太極負鳳凰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指不肅清焉喉鈴啓閉括地復夏截海窮商就望體其尊登咸昌其會縣區浹字遐至邇安騰實飛聲直暢傍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之樂綴兆總章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土字民心為百姓月樓日浴熱寒門吹呼韓北場類勒狼居之岫愬慎南境近表不附之城故使天弗愛道地寧各寶川岳展異幽明効靈狶游潁團膏嫩體半景青赤孽歷虧盈足履懷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若此升隆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云亭佇白檢之儀致治成功柴燎靡玄珪之告雖奉常定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斯乎七十

雍丘之祠三人平東之府並旁觀迴賜事隨人微奚足稱矣抑又聞之不剝割卵則驚鳳馴鳴不澆浸焚源則蟠龍盤蛇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浮潛育德臣而奉綸綍垂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李皮僻處西土陸機少長東隅微臣慙於往賢逢時盛乎曩代輒竭庸瑣敢獻頌云大素式肇大德資生功玄不器道要無名質文鼎革弘習因成祥圖瑞史赫赫明明天保定於鍊我君武義通武文教惟文橫塞宇宙旁擬射紛軒物重造姚風再薰煥發王策昭彰帝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山吐秘河靈孕寶黑羽升壇青鱗伏阜丹鳥流火白雉從風樓阿德劬鳴岐祚隆未如神節近賀王宮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荀文表白節節奇音行行瑞跡化玉麟展銜環陸戰上天之命明神所格程應在旃伊臣預焉承緝韋素方流管絃頌歌不足踴儻無宜臣拜稽首億萬斯年頌成奏之高祖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且召公等入道述此事善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丞于時祕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為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又奏追李傅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祕書丞黃門並如故四年留守京師高祖崩于仁壽宮煬帝祕喪不發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嚴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官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為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為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為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攝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為虛善心以為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關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始一月方始翻覆奏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之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罪之奏後數月述語善心曰陳叔寶善心與周羅暉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為祭文謂為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帝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之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即降帝二年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件旨免官其年復徵為守給事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敘傳即九年攝左翊衛長史從度遠授建節尉尉帝嘗言及高論述一卷各一快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

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勅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及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述制作之意曰謹案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靈有人民焉樹之君長有貴賤矣為其宗極保上天之聰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太方振長策咸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一致革命初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述黃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讓貫昂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泊辨方正位論時訓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構機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難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襲五勝相洽俱稱百谷之王並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速有梁之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曆拯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帝之獨道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為稱首屬陰戎入頽羯胡侵洛沸騰驟三季所未開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廓廟有序窮成孤兔之場珪角有儀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在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為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日錄注為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壁皆殘不準無所盜惟囊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阮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為史官補闕拾遺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荷薪構大建之末頓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油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屬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顏退屏無所交遊棲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陋未學恭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績積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值本邑淪覆化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後焚蕩今止有六十八卷在又並缺落失次自入京已來隨見補苴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為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臣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敘傳功過無隱者皆爾文博本為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

名業者並善心補闕別為敘論一篇託于敘傳之末十於世年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國門攝左親衛武貴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郡追敘前勳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即十四年化及弒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反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負氣命捉將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因遂害之時年六十一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高陽縣公諡曰文節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知之勅尚食每獻時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 博陵李文博性貞介鍾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詠開皇中為羽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即抄撰記錄如選用疎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後直秘書內省典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之絕而清操逾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憚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畧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後出為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為司隸大夫遇之於東都尚書省甚嗟憐之遂奏為從事因為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為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請房玄齡相送於衢路玄齡謂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為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為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混濁雖日免十貪鄙守亦何所益其譬直疾惡不知忌諱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混濁雖日免十貪鄙守亦何所益其譬直疾惡不知忌諱

唐特進臣魏徵上 隋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四 煬三子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子燕王 齊王暕蕭續生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高祖嘗謂曰當為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為河南王仁壽初徙為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後三年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維陽宮昭留守京師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為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弩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有深嫌可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惟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者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維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為祟未幾而薨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為哀冊文曰維大業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皇太子薨于行宮粵三年五月庚辰朔六日將遷座于莊陵禮也蟬綽宵載鶴開曉肅肅文物以具陳儼寶從其如昔皇帝悼離方之就嗚嗟震官之屬象顧守器以長懷臨登饒綽離方之就嗚嗟震官之屬象顧守器以長懷臨登饒綽

而與想先遠戒日占謀允從庭寔徵祖階祀收重抗銘旌以啓路動徐輪於振容揆行度名累德彰諡爰諸史冊式遵典志俾清哲之椒猷播長久乎天地其辭曰宸基峻極帝緒會昌體元翼聖儀耀重光氣秀春陸神華少陽居周軼誦處漢韜莊有維生知誕膺惟睿性道解日幾深綺歲降迹大成俯情多藝樹親建國命懿作藩威蕤先路為奕渠門庸服有紀分器惟尊風高楚殿雅盛梁園容后膺儲天人叶順本茂條遠基崇體峻改王參墟奄有唐晉在貴能謙居沖益慎封畿千里閭闔九重神州王化禁旅軍容瞻言偃草高視折衝惟展清祕

重神州王化禁旅軍容瞻言偃草高視折衝惟展清祕

親賢允屬泛景鳳瀾飛華鳴玉揮翰泉涌敷言藻縟式是便煩思謀啓沃洪惟積德豐衍繁祉粵自天孫光升元子綠車連事翠纓奉祀肅穆滿容儀形讓齒禮樂交暢愛敬兼資優游養德恭已承儀南山聘隱東序尊師皆為臣妾加以實服畢集靈瑞咸作樂制禮移風易有粹神儀深穆其度顯顯觀德溫溫審論灼戒齊箴留連主賦入監出撫日就月將沖情玉裕令問金相宜經景福永作元良神理真漢天道難究仁不必壽善或愆祐遠瑤山之頹壞忽桂宮之毀構痛結幽明悲纏宇宙勸皇情之深憫懼其倏其如疾嗚呼哀哉迴環氣朔在再居諸沾零露於瑤圃下申霜於玉除夜漏盡兮空階有也判賊臣逆子無世無之至如字文化及世傳庸品曙曉月懸兮帷殿虛鳴呼哀哉將寧南嶺長遠望苑渡其父述往屬時來早霽厚遇賜以婚媾置之公輔位尊涓渙於造舟遵長平之修坂望鶴駕而不追願龍樓而九命祿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嶽之恩未潛楚之幽深霏夕煙而稍起慘落景而將沈聽哀挽之悽楚雜灌木之悲吟粉粉徒御而流袂歎纓弁以霑衿嗚呼哀哉九地黃泉于年白日雖金石之能久終天壤乎長畢敢圖芳於篆素永飛聲而騰實帝深悼悼有三入常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倭小劉良娣生越王侗

燕王倭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非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以奇之宇文化及弒逆之際倭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銜千牛宇文島等穿芳林門側木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等中惡命縣俄頃請得而辭死無所恨冀以見帝為司官者所過竟不得聞俄而難作賊所害時年十六

趙王侗字仁謹美姿儀性寬厚大業二年立為越王帝每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作亂之際與民部尚書樊子蓋拒之及玄感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復留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攝民部尚書右武衛將軍軍皇南無逸等總留臺事宇文化及弒逆也文都等議以侗元德太子之子屬最為近於是乃共尊立大赦改元曰皇泰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為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娣為皇太后以段達為納言右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亦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內史左驍衛大將軍者士庶唯天璽孔殷祐我宗社德光感義俱會朕心臬盧楚亦內史令皇南無逸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彥元兇策勳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兵衛軍機並受文懿內史侍郎趙長文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為金書鐵魏公節度密見使者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密遂東券威之宮掖于時維陽稱段達等為七貴未幾宇文化及立泰王子浩為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迎黨郭文懿趙長文等為世充所殺皇南無逸遁歸長安世侗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遣使請降侗大悅禮其甚厚即拜密為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室陸士季謀圖世充事不果而止及世充破李密眾望

益歸之遂自為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何不能禁也段達雲定與等十人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揖讓告禮唐虞之迹侗聞之怒曰天下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積宣上代或勤王立節身軀軒冕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神色悚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充更使人謂侗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何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充僭偽號封為潞國公邑五千戶月餘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世並見世充兄世暉因勸世充害侗以絕民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齋鳩詰侗所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願不生育帝王尊貴之家於是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之世充偽諡為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暕小字阿孩美姿儀疎眉目少為高祖所愛開皇中立為豫章王邑千戶及長頗涉經史九工騎射初為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治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增邑四千戶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為軍導尋轉豫州牧俄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勅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調頃頃道路暕頗驕恣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表該皇南無逸陳狹仲錡陳智偉等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藏隱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樞密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於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言言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於帝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為暕左右所過歌不得前帝於是發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翽幸於暕連禁將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出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十餘大索暕第因窮治其事暕妃韋氏者民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遂產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酬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為歡樂召相工令編視後庭相工指妃姊

日此產子者當為皇后王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暕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為厭勝之事至是事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暕府寮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穉帝謂侍臣曰朕唯有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貴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武貴輒奏之帝亦常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及帝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生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意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暕帝聞顧謂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其見暕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暕暕時尚卧未起賊既進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猶謂帝命捕之因曰詔使且疑兒不負國家賊於是曳至街而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竟不知殺者為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為隋王中國人沒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為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歸于大唐授員外散騎侍郎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拜河南尹從幸淮南詔行江都太守事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常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當灸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灸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竟為其停灸由是九愛之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賊斬之於帝前血滴御服時年十二

史臣曰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惰故煬帝疎而忌之心無父子之親親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今趙及燕越皆不得其死悲夫

隋書卷五十九考證

斗按恭皇帝已入帝紀此本無傳今刪燕王倭越王侗俱係元德太子昭之子亦不當列於前今移注元德太子昭之下乃與傳次相合

史記封禪書祠黃帝用一鳥破鏡注鳥名食母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顏氏家訓吳均集有破鏡賦

隋書卷六十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二十五

崔仲方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也祖孝芬魏荊州刺史父

宣猷周小司徒仲方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年十五周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
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無恩不能自立上覽而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
是與高祖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為晉公宇文護參軍事因面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雜綵五百段進位
尋轉記室遷司玉大夫與斛斯微柳敏等同修禮律後開府而遣之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為行軍總管率兵與
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邑三百戶時武帝陰有滅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
之與少內史趙芬制定格式尋從帝攻晉州齊之亞四鄰望方涉題干彌小鐵圍山白男王弱水等諸部悉
將崔景嵩請為內應仲方與段文振等登城應接遂下平賜奴婢一百三十口黃金三十斤雜物稱是仁壽初
晉州語在文振傳又令仲方說翼城等四城下之授儀授代州總管在職數年被徵入朝會上崩漢王諒餘黨
同進爵范陽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鄭公王軌禽陳將據呂州不下場帝令周羅喉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
吳明徹於呂梁仲方計策居多宣帝嗣位為少內史奉代總其眾月餘拔之進位大將軍拜民部尚書尋轉禮
使淮南而還會帝崩高祖為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部尚書後三載坐事免尋為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
懼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並嘉納之又見眾望有歸陰勸高祖應天命高祖從之及受禪
上召仲方與高祖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為金行後六子民壽官至定陶令
魏為水周為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幟並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
請依漢魏之舊上皆從之進位上開府尋轉司農少卿進爵安固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
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餘七百七十里明年上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
邊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期起為魏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
開皇六年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實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
景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為衝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
陳顛頊之族為水故歲在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公九年陳災神龜曰歲五及鴉
火而後陳亡楚剋之楚祝融之後也為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顛頊雖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鴉火之歲
陳族再亡戊午之年鳩虞運盡語述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為隋與楚同分楚是火
正午為鴉火未為鴉首申為實沈酉為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
不疑臣謂午未申酉正是數極蓋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強國富動植迴心人神叶
契陳既主昏於上民謫於下險無百二之固眾非九國之師夏竦殷辛尚不能立獨此鳥夷而稽天討伏度朝
廷自有宏謀但芻蕘所見莫申登燭今唯須武昌已下斬和淶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荆基
鄂等州連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州公
安巴陵隱磯夏首新口益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
將即須擇便橫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誰

仲文懼生變因謂之日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鄰羣寇北捍旄頭內外
能竭誠必心無貳仲文在京三日頗見三善以此為觀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為鄰式
非尋常人也所日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過蠻貊鎮級蜀道臣兄顛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勦
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
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求作罪丞相責服廟庭翼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倚
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鈞陳之側合門誠款翼有可明伏
也折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瑒與迴將劉子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上
昂劉洛德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陽去梁郡七里讓覽表并翼俱釋之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
擁眾數萬仲文以嘉師挑戰悉眾來拒仲文偽北讓覽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遼虜
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覽生獲五千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計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
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逃走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
仲文追擊禽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蓼陽道趨那頓山至護軍川北與虜相遇可汗見仲文軍容
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敝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齊肅不戰而退仲文率精騎五千踰山追之不及而還
恐食列陳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上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勤錄省中事其
戰竟而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所發勇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高上每憂轉運不
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渠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
為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陳之役拜行軍總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鄂州刺
同房勁禮讓以餘眾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許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
昌仲文許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令仲文以兵納之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
未能卒至方樞牛享士仲文知其急選精騎襲之一日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踰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
便至遂拔城武迴將席毗羅眾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
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迴旗幟還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場帝即位遷右翊衛大將軍
州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為禮讓乃出迎謁參掌文武選事後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
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皆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
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
絕矣眾皆稱善於是毗羅特眾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纒合伏兵發俱曳柴
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纒合伏兵發俱曳柴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纒合伏兵發俱曳柴
鼓譟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沫水而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
死為之不流獲檀讓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歷榮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關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
高祖引入臥內宴享極歡賜雜絲千餘段妓女十人拜戰破賊文德遣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
杜國河南道大行臺屬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
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
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尉迴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瞻枕
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大將軍臣萬戶臣不顧妻子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為將也見天子軍容不
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變此決在一入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
膽馳赴關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節度故有此言由
南兗寇狼顧鴨張臣以羸兵入干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
梁郡破檀讓於蓼陽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
亳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十萬之眾一戰土崩河南羣聚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患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
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二十卷有子九

仲文懼生變因謂之日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鄰羣寇北捍旄頭內外
能竭誠必心無貳仲文在京三日頗見三善以此為觀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為鄰式
非尋常人也所日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過蠻貊鎮級蜀道臣兄顛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勦
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
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求作罪丞相責服廟庭翼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倚
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鈞陳之側合門誠款翼有可明伏
也折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瑒與迴將劉子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上
昂劉洛德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陽去梁郡七里讓覽表并翼俱釋之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
擁眾數萬仲文以嘉師挑戰悉眾來拒仲文偽北讓覽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遼虜
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覽生獲五千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計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
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逃走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
仲文追擊禽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蓼陽道趨那頓山至護軍川北與虜相遇可汗見仲文軍容
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敝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齊肅不戰而退仲文率精騎五千踰山追之不及而還
恐食列陳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上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勤錄省中事其
戰竟而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所發勇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高上每憂轉運不
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渠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
為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陳之役拜行軍總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鄂州刺
同房勁禮讓以餘眾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許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
昌仲文許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令仲文以兵納之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
未能卒至方樞牛享士仲文知其急選精騎襲之一日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踰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
便至遂拔城武迴將席毗羅眾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
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迴旗幟還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場帝即位遷右翊衛大將軍
州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為禮讓乃出迎謁參掌文武選事後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
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皆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
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
絕矣眾皆稱善於是毗羅特眾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纒合伏兵發俱曳柴
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纒合伏兵發俱曳柴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纒合伏兵發俱曳柴
鼓譟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沫水而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
死為之不流獲檀讓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歷榮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關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
高祖引入臥內宴享極歡賜雜絲千餘段妓女十人拜戰破賊文德遣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
杜國河南道大行臺屬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
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
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尉迴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瞻枕
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大將軍臣萬戶臣不顧妻子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為將也見天子軍容不
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變此決在一入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
膽馳赴關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節度故有此言由
南兗寇狼顧鴨張臣以羸兵入干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
梁郡破檀讓於蓼陽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
亳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十萬之眾一戰土崩河南羣聚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患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
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二十卷有子九

仲文懼生變因謂之日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鄰羣寇北捍旄頭內外
能竭誠必心無貳仲文在京三日頗見三善以此為觀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為鄰式
非尋常人也所日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過蠻貊鎮級蜀道臣兄顛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勦
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
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求作罪丞相責服廟庭翼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倚
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鈞陳之側合門誠款翼有可明伏
也折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瑒與迴將劉子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上
昂劉洛德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陽去梁郡七里讓覽表并翼俱釋之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
擁眾數萬仲文以嘉師挑戰悉眾來拒仲文偽北讓覽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遼虜
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覽生獲五千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計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
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逃走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
仲文追擊禽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蓼陽道趨那頓山至護軍川北與虜相遇可汗見仲文軍容
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敝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齊肅不戰而退仲文率精騎五千踰山追之不及而還
恐食列陳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上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勤錄省中事其
戰竟而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所發勇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高上每憂轉運不
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渠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
為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陳之役拜行軍總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鄂州刺
同房勁禮讓以餘眾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許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
昌仲文許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令仲文以兵納之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
未能卒至方樞牛享士仲文知其急選精騎襲之一日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踰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
便至遂拔城武迴將席毗羅眾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
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迴旗幟還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場帝即位遷右翊衛大將軍
州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為禮讓乃出迎謁參掌文武選事後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
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皆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
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
絕矣眾皆稱善於是毗羅特眾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纒合伏兵發俱曳柴
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纒合伏兵發俱曳柴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纒合伏兵發俱曳柴
鼓譟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沫水而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
死為之不流獲檀讓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歷榮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關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
高祖引入臥內宴享極歡賜雜絲千餘段妓女十人拜戰破賊文德遣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
杜國河南道大行臺屬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
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
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尉迴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瞻枕
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大將軍臣萬戶臣不顧妻子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為將也見天子軍容不
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變此決在一入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
膽馳赴關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節度故有此言由
南兗寇狼顧鴨張臣以羸兵入干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
梁郡破檀讓於蓼陽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
亳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十萬之眾一戰土崩河南羣聚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患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
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二十卷有子九

仲文懼生變因謂之日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鄰羣寇北捍旄頭內外
能竭誠必心無貳仲文在京三日頗見三善以此為觀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為鄰式
非尋常人也所日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過蠻貊鎮級蜀道臣兄顛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勦
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
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求作罪丞相責服廟庭翼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倚
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鈞陳之側合門誠款翼有可明伏
也折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瑒與迴將劉子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上
昂劉洛德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陽去梁郡七里讓覽表并翼俱釋之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
擁眾數萬仲文以嘉師挑戰悉眾來拒仲文偽北讓覽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遼虜
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覽生獲五千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計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
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逃走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
仲文追擊禽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蓼陽道趨那頓山至護軍川北與虜相遇可汗見仲文軍容
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敝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齊肅不戰而退仲文率精騎五千踰山追之不及而還
恐食列陳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上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勤錄省中事其
戰竟而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所發勇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高上每憂轉運不
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渠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
為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陳之役拜行軍總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鄂州刺
同房勁禮讓以餘眾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許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
昌仲文許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令仲文以兵納之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
未能卒至方樞牛享士仲文知其急選精騎襲之一日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踰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
便至遂拔城武迴將席毗羅眾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
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迴旗幟還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場帝即位遷右翊衛大將軍
州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為禮讓乃出迎謁參掌文武選事後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
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皆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
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
絕矣眾皆稱善於是毗羅特眾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纒合伏兵發俱曳柴
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纒合伏兵發俱曳柴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纒合伏兵發俱曳柴
鼓譟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沫水而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
死為之不流獲檀讓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歷榮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關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
高祖引入臥內宴享極歡賜雜絲千餘段妓女十人拜戰破賊文德遣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
杜國河南道大行臺屬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
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
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尉迴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瞻枕
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大將軍臣萬戶臣不顧妻子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為將也見天子軍容不
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變此決在一入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
膽馳赴關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節度故有此言由
南兗寇狼顧鴨張臣以羸兵入干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
梁郡破檀讓於蓼陽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
亳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十萬之眾一戰土崩河南羣聚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患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
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二十卷有子九

仲文懼生變因謂之日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鄰羣寇北捍旄頭內外
能竭誠必心無貳仲文在京三日頗見三善以此為觀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為鄰式
非尋常人也所日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過蠻貊鎮級蜀道臣兄顛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勦
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
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求作罪丞相責服廟庭翼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倚
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鈞陳之側合門誠款翼有可明伏
也折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瑒與迴將劉子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上
昂劉洛德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陽去梁郡七里讓覽表并翼俱釋之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
擁眾數萬仲文以嘉師挑戰悉眾來拒仲文偽北讓覽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遼虜
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覽生獲五千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計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
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逃走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
仲文追擊禽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蓼陽道趨那頓山至護軍川北與虜相遇可汗見仲文軍容
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敝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齊肅不戰而退仲文率精騎五千踰山追之不及而還
恐食列陳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上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勤錄省中事其
戰竟而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所發勇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高上每憂轉運不
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渠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
為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陳之役拜行軍總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鄂州刺
同房勁禮讓以餘眾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許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
昌仲文許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令仲文以兵納之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
未能卒至方樞牛享士仲文知其急選精騎襲之一日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踰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
便至遂拔城武迴將席毗羅眾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
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迴旗幟還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場帝即位遷右翊衛大將軍
州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為禮讓乃出迎謁參掌文武選事後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
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皆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
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
絕矣眾皆稱善於是毗羅特眾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纒合伏兵發俱曳柴
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纒合伏兵發俱曳柴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纒合伏兵發俱曳柴
鼓譟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沫水而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
死為之不流獲檀讓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歷榮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關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
高祖引入臥內宴享極歡賜雜絲千餘段妓女十人拜戰破賊文德遣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
杜國河南道大行臺屬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
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
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尉迴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瞻枕
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大將軍臣萬戶臣不顧妻子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為將也見天子軍容不
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變此決在一入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
膽馳赴關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節度故有此言由
南兗寇狼顧鴨張臣以羸兵入干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
梁郡破檀讓於蓼陽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
亳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十萬之眾一戰土崩河南羣聚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患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
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二十卷有子九

仲文懼生變因謂之日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鄰羣寇北捍旄頭內外
能竭誠必心無貳仲文在京三日頗見三善以此為觀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為鄰式
非尋常人也所日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過蠻貊鎮級蜀道臣兄顛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勦
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
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求作罪丞相責服廟庭翼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倚
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鈞陳之側合門誠款翼有可明伏
也折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瑒與迴將劉子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上
昂劉洛德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陽去梁郡七里讓覽表并翼俱釋之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
擁眾數萬仲文以嘉師挑戰悉眾來拒仲文偽北讓覽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遼虜
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覽生獲五千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計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
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逃走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
仲文追擊禽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蓼陽道趨那頓山至護軍川北與虜相遇可汗見仲文軍容
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敝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齊肅不戰而退仲文率精騎五千踰山追之不及而還
恐食列陳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上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勤錄省中事其
戰竟而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所發勇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高上每憂轉運不
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渠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
為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陳之役拜行軍總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鄂州刺
同房勁禮讓以餘眾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許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
昌仲文許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令仲文以兵納之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
未能卒至方樞牛享士仲文知其急選精騎襲之一日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踰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
便至遂拔城武迴將席毗羅眾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
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迴旗幟還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場帝即位遷右翊衛大將軍
州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為禮讓乃出迎謁參掌文武選事後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
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皆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
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
絕矣眾皆稱善於是毗羅特眾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纒合伏兵發俱曳柴
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纒合伏兵發俱曳柴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纒合伏兵發俱曳柴
鼓譟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沫水而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
死為之不流獲檀讓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歷榮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關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
高祖引入臥內宴享極歡賜雜絲千餘段妓女十人拜戰破賊文德遣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
杜國河南道大行臺屬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
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
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尉迴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瞻枕
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大將軍臣萬戶臣不顧妻子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為將也見天子軍容不
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變此決在一入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
膽馳赴關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節度故有此言由
南兗寇狼顧鴨張臣以羸兵入干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
梁郡破檀讓於蓼陽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
亳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十萬之眾一戰土崩河南羣聚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患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
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二十卷有子九

人欽明最知名

錄前後勳將拜高秩以護或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欽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

立柵於晉陵城東又絕塘道留兵拒進擊自義興入太

湖圍掩後進破其柵起兵擊破大敗之斬獻司馬

曹勳又前軍復陷吳州壽以餘眾保包山燕榮擊破之

逃進至奉公疎蕭巖陳君範等以合稽請降述許之二

人而縛路左吳會悉平以功拜一子開府賜物二千段

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欲述近已因

奏為壽州刺史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討於述述

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

才能蓋世數經將領深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官咸所鍾

愛四海之望實歸於大王然廢立者國家之大事處人

父子骨肉之間誠非易謀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

素之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

圖廢立晉王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

器玩與之酬暢因而共博每伴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

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

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者述因為王申意約然其說

退言於素素亦從之於是素每與述謀事晉王與述情

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

及晉王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第四品上

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大業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

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

殺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帝命述以

兵屯西平之臨羌城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

不敢降遂西述領鷹揚將軍元禮張峻等追

之至曼頭城攻拔之斬三千餘級乘勝至赤水城復拔

其餘黨走屯丘尼川述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

陳紀周羅喉燕合兒等襲領拒之而退賜銀數百段

高祖受禪文表弟詣關稱兄無罪上令案其事大傳實

職等議顯當死上以門著勳績特原之貶為開府後襲

爵燕國公邑萬六千戶尋以疾免開皇七年拜澤州刺

史數年免職卒於家子世虔嗣

軍字伯符父翼仕周為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公高祖

為丞相尉遲作亂遣人誘翼翼鎖其使送之長安高祖

甚悅及高祖受禪翼入朝上為之降榻握手極歡數日

拜為太尉歲餘卒諡曰穆少器幹仕周起家右侍

上士尋授儀同領右羽林還少府附武帝時從齊王憲

破齊師於洛陽以功賜爵豐寧縣子邑五百戶尋從帝

平齊加開府改封黎陽縣公邑二千二百戶授職方中

夫及宣帝嗣位轉右勳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高祖為

丞相加上開府及受禪進位大將軍拜汴州刺史甚有

能名上聞而善之優詔褒賜帛百匹尋加上大將軍

進爵郡公轉邵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恩惠後檢校江

陵總管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關上表請留置上嘉歎

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遷洛州刺史復為熊州刺

史並有惠政以疾徵還京師仁壽末卒于家諡曰靜

子志本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

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氣過人性剛直明達

時務初為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幹用擢授中外府兵

曹後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

崔景嵩為內應文振杖梨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

登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

力焉及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

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表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

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豫并軍合勢見述軍且至歎懼

述性甚剛嚴帝令督秘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

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秘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

探輒鞭撻之前後或至于數時議者鄙之

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籌策伐陳之策信為深遠

矣聲績克舉夫豈徒言哉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

尉迥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東之役實

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文振少以

膂略見重終懷壯夫之志時進諫言頗稱諒直其取高

位厚秩良有以也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六 宇文述 雲定興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頭後屬鮮卑

侯豆歸後從其主為宇文氏父盛周上柱國述少號銳

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

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恭謹沈

密周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帝親

總萬機召為左宮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

述每為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述擊走之還至江都宮

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幸至金山登燕支

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

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

成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

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

議偶不中意述張目叱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

違忤然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

及隴右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為兒由是說加

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僅千餘人皆控

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為比及征高麗述

為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

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

於營壘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其故事述與九軍

至鴨綠水糧盡欲班師諸將皆異同述又不測帝意

而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

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兼進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海

至亦受述節度上下詔曰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奉國

之誠久所知悉金陵之寇既已清蕩而吳會之地東路

為遙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

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兼進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海

至亦受述節度上下詔曰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奉國

之誠久所知悉金陵之寇既已清蕩而吳會之地東路

為遙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

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兼進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海

至亦受述節度上下詔曰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奉國

之誠久所知悉金陵之寇既已清蕩而吳會之地東路

為遙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

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兼進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海

至亦受述節度上下詔曰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奉國

之誠久所知悉金陵之寇既已清蕩而吳會之地東路

為遙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

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兼進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海

至亦受述節度上下詔曰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奉國

之誠久所知悉金陵之寇既已清蕩而吳會之地東路

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文仲俱奉密旨令誘
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語在仲文傳述內不自安
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飢色欲疲述
衆每闕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驕勝又內逼
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
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
所述見士卒疲敝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
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
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
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
大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名爲民明年帝有事遼東
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
臨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班師令馳驅赴河陽
發諸郡兵以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圍述軍將至懼而
西述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左禦衛將軍來護
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閿鄉皇天原與玄感相
及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前遣屈突通以奇兵擊其後
大破之遂斬玄感傳首行在所賜物數千段復從東征
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馬門帝懼述請潰圍而出樊子
蓋固諫不可帝乃止及圍解車駕次太原議者多勸帝
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因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便道
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可也帝從之是歲至東都述又觀
望帝意勸幸江都帝大悅述於江都遇疾中使相望帝
將親臨視之羣臣苦諫乃止遂遣司宮魏氏問述曰必
有不諱欲何所言述曰子化及智及時並得罪於家述
因奏曰化及臣之長子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帝聞
法然曰吾不忘也及薨帝爲之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
郡太守班劍四十八人輜輶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帝令
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喪事子化及別有
傳

雲定典者附會於述初定典與女爲皇太子勇昭訓及勇
廢除名配少府定典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
是數共交遊定典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
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定典爲製馬騶於後角上缺方
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放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
遇天寒定典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缺頭
巾令深相耳又學之名爲許公和勢述大悅曰雲兒所
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
大造兵器述薦之因勸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爲
之求官謂定典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
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典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
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
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
處分帝從之因賜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仍
遣間使於路盡殺之五年大閱軍實帝稱甲仗爲佳述
合符字文述領東宮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及上崩

郭衍字彥文自太原介休人也父以舍人從魏武帝
入關其後官至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周陳王純引爲
左右累遷大都督時齊氏未平衍奉詔於天水募人以
鎮東境得樂從千餘家屯於陳城拜使持節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每有寇至輒率所領禦之一歲數告捷頗
爲齊人所憚王益親任之建德中周武帝出幸雲陽衍
朝於行所時議欲伐齊衍請爲前鋒攻河陰城授儀同
大將軍武帝圍晉州慮齊兵來援令衍從陳王守千里
徑又從武帝與齊主大戰於晉州追齊師至高壁敗之
仍從平并州以功加授開府封武強縣公邑一千二百
戶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爲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迴
之起逆從帝率寬戰於武陟進戰於相州先是迴遣弟
子勤爲青州總管率齊齊之衆來助迴敗勤與迴子
惇祐等欲東奔青州衍將精騎一千追破之執祐于陣
動遂遞走而惇亦逃迴行至濟州入據其城又擊其餘
黨於濟北累戰破之執送京師超授上柱國封武山郡
公賞物七千段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
大被親昵開皇元年勅復舊姓爲郭氏突厥犯塞以衍
爲行軍總管領兵屯於平涼數歲虜不入徵爲開清渠
大監部率水土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于潼關
漕運四百餘里關內賴之名之曰富民渠五年授瀛州
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家
行親備船楫并齎糧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郵
後始開奏上大善之選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
接蕃境常勞轉運行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剝粟萬餘
石民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
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爲總管領精銳萬人先屯
京口於貴洲南與賊戰敗之生擒魁帥大獲舟楫糧儲
以充軍實乃討東陽永嘉宣城歙歙諸洞盡平之授蔣
州刺史行臨下甚踞事上奏諸晉王愛暱之宴賜隆厚
遷洪州總管王有尊宗之謀記衍心腹遺宇文述以情
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爲皇太子如其不諧
亦須據淮海復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
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瘵王妃
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高祖高祖聽衍共妻向江都
往來無度衍又詐稱桂州使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
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未用心耳詔對曰臣
昔在昏季猶且用心況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
非驚蓬所達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曠昔
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耳

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行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
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衍統左軍改授光祿大
夫又從討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能揣上
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
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
稱其孝順初新令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倖封真
定侯七年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贈賜甚厚諡曰
襄長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縣令
史臣曰襄嘗匪躬爲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道
宇文述郭衍以水濟水如脂如膏便辟足恭柔顏取悅
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
能輕重默然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己之譏
此固君子所不爲亦丘明之深耻也

隋書卷六十二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二十七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諱原州
刺史父諱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
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武
帝旣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
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
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
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練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
府封晉陽縣公邑五百戶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
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
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千戶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
晉王廣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練五百匹韶性
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致違於法度部嘗奉使檢
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旣還自鎖而諫王謝而
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官四人平陳之役
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帥師趣河陽與大軍會旣至壽
陽與高祖支度軍機無所壅滯及剋金陵韶即鎮焉晉
王廣班師韶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
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穉出藩遂能剋平吳越綏靜江湖
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後上
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鬚髮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杜石之
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
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未用心耳韶對曰臣
昔在昏季猶且用心況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
非驚蓬所達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曠昔
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耳

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
入京勞敝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
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
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爲之立宅曰往者何
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
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
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
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楊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
幽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士隆嗣士隆畧知書計尤便
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
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帝士隆
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
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祖魏州刺史巖好讀
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渤海高顯
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宣威將軍武貴給事大
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爲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
夫昌國縣伯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與
觀詣朝堂陳帝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
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賊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
于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閣請見言於帝曰
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
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
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軼巖不肯署詔御正顏
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
欲黨烏丸軼邪巖曰臣非黨軼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
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高祖爲丞相加位開府
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邑二
千戶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庭諍面
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即位每懲
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倖王室以
爲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
並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爲之寮佐于時巖與
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人才侔於高顯由是
拜巖爲益州總管長史韶爲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
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如曹參相齊之意也
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嘗欲取
獐口以爲闔人又欲生剋死因取獐爲藥巖皆不奉教
排闥切諫王輒謝而止獐爲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
嚴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
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
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今思之巖卒之後蜀王竟
行其志漸致非法造澤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
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獐以充官者

郭衍字彥文自太原介休人也父以舍人從魏武帝
入關其後官至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周陳王純引爲
左右累遷大都督時齊氏未平衍奉詔於天水募人以
鎮東境得樂從千餘家屯於陳城拜使持節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每有寇至輒率所領禦之一歲數告捷頗
爲齊人所憚王益親任之建德中周武帝出幸雲陽衍
朝於行所時議欲伐齊衍請爲前鋒攻河陰城授儀同
大將軍武帝圍晉州慮齊兵來援令衍從陳王守千里
徑又從武帝與齊主大戰於晉州追齊師至高壁敗之
仍從平并州以功加授開府封武強縣公邑一千二百
戶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爲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迴
之起逆從帝率寬戰於武陟進戰於相州先是迴遣弟
子勤爲青州總管率齊齊之衆來助迴敗勤與迴子
惇祐等欲東奔青州衍將精騎一千追破之執祐于陣
動遂遞走而惇亦逃迴行至濟州入據其城又擊其餘
黨於濟北累戰破之執送京師超授上柱國封武山郡
公賞物七千段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
大被親昵開皇元年勅復舊姓爲郭氏突厥犯塞以衍
爲行軍總管領兵屯於平涼數歲虜不入徵爲開清渠
大監部率水土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于潼關
漕運四百餘里關內賴之名之曰富民渠五年授瀛州
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家
行親備船楫并齎糧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郵
後始開奏上大善之選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
接蕃境常勞轉運行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剝粟萬餘
石民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
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爲總管領精銳萬人先屯
京口於貴洲南與賊戰敗之生擒魁帥大獲舟楫糧儲
以充軍實乃討東陽永嘉宣城歙歙諸洞盡平之授蔣
州刺史行臨下甚踞事上奏諸晉王愛暱之宴賜隆厚
遷洪州總管王有尊宗之謀記衍心腹遺宇文述以情
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爲皇太子如其不諧
亦須據淮海復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
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瘵王妃
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高祖高祖聽衍共妻向江都
往來無度衍又詐稱桂州使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
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未用心耳韶對曰臣
昔在昏季猶且用心況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
非驚蓬所達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曠昔
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耳

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

是請託路絕法令清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甚傷情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無子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洛三州刺史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洛三州刺史

劉行本沛人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武陵國常侍遇蕭愔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潘同歸于周寓居京兆之新豐每以誦讀為事精力志疲雖衣食之絕晏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視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乃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為河內太守高祖為丞相尉遲迥作亂進攻懷州行本率吏民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及踐阼徵拜諫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

上曰願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答者于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黨項羌密邇封域最為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為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為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焉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三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古今量為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忽憲章欲申己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問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在時閣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致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直無敢至門者由

柳或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七世祖卓隨晉南遷寓居襄陽父仲禮為梁將敗歸周後家本土或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為寧州總管梁武帝親總萬機或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為司武表曰今太平告始信宜宜明酬勳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新將舉旗必由神畧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為重俱稟成算非專己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以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蕭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不勝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並加汎級高祖受禪累遷尚書虞部侍郎以母憂去職未幾起為屯田侍郎固諫弗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祖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禦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門外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煩聞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寮之所敬憚上嘉其婢直謂或曰大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于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偽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關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呼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滋職非其所解至算思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平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劾之曰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攸設是以孝惟行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鑄雖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痛成燕爾之親昌此直稜命彼褊褊不義不耽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遺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頹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為叢脞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諮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移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羣官

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恩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為意以養性為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後以行本為之築宅因曰柳或正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勅有司為之築宅因曰柳或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察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謹勸送南臺素持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時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臣聞昔者明主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見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煇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凌雲袪服觀車馬填喧着驚肆陳絲竹繁會竭賞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雜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實有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即禁斷康哉頌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為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論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賦污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禮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治書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成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值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或將與計事或為使所逼初不知諒反將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遂離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楊素卒後乃自申理有詔徵還京師卒於道有子紹為介休令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為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累遷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既免喪又為掌教中士高祖為丞相知其清正引為錄事參軍尋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擊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千段

高祖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最轉大理正尋
 遇尚書都官侍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梁士彥等獄賜
 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馬二十四每有奏謝正色偏然上
 嘉之漸見親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
 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宥況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
 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遷
 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
 當從坐上曰世畧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
 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
 而赦之固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
 大理其為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
 寬嘗衣緋綽俗云利於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
 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寬而不
 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穎將綽殺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
 不得殺辛寬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
 對曰執法一心不敢借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
 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
 布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
 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
 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憾大
 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曷
 曷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詞之
 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止
 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
 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
 其父為蔡州刺史時河東薛胄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
 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
 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
 三上為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有二子元方
 元襲

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悔之心莫見豈不哀
 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愛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
 微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
 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大伯漢東海王耳皇
 太子甚不悅頃之肅至京師見上于含章殿上謂肅曰
 吾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
 並皆同母非為憎愛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
 既而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謂者久之肅亦
 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荒遐遂希旨授肅永平郡
 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時年六十二夷獠思之為立廟
 於鄆江之浦有子尚賢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
 姦邪為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于色豈惟綱紀由其
 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也晉蜀二王之愛子擅
 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嚴王詔任當
 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為非譽謂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
 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懷焉可想趙綽
 之居大理固無冤柳或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
 強禦梁毗其有焉邪之司直行本柳或近之矣裴肅朝
 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發婦憂宗周之
 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方諸前載有閻纂之風
 焉

隋書卷六十三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二十八 魏徵

魏徵字玄叟華陰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
 景之亂奔于齊官至仁州刺史子蓋解褐武興王行參
 軍出為慎縣令東汝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
 富陽縣侯邑五百戶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治鄆州
 刺史高祖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樞密太守平陳之
 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物三
 千段粟九千斛拜辰州刺史俄轉南州刺史母憂去職
 未幾起授齊州刺史因讓不許其年轉循州總管許以
 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
 便衣從事四州令還任所遺光祿少卿柳謩之饒於霸上煬帝
 即位徵還京師轉京州刺史子蓋言於帝曰臣一居嶺
 南十載於茲犬馬之情不勝戀戀願趨走問庭萬死無
 恨帝賜物三百段慰諭遣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
 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內殿特蒙褒美乃
 下詔曰設官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善政冀汲
 振德化於前張杜垂清風於後共治天下實資良守子

樊子蓋

樊子蓋字華宗盧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
 景之亂奔于齊官至仁州刺史子蓋解褐武興王行參
 軍出為慎縣令東汝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
 富陽縣侯邑五百戶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治鄆州
 刺史高祖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樞密太守平陳之
 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物三
 千段粟九千斛拜辰州刺史俄轉南州刺史母憂去職
 未幾起授齊州刺史因讓不許其年轉循州總管許以
 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
 便衣從事四州令還任所遺光祿少卿柳謩之饒於霸上煬帝
 即位徵還京師轉京州刺史子蓋言於帝曰臣一居嶺
 南十載於茲犬馬之情不勝戀戀願趨走問庭萬死無
 恨帝賜物三百段慰諭遣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
 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內殿特蒙褒美乃
 下詔曰設官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善政冀汲
 振德化於前張杜垂清風於後共治天下實資良守子

史祥

史祥字世休朔方人也父寧周少司徒祥少有文武才
 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高祖踐阼拜儀
 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祥在州頗有惠政後數年
 轉驍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以舟師出九
 江道先鋒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拔江州上聞而大悅下
 詔曰朕以陳叔寶世為僭逆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虐
 塗炭小寇狼狽頓頓頓頓頓頓頓頓頓頓頓頓頓頓頓
 公親率所部應機奮擊沉溺俘獲厥功甚茂又聞帥旅
 進取江州行軍總管襄邑公賀若弼既獲京口新義公
 韓擒尋剋姑熟驍騎既渡江岸所在橫行晉王兵馬即
 入建業清蕩吳越且夕非遠驍騎高才壯志是朕所知
 善為經畧以取大賞使富貴功名永垂竹帛也進位上
 軍總管從晉王廣擊突厥於靈武破之遷右衛將軍仁
 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曰將
 軍總管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
 慙勇魏尚愧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濫舉推轂治
 兵振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乎大漠于時同行軍旅契關
 戎旃望龍城而衝冠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駭
 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僂僂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將

裴肅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也父俠周民部大夫肅少剛
 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周釋褐給事中
 士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章孝寬征淮南屬
 高祖為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
 乾而一朝遽革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
 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後二歲遷朔州總管長史轉
 貝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
 僕射高穎俱廢黜遣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
 隱愚情所懷敢不聞奏竊是為高穎以天挺良才元勳佐
 命陛下寵亦已優隆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側目求
 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臣
 又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二庶
 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
 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

振德化於前張杜垂清風於後共治天下實資良守子

下詔曰設官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善政冀汲
 振德化於前張杜垂清風於後共治天下實資良守子

資物鉅萬還鑿京師帝謂之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
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臥恒宜
自守勇夫重閉此其義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賜以
玉麟符十一年詔安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
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玄自以年老上
表乞骸骨帝使內史舍人封德彝馳諭之曰京師國本
王業所基宗廟園陵所在藉公者舊臥以鎮之朕為國
計義無相許故遣德彝口陳指意玄乃止義師入關自
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
時年七十七子孝則官至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早卒

隋書卷六十三考證
樊子蓋傳又收合降賊入豆于航計格謙擒之以狀聞
奏帝惡其威名過迫入朝賊由是復盛。臣映斗按
此格謙已為楊義臣所擒而王充傳又載賊次人格
謙為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于航中充帥師破斬之
威振華賊云云同一格謙在豆于航中兩傳所載互
異詎因楊義臣被追入朝格謙乘間逸去賊由是復
盛後為王克被斬耶元本航航賊按水經注膠水北
歷土山山悉鹽坑箋曰坑當作航或能作航省作玩
又作航並非又元本計說詩前監本計格謙詐作將
格殺今並從北史正之

高祖為隋國公引為寮佐遇待與國通等每令典家事獨全高祖善之賜物二百五十段仁壽中遷潭州總管
未嘗不稱旨高祖善之後從高祖與齊師戰于晉州賊在職三年卒有子孝廉
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蹇高祖忿之拔
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
敬其後官至上士高祖為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
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在官十餘年轉益
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為伯後數載卒官子政嗣
政字弘道儻有文武大略善律便弓馬少養宮中
年十七為太子千牛備身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
氣數從之遊國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
居士下獄誅政及孝常當從坐上以功臣子捷之二百
而赦之由是不得調場帝時授協律郎遷通事謁者兵
曹承務郎帝美其才甚重之字文化及之亂也以爲太
常卿後歸大唐卒於梁州總管

張定和
張定和字處謐京兆萬年人也少貧賤有志節初為侍
官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
服定和將鬻之妻固不與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儀
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是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
將軍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
和以草塞瘡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
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
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賜帝嗣位拜宜州刺史
尋轉河內太守頗有惠政歲餘徵拜左屯衛大將軍從
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王與數騎而遁其名
王詐為渾王保軍我眞山帝命定和率師擊之既與賊
相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
登山賊伏兵於巖谷之下發矢中之而斃其亞將柳武
建擊賊悉斬之帝為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例除於
是復封武安侯諡曰壯武贈絹千匹米千石子世立嗣
每拜為光祿大夫

劉權字世畧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俠
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
法度初為州主簿仕齊釋褐奉朝請行臺郎中及齊滅
周武帝以為假淮州刺史高祖受禪以車騎將軍領鄆
兵後從晉王廣平陳以功進授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三
千段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開皇十二年拜蘇州刺史
賜爵宗城縣公于時江南初平物情尚擾權撫以恩信
甚得民和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
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率衆出伊吾道與賊相遇擊走
之逐北至青海虜獲千餘口乘勝至伏侯城帝復令權
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
邊五載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遯道路無
塵徵拜司農卿加位金紫光祿大夫尋為南海太守行
至郡陽會羣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羣盜感悅
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以利害羣盜感悅
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既至南海其有異政數歲遇盜
賊羣起數來攻郡豪帥多願推權為首權竟盡力固守
以拒之于世微又密遣人齎書詣權稱四方擾亂英雄
並起時不可失諷令舉兵權召集寮對新其使竟無
異圖守之以死卒官時年七十世微偶儻不羈頗為時
人所許大業末羣雄並起世微所至之處輒為所忌多
拘禁之後竟為兗州賊帥徐圓則所殺權從父烈字子
將美容儀有器局官至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史臣曰子蓋雅有幹局質性嚴敏見義而勇臨機能斷
保全都邑勤亦懋哉楊諒干紀史詳著獨克之効羣盜
侵擾義臣致三捷之功此皆名重當年聲流後葉者也
元壽彈奏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猶居義
臣之後端揆之贈不已優乎文昇東都解圍亦宣力
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准楚舊
族早著雄名屬擾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計
無所觀觀雖勤勤王之謀足為守節之士矣

隋書卷六十四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二十九
李圓通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父景以軍士隸武元皇帝因與
家僮黑女私生圓通景不之認由是孤賤給使高祖家
及為隋國公擢授參軍事初高祖少時每燕賓客恒令
圓通監厨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
母侍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
圓通大怒叱厨人撻之數十呼之聲徹於閭內僚吏
左右代其失色實去之後高祖具知之召圓通命坐賜
食從此獨善之以為堪當大任高祖作相賜封懷昌男
久之授帥都督進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助捷
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高祖每伺高祖之際圖為不
利賴圓通保護獲免者數矣高祖深感之由是參預政
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信等授上儀同高祖受禪
拜內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為伯歷左右庶子給事
黃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被信任後以左丞
領左衛驍騎將軍伐陳之役圓通以行軍總管從揚
州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進封萬安縣侯拜揚州
總管長史尋轉并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柔自善少斷
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入為司農卿治粟內史遷刑部
尚書後數歲復為并州長史孝王以奢侈得罪圓通亦
坐免官等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動舊進爵郡公
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
宇文述田以還民述訴其受賂帝怒而徵之見帝於維
陽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疾而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
子孝常大業末為華陰令

張奮
張奮字文懿自云清河人也家於淮陰好讀兵書尤便
刀楯周世鄉人郭子翼密引陳寇奮父雙欲率子弟擊
之猶豫未決奮贊成其謀竟以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
起家州主簿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
壽春也恒為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功焉進位開府儀同
三司封文安縣子邑八百戶賜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
五百石歲餘率水軍破逆賊竿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
和州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謂奮曰
卿可為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綬
羅千匹綠沉甲獸文具裝等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
惠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
口繖綵二百匹歷撫顯齊三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
八年為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諸軍多物故奮衆

麥鐵杖
麥鐵杖始與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
性疎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為事不治產業
陳大建中結聚為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頎俘之以獻沒
為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
城而入行火光劫盜且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
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不之信
也後數告變尚書奏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
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齋勅而往
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為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
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屩
夜浮渡江視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為賊所擒
逆帥李獲遣兵仗三十人衛之縛送高智慈行至虔亭
衛者悉食其餼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亂斬衛
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勳
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
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
陽公李徽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
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位漢王諒反
於并州又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尋除萊州
刺史無治名後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跡後因
朝集考功郎實成朝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曰麥
豆不殊那忽相怪威嚴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爲敏慧尋
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逾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
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願調醫者吳景賢
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艾姓類瓜蒂欺鼻治
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
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
貴唯誠與孝兩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
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又
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為之流涕購得其屍下詔曰
鐵杖志氣驍果夙著勳庸陪席問罪先登陷陳節高義
烈身殞功存典言至誠追悼傷悼宜資殊榮用彰節德
可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諡曰武烈子孟才嗣等授光祿
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贈鉅萬
賜輜輳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
百餘人皆為執紼王公已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
大夫右屯衛將軍武賁侯諡曰剛子傑嗣金又贈右光
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子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孟
才死節將子恩賜殊厚拜武賁郎將及江都之難慨然
有復讐之志與武牙郎錢榮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
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
何面目視息世間哉於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糾合思

舊欲於顯福宮遊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諫知區外事隴畝羣驚其言而壯其志護兒所住白土村同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賊目大呼所當皆披靡武貴如故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其謀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

沈光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騎徑登江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岸直掩其營破之時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名光少曉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畧綜書記微有詞藻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騎徑登江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岸直掩其營破之時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名光少曉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畧綜書記微有詞藻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騎徑登江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岸直掩其營破之時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名光少曉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畧綜書記微有詞藻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騎徑登江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岸直掩其營破之時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名光少曉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畧綜書記微有詞藻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騎徑登江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岸直掩其營破之時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名光少曉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畧綜書記微有詞藻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騎徑登江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岸直掩其營破之時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名光少曉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畧綜書記微有詞藻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騎徑登江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岸直掩其營破之時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名光少曉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畧綜書記微有詞藻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騎徑登江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岸直掩其營破之時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名光少曉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畧綜書記微有詞藻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騎徑登江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岸直掩其營破之時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名光少曉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畧綜書記微有詞藻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騎徑登江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岸直掩其營破之時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名光少曉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畧綜書記微有詞藻

問巫對曰此是不祥之物來食人耳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焉景尋被徵入京進位柱國拜右武衛大將軍賜錢九千匹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為時所許帝甚信之擊叛蠻向思多破之賜奴婢八十口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賜奴婢六十口繼一千匹五年車騎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之上至隴川宮帝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言為人所奏帝大怒令左右擲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軍選舉明年攻高麗武厲城破之賜爵苑丘侯物一千段八年出渾遼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師以景為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齊物三千段進爵滑國公楊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多預焉而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之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

薛世雄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關中父回字道弘仕周官至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曹渠監以年老致事終於家世雄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畫地為城郭令諸兒為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輒捷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與吾家矣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師都督開皇時數有戰功累遷儀同三司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即位帝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羣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不羣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羣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以世雄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與突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民可汗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積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世雄兵已度積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還天子大悅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遠東之役以世雄為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為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為方陣還勁騎二百先犯之賊稍却因而縱擊遂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遠東拜右候衛將軍兵指關頭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作亂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為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于時突厥頗為寇盜緣邊諸郡多苦之詔世雄發十二郡士馬巡塞而還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還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中原騷動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軍次河間營於郡城南河間諸縣並集兵依世雄大軍為營欲討竇建德建德將家口遁自選精銳數百夜來襲之先犯河間兵潰奔世雄營時遇

慕容三藏

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三藏幼聰明多武略頗有父風仕齊釋褐太尉府參軍事尋遷備身都督武平初襲爵燕郡公邑八百戶其年敗周師於孝水又敗陳師於壽陽轉武衛將軍又敗周師於河陽授武衛大將軍又轉右衛將軍別封范陽縣公食邑千戶周師入鄭也齊後主失守東遁委三藏等留守鄴宮齊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率麾下抗拒周師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著聞宜加榮秩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其年稽胡叛今三藏討平之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九年奉詔持節涼州道黜陟大使其年嶺南會長王仲宣反圍廣州詔令柱國襄陽公韋洸為行軍總管三藏為副至廣州與賊交戰洸為流矢所中卒詔令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十一年賊眾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城中糧少矢盡三藏以為不可持久遂自率驍銳夜出突圍擊之賊眾敗散廣州獲全以功授大將軍賜奴婢百口加以金銀雜物

王仁恭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句日而兵至死者數萬焉景尋被徵入京進位柱國拜右武衛大將軍賜錢九千匹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為時所許帝甚信之擊叛蠻向思多破之賜奴婢八十口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賜奴婢六十口繼一千匹五年車騎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之上至隴川宮帝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言為人所奏帝大怒令左右擲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軍選舉明年攻高麗武厲城破之賜爵苑丘侯物一千段八年出渾遼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師以景為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齊物三千段進爵滑國公楊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多預焉而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之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

問其年當州畜產繁茂獲醜奉獻資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醜於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間免馴馴使還具以問上大悅十五年授疊州總管項羌時有翻叛三藏隨便討平之部內夷夏咸得安輯仁壽元年改封河內縣男大業元年授知州刺史三年轉任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其年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三藏從子遐為涇水丞漢王反抗節不從以誠節聞

吐萬緒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鄆州刺史緒少壯有武略在周起家撫軍將軍襲爵元壽縣公數從征伐累遷大將軍少司武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進封穀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尋轉青州總管頗有治名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緒有威略徙為朔州總管甚為北夷所服其後高祖潛有吞陳之志轉徐州總管令修戰具及大舉濟江以緒領行軍總管與西河公竇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之在藩也頗見親遇及為太子引為左虞侯率煬帝嗣位漢王諒時鎮并州帝恐其為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馳傳之官緒未出關諒已遣兵據蒲坂斷河橋緒不得進詔緒率兵從楊

權武

權武字武搆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周開府從武元皇帝與齊師戰于并州被圍百餘重襲慶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眾刀稍折脫冒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也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邑千二百戶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從王謙破齊服龍等五城增邑八百戶平齊之役攻陷鄆州別下六城以功增邑三百戶宣帝時拜勁捷左旅從王謙破齊服龍等五城增邑八百戶平齊之役攻陷鄆州別下六城以功增邑三百戶宣帝時拜勁捷左旅從王謙破齊服龍等五城增邑八百戶平齊之役攻陷鄆州別下六城以功增邑三百戶宣帝時拜勁捷左旅

董純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也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從晉王由六合還拜豫州刺史在職數年以創業之舊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也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從晉王由六合還拜豫州刺史在職數年以創業之舊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也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從晉王由六合還拜豫州刺史在職數年以創業之舊

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在周仕歷司御上士典取請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帝意頗解乃令出之帝遂幸下大夫封固始縣男邑二百戶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增邑通前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漢曲縣公累遷驃騎將軍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擢拜左衛將軍尋改封順政縣公漢王諒作亂并州以純為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副使從楊素擊平之有功拜柱國進爵為郡公增邑二千戶轉左備身將軍賜女妓十人繖綵五千匹數年轉左驍衛將軍彭城留守齊王暕之得罪也純坐與交通帝庭譴之曰汝階緣宿衛以至大官何乃附傍吾兒欲相離間也純曰臣本微賤下才過蒙獎擢先帝察臣小心寵踰涯分陛下重加收採位至將軍欲竭餘年報國恩耳比數至齊王者徒以先帝先后住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也臣奉詔之後每於休暇出入未嘗不詣王所臣謂不敢忘先帝之言于時陛下亦侍先帝之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後數日出為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純宿將轉為榆林太守虜有至境純輒擊却之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眾至數萬保懸薄山寇掠徐兗帝令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為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之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為京觀賊魏麒麟眾萬餘人據單父純進擊又破之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為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眾數千掠懷仁縣轉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純以精兵擊之擒孝才於陣車裂之餘黨各散時百姓思亂盜賊日益純雖頻戰克捷所在蜂起有人謬純怯懦不能平賊帝大怒遣使鎖純詣東郡有司見帝怒甚遂希旨致純死罪竟伏誅

趙才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魏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粗悍無威儀周世為與正上士高祖受禪屢以軍功遷上儀同三司配事晉王及王為太子拜右虞候率楊帝即位轉左備身驍騎後遷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歲餘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為行軍總管率衛尉劉權兵部侍郎郎明雅等由合河道與賊相遇擊破之以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還授左候衛將軍俄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有巡幸才恒為斥候肅邊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年駕幸汾陽宮以才留守東都十二年帝在洛陽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恐為社稷之患自以荷恩深重無容坐看亡敗於是入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臣雖愚敢以死

江都待遇踰時江都糧盡將士離心內史侍郎虞世基秘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陽帝廷議其事才極陳入京之策世基盛言度江之便帝默然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才文化及弒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矯詔追之才聞詔而出德方命其徒執之以詣化及化及謂才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幸勿為懷才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飲請勸其同謀逆者一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杯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為諸人默然不對行至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為寶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時年七十三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洛賀蘭蕃俱為武侯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隋書卷六十五考證
慕容三藏傳百姓愛悅緣員日至○按前漢食貨志歲饑十萬作糶注錢買也論語程貢其子而至矣作程博物志程程貢見衣織縷為之廣八尺長二尺以約小兒於背李奇曰給也又史記衛將軍傳青子在程程中蓋縷與縷通

唐特進臣魏徵上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武帝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有奇表深自結納及高祖為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于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教諭以諷焉高祖深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為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周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朝臣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

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視衰經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香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得以為限無廉耻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誦銘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勸諍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帥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徇華瓊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乖與屏出輕浮過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指紳參屬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酒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瑣集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卿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克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執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臣聞舜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僂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

要君父况復功無足紀勳不補過而敢自陳敷績輕干聽覽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無廉耻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嘿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己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銜自媒都無慙耻之色強干

橫請唯以乾沒為能自謂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況乃大臣仍違敝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誼誦階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顯冕旋特為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頌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譽之譽而潛有匡正多矣邱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汗雜非敦本之義遂奏高祖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所在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正值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為四民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為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諤聞然後奏聞高祖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悅服後三歲卒官有子四人大體大鈞並官至尚書即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材品大業初判內史舍人帝方欲任之遇卒

鮑宏

鮑宏字潤身東海郡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事梁官至治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為兄泉之所愛青年十二能屬文書和湘東王釋詩釋賦賞不已引為中記室遷鎮南府諮議尚書水部郎轉通直散騎侍郎江陵既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為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驥聘于陳謀伐齊也陳遂出兵江北以侵齊帝嘗同宏取齊之策宏對云我強齊弱勢不相侔齊主昵近小人政刑日紊至尊仁惠慈恕法令嚴明事等建儀何憂不剋但先皇往日出師雒陽彼有其備每不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澗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少御正賜爵平遙縣伯邑六百戶加從之及定山東除少御正賜爵平遙縣伯邑六百戶加上儀同高祖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為謙將遂奚悲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之後刺史進爵為公轉平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迥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為金氏訪及羣下去對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姓劉氏秦與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賜以皇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為楊氏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於家時年九十六初周武帝勅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為帝緒疎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裴政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高祖壽孫從宋武帝徙家于壽陽歷前軍長史廬江太守祖逵梁侍中左衛將軍豫州大都督父之禮廷尉政幼明敏博聞強記達於時政為當時所稱年十五辟邵陵王府法曹參軍事轉起部郎枝江令湘東王之臨荆州也召為宣惠府記室

尋除通直散騎侍郎侯景作亂加壯武將軍帥師隨建寧侯王琳進討之擒賊率宋子仙獻于荆州及平侯景先鋒入建鄴以軍功連最封夷陵侯徵授給事黃門侍郎復帥師副王琳拒蕭紀破之於歙口加平越中郎將軍南府長史及周師圍荆州琳自桂州來赴難次于長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為周人所獲蕭督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爾亦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不然分腰領矣政詭曰唯命督鑠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復能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擒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督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荆州不可下矣因得釋會江陵陷與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事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卿設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尋授刑部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判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無所恨其處法詳平如此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語在音律志宣帝時以忤旨免職高祖攝政召復本官開皇元年轉率更令加位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政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懿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特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榮語元愷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曰名帳安在元愷曰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云無此語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德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椿等為證椿等狀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與數人侍太子為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定與日公所為者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與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疎政由是出為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僚吏民有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獄中召出現案其罪五人處死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刺史人為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遂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此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廢疾奄至薨祖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慳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賜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帝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崑玉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刺史人為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遂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此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廢疾奄至薨祖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慳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賜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帝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崑玉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刺史人為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遂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此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廢疾奄至薨祖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慳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賜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帝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崑玉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刺史人為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遂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此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廢疾奄至薨祖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慳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賜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帝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崑玉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刺史人為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遂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此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廢疾奄至薨祖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慳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賜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帝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崑玉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刺史人為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遂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此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廢疾奄至薨祖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慳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賜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帝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崑玉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刺史人為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遂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此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廢疾奄至薨祖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慳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賜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帝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崑玉

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刺史人為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遂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此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廢疾奄至薨祖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慳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賜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帝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崑玉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刺史人為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遂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此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廢疾奄至薨祖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慳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賜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帝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崑玉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刺史人為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遂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此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廢疾奄至薨祖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慳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賜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帝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崑玉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刺史人為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遂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此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廢疾奄至薨祖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慳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賜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帝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崑玉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刺史人為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遂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此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廢疾奄至薨祖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慳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賜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帝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崑玉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刺史人為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遂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此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廢疾奄至薨祖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慳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賜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帝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崑玉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刺史人為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遂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此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廢疾奄至薨祖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慳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賜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帝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崑玉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刺史人為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遂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此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廢疾奄至薨祖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慳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賜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帝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崑玉

所詆訶道術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時年七十
二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
知人之鑒開元中昌黎盧虛寔為黃門侍郎稱爲慎密
河東裴術爲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雙平原東方舉安
定皇甫道俱爲刑部並執法平允弘農劉士龍清河
房山基爲考功河東裴鏡民爲兵部並稱明幹京兆韋
焜爲民曹屢進讒言南陽韓則爲延州長史甚有惠政
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爲當時所稱

張度威

張度威字元敬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晏之齊北徐州刺
史度威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嵩之謂人曰度威吾
家千里駒也年十二州補主簿十八爲太尉中兵參軍
後累遷太常丞及齊亡仕周爲宣納中士高祖得政引
爲相府典籤開皇初晉王廣出鎮并州盛選僚佐以度
威爲刑獄參軍累遷爲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
見禮重晉邸稱爲二張焉及王爲太子遷員外散騎侍
郎太子內舍人煬帝即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尋以
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
江都贊治稱爲幹理度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
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
南太守楊琳嘗與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度威曰其首
立者爲誰度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琳帝謂
度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度威對
曰臣非不識楊琳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
足蓋慎之至也帝甚嘉之其廉慎皆此類也于時帝數
巡幸百姓疲敝度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疏
不幾卒官有子爽任至蘭陵令度威弟度雖亦有才器
秦孝王俊爲秦州總管選爲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徒
度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
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治績

榮毗 兄建緒

榮毗字子謙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
鯁有局量涉獵羣言仕周釋褐漢王記室轉內史下士
開皇中累遷殿內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吏楊素
薦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
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
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
素笑曰前者殿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
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
畜牧爲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絕其事上
聞而嘉之資絹百匹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反也河東
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遁歸關中長史渤海高義
明謂毗曰河東要害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爲難不細城
中雖復徇非悉反也但收榮駭者十餘人斬之自當
立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爲

反者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之曰
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俛
然正色爲百寮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
卒官贈鴻臚少卿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
爲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
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爲丞相加位開府拜
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
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
曰明公此言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
朝上謂之曰卿亦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
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歷始
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放陳散騎常侍知命
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釋褐陳始興王行參軍
後歷太學博士南嶽正及陳滅歸于家會高智惠等作
亂于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
者知命說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蕭思行等三
百餘人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格爲沂
陽令知命以格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特見天
下一統知命勸高祖都洛陽因上太平頌以諷焉文多
不載數年不得調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曰臣聞聖人
當展物色芻蕘匹夫奔蹏或陳狂贊伏願覽輟旒纒覽
臣所謁昔軒轅馭曆既後風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
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二邊
底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遠養者良
由惡殺好生欲論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皇風使
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
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場帝嗣位拜治書
侍御史侃然正色爲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
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
得罪百寮震懼遼東之役爲東曉道受降使者卒於師
時年六十七贈御史大夫

房彥謙

房彥謙字孝冲本清河人也七世祖謙仕燕太尉孫隨
慕容氏遷于齊子孫因家焉世爲燕姓高祖法壽魏青
冀二州刺史壯武侯曾祖伯祖齊郡平原二郡太守祖
翼宋安太守並世襲爵壯武侯父熊釋福州主簿行清
河廣川二郡守彥謙早孤不識父爲母兄之所鞠養長
兄彥雅雅有清譽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
年七歲誦數萬言爲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
所繼母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所繼母憂
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樂陵太守豹竭盡心力每
四時珍果口弗先嘗過期服之成必蔬食終禮宗從取
則焉其後受學于博士尹琳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

屬文工草隸雅有詞辯風舉高八年十八屬廣寧王孝
珣爲齊州刺史辟爲主簿時禁網疎闊州郡之職尤多
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
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爲齊州治中彥謙痛本朝傾
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
帝遣柱國辛遵爲齊州刺史爲賊帥輔帶劔所執彥謙
以書諭之帶劔慙懼送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高祖
受禪之後遂優遊鄉曲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瑱
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瑱一見重之擢授
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
州以衛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遷
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嘗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祖定考課
彥謙謂頌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由明唐虞以降代有
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
或舛謬法乃虛設此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
參差不類况復愛憎肆意致致公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
名卑詭巧官翻居上等直爲真偽混淆是非督亂宰貴
既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
臺省者皆爲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量準
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
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
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
目精加採訪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
亦足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者屬目類爲之動容深見
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頽頽
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與秦州考使語後
數日類言於上上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令甚有惠化
百姓號爲慈父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
吏能以彥謙爲天下第一超授都州司馬吏民號哭
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爲其後百姓思之立
碑頌德郡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內史
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
賢重彥謙爲人深加友敬及兼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
錯道路場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
日屑涕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
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罪者多彥謙
見衡當塗而不能匡救以書諭之曰竊聞賞者所以勸
善刑者所以懲惡故疎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
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
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
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
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
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
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
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必賞
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
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

師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
 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富者曾無怨言司隸別
 駕劉純陵上侮下許以為直刺史憚之皆為之拜唯彥
 謙執志不撓亢禮長揖有識嘉之亦不敢為恨大業
 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其後隋政漸亂朝廷靡然
 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頗為執政者之所
 嫉出為涇陽令未幾終于官特年六十九彥謙居家每
 子姪定省常為講說督勉之壺壺不倦家有舊業資產
 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卹親友家無餘財
 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
 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謂其子立齡曰人皆
 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章
 帳簿開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
 皆寶翫之太原王邵北海高構穆李綱河東柳或薛
 籍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為友雖冠蓋成列
 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
 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
 彥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納諫
 爭天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
 之體天下難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
 之際其言皆驗大唐馭宇追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諡
 曰定

而並用經邦創制固與俗而推移所以樹鴻名垂大訓
 拱揖百靈包舉六合其唯聖人乎鶴火之歲皇上御宇
 之四年也萬物交泰九有又安俗躋仁壽民資日用然
 而足食足兵猶載懷於履薄可久可大尚懷乎於御朽
 至如昆吾遠賁肅肅有奇踪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貝冑雍
 孤之用犀渠闕擊之殷鑒各劔於尚方積珣戈於武庫
 熊羆百萬獵豹千羣利盡五材威加四海爰於農隙有
 事春蒐舍爵策勳觀使臣之以禮沮勸賞罰通示民以
 知禁盛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載之一時也昔上林從
 幸相如於是頌德長楊校獵子雲退而為賦難則體物
 緣情不同年而語矣英聲茂實蓋可得而言焉其辭曰
 惟則天以稽古統緒始於羣分膺錄圖而出震樹司牧
 以為君既濟寬而濟猛亦乃武而乃文北怨勞乎殷履
 南伐盛於唐勳彼周干與夏威粵可得而前聞我大陳
 之創業乃撥亂而為武哉定艱難平壹區宇從榮樂之
 樂推爰蒼蒼而再補故累仁以積德諄重規而襲矩惟
 皇帝之休烈體狗齊之唐哲敷九疇而咸叙奄四海而
 有截既搜揚於帝難又文思之安安幽明請吏又在
 官御璇璣而七政辨朝玉帛而萬國歡味且丕顯未明
 思治道藏往而知來功參天而兩地運聖人之上德盡
 生民之能事於是禮暢樂和刑清政肅西泉折支東漸
 蟠木罄圖謀而效社漏川泉而禮福在靈現而必臻亦
 何思而不服雖致治之隆平猶戒國而強兵選羽林於
 六郡詔蹶張於五營兼折衝而餘勇咸重義而輕生遂
 乃因農隙以教民在春蒐而習戰命司馬以法帥掌
 固而清甸導旬始以前驅伏鈞陳而後殿抗鳥旌於析
 羽飾魚文於被練爾乃革軒按轡玉虬齊軌屯左矩以
 啓行擊右鍾而傳響交雲罕之掩映紛劍騎而來往指
 攝提於斗極洞闔闔之弘敞跨玄武而東臨歟黃山而
 北上隱圓闕之迢遞屆方澤之豈爽于斯時也青春晚
 候朝陽明岫日月光華煙雲吐秀澄波瀾於江海靜氛
 埃於宇宙乘輿乃御太一之玉堂授軍令於紫房蘊龍
 韜之妙筆誓武旅於戎場銳金顏於庸蜀躡鐵騎於漁
 陽設神弩而持滿覆矢弧而並張曳紅旗之正正振夔
 鼓之鏗鏘八陳肅而成列六軍儼以相望拒飛梯於紫
 帶登樓車於武岡或掉鞅而直指乍交綏而弗傷裁應
 變而蛇擊俄蹈厲以鷹揚中小枝於戟刃微擧札於甲
 裳聊七縱於孟獲乃兩禽於下莊始軒軒而鶴舉遂離
 離以馬行振川谷而橫八表蕩海岳而耀三光諒窮真
 之不測羌進退而難常亦有投石扛鼎超乘挾軻衝冠
 登劔鐵楯銅頭熊羆羶兕武勇操牛雖任部與賁育故
 無得而為仇九攻既決三畧已周鳴鶴振響風卷電收
 於是勇爵班金奏設登元凱而陪位命方部而就列三
 獻式序八音未闋舞千戚而有豫聽鼓鞀而載悅俾挾
 纛與投醪咸忘軀而殉節方席卷而橫行見王師之有
 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照謂假日棄父背君求生何

征登燕山而戮封豕臨瀚海而斬長鯨望雲亭而載蹕地感尊之懷自此決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刑人
 禮升中而告成實皇王之神武信蕩蕩而難名者也陳於是先世基殺之
 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歸國為通直郎直內史省貧
 無產業每備書養親快快不平嘗為五言詩以見意情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梁衛將軍父忌陳都官尚
 理悽切世以為為工作者莫不吟詠未幾拜內史舍人賜書與吳明徹同沒于周賜爵江夏郡公在隋十餘年而
 帝即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卒蘊性明辯有吏幹在陳仕歷直閣將軍軍寧令蘊以
 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其父在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為內應及陳平上悉開江
 倚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上以為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
 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左僕射高穎不悟上旨進諫曰裴蘊無功於國寵踰倫
 齊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帝使謂之曰方相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蘊上儀同類復進諫上曰可加
 委任當為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開府類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
 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歷洋直棣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
 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聞其善政徵為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技遣牛弘定
 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疑重事不處決入閣之後始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備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
 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勅書日且百紙無所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
 遺謬其精審如是遠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
 幸臨門帝為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賞格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
 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遠東之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
 解熱格不行又下代遠之詔由是言其詐眾朝野離心
 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
 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懼怯于時天
 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止又以高穎張衡等相繼誅
 戮懼禍及己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
 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
 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楊
 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
 不問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見竊雖多
 未足為慮義臣剋之擁兵不少久在關外此最非宜帝
 曰卿言是也遂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
 元善遠問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眾百萬圍逼
 京師東都決沒因獻歌鳴帝為之改容世基見帝色
 然者東都決沒因獻歌鳴帝為之改容世基見帝色
 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遠何緣來至
 帝乃勃然怒曰善遠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
 陽催運善遠遂為羣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
 問秦世基貌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
 為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感之恣其奢靡雕飾器
 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
 頑鄙無賴為其聚斂嘗賈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
 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贈出
 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字文化及殺逆也世基
 乃見害焉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人稱有風韻冠早
 沒肅弟熙大業末為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宜義郎化及
 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曰
 將亂之夕宗人虞佞知而告熙日事勢以然吾將濟卿
 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
 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

隋書卷六十七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二

庚世基

庚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
 基幼沉靜喜溫不形於色博學有奇才兼善草隸陳中
 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
 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
 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釋褐建安王法
 曹參軍事歷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遷中庶子
 散騎常侍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作
 講武賦於坐奏之曰夫翫居常者未可論匡濟之功塵
 變通者然後見帝王之畧何則化有文質進讓殊風世
 或澆淳解張累務難復順紀合符之后望雲就日之君
 且修職於版泉亦治兵於丹浦是知文德武功蓋因時

而並用經邦創制固與俗而推移所以樹鴻名垂大訓
 拱揖百靈包舉六合其唯聖人乎鶴火之歲皇上御宇
 之四年也萬物交泰九有又安俗躋仁壽民資日用然
 而足食足兵猶載懷於履薄可久可大尚懷乎於御朽
 至如昆吾遠賁肅肅有奇踪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貝冑雍
 孤之用犀渠闕擊之殷鑒各劔於尚方積珣戈於武庫
 熊羆百萬獵豹千羣利盡五材威加四海爰於農隙有
 事春蒐舍爵策勳觀使臣之以禮沮勸賞罰通示民以
 知禁盛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載之一時也昔上林從
 幸相如於是頌德長楊校獵子雲退而為賦難則體物
 緣情不同年而語矣英聲茂實蓋可得而言焉其辭曰
 惟則天以稽古統緒始於羣分膺錄圖而出震樹司牧
 以為君既濟寬而濟猛亦乃武而乃文北怨勞乎殷履
 南伐盛於唐勳彼周干與夏威粵可得而前聞我大陳
 之創業乃撥亂而為武哉定艱難平壹區宇從榮樂之
 樂推爰蒼蒼而再補故累仁以積德諄重規而襲矩惟
 皇帝之休烈體狗齊之唐哲敷九疇而咸叙奄四海而
 有截既搜揚於帝難又文思之安安幽明請吏又在
 官御璇璣而七政辨朝玉帛而萬國歡味且丕顯未明
 思治道藏往而知來功參天而兩地運聖人之上德盡
 生民之能事於是禮暢樂和刑清政肅西泉折支東漸
 蟠木罄圖謀而效社漏川泉而禮福在靈現而必臻亦
 何思而不服雖致治之隆平猶戒國而強兵選羽林於
 六郡詔蹶張於五營兼折衝而餘勇咸重義而輕生遂
 乃因農隙以教民在春蒐而習戰命司馬以法帥掌
 固而清甸導旬始以前驅伏鈞陳而後殿抗鳥旌於析
 羽飾魚文於被練爾乃革軒按轡玉虬齊軌屯左矩以
 啓行擊右鍾而傳響交雲罕之掩映紛劍騎而來往指
 攝提於斗極洞闔闔之弘敞跨玄武而東臨歟黃山而
 北上隱圓闕之迢遞屆方澤之豈爽于斯時也青春晚
 候朝陽明岫日月光華煙雲吐秀澄波瀾於江海靜氛
 埃於宇宙乘輿乃御太一之玉堂授軍令於紫房蘊龍
 韜之妙筆誓武旅於戎場銳金顏於庸蜀躡鐵騎於漁
 陽設神弩而持滿覆矢弧而並張曳紅旗之正正振夔
 鼓之鏗鏘八陳肅而成列六軍儼以相望拒飛梯於紫
 帶登樓車於武岡或掉鞅而直指乍交綏而弗傷裁應
 變而蛇擊俄蹈厲以鷹揚中小枝於戟刃微擧札於甲
 裳聊七縱於孟獲乃兩禽於下莊始軒軒而鶴舉遂離
 離以馬行振川谷而橫八表蕩海岳而耀三光諒窮真
 之不測羌進退而難常亦有投石扛鼎超乘挾軻衝冠
 登劔鐵楯銅頭熊羆羶兕武勇操牛雖任部與賁育故
 無得而為仇九攻既決三畧已周鳴鶴振響風卷電收
 於是勇爵班金奏設登元凱而陪位命方部而就列三
 獻式序八音未闋舞千戚而有豫聽鼓鞀而載悅俾挾
 纛與投醪咸忘軀而殉節方席卷而橫行見王師之有
 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照謂假日棄父背君求生何

征登燕山而戮封豕臨瀚海而斬長鯨望雲亭而載蹕地感尊之懷自此決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刑人
 禮升中而告成實皇王之神武信蕩蕩而難名者也陳於是先世基殺之
 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歸國為通直郎直內史省貧
 無產業每備書養親快快不平嘗為五言詩以見意情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梁衛將軍父忌陳都官尚
 理悽切世以為為工作者莫不吟詠未幾拜內史舍人賜書與吳明徹同沒于周賜爵江夏郡公在隋十餘年而
 帝即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卒蘊性明辯有吏幹在陳仕歷直閣將軍軍寧令蘊以
 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其父在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為內應及陳平上悉開江
 倚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上以為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
 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左僕射高穎不悟上旨進諫曰裴蘊無功於國寵踰倫
 齊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帝使謂之曰方相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蘊上儀同類復進諫上曰可加
 委任當為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開府類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
 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歷洋直棣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
 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聞其善政徵為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技遣牛弘定
 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疑重事不處決入閣之後始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備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
 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勅書日且百紙無所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
 遺謬其精審如是遠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
 幸臨門帝為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賞格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
 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遠東之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
 解熱格不行又下代遠之詔由是言其詐眾朝野離心
 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
 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懼怯于時天
 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止又以高穎張衡等相繼誅
 戮懼禍及己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
 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
 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楊
 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
 不問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見竊雖多
 未足為慮義臣剋之擁兵不少久在關外此最非宜帝
 曰卿言是也遂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
 元善遠問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眾百萬圍逼
 京師東都決沒因獻歌鳴帝為之改容世基見帝色
 然者東都決沒因獻歌鳴帝為之改容世基見帝色
 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遠何緣來至
 帝乃勃然怒曰善遠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
 陽催運善遠遂為羣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
 問秦世基貌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
 為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感之恣其奢靡雕飾器
 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
 頑鄙無賴為其聚斂嘗賈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
 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贈出
 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字文化及殺逆也世基
 乃見害焉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人稱有風韻冠早
 沒肅弟熙大業末為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宜義郎化及
 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曰
 將亂之夕宗人虞佞知而告熙日事勢以然吾將濟卿
 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
 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

征登燕山而戮封豕臨瀚海而斬長鯨望雲亭而載蹕地感尊之懷自此決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刑人
 禮升中而告成實皇王之神武信蕩蕩而難名者也陳於是先世基殺之
 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歸國為通直郎直內史省貧
 無產業每備書養親快快不平嘗為五言詩以見意情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梁衛將軍父忌陳都官尚
 理悽切世以為為工作者莫不吟詠未幾拜內史舍人賜書與吳明徹同沒于周賜爵江夏郡公在隋十餘年而
 帝即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卒蘊性明辯有吏幹在陳仕歷直閣將軍軍寧令蘊以
 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其父在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為內應及陳平上悉開江
 倚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上以為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
 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左僕射高穎不悟上旨進諫曰裴蘊無功於國寵踰倫
 齊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帝使謂之曰方相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蘊上儀同類復進諫上曰可加
 委任當為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開府類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
 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歷洋直棣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
 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聞其善政徵為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技遣牛弘定
 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疑重事不處決入閣之後始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備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
 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勅書日且百紙無所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
 遺謬其精審如是遠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
 幸臨門帝為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賞格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
 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遠東之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
 解熱格不行又下代遠之詔由是言其詐眾朝野離心
 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
 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懼怯于時天
 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止又以高穎張衡等相繼誅
 戮懼禍及己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
 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
 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楊
 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
 不問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見竊雖多
 未足為慮義臣剋之擁兵不少久在關外此最非宜帝
 曰卿言是也遂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
 元善遠問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眾百萬圍逼
 京師東都決沒因獻歌鳴帝為之改容世基見帝色
 然者東都決沒因獻歌鳴帝為之改容世基見帝色
 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遠何緣來至
 帝乃勃然怒曰善遠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
 陽催運善遠遂為羣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
 問秦世基貌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
 為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感之恣其奢靡雕飾器
 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
 頑鄙無賴為其聚斂嘗賈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
 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贈出
 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字文化及殺逆也世基
 乃見害焉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人稱有風韻冠早
 沒肅弟熙大業末為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宜義郎化及
 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曰
 將亂之夕宗人虞佞知而告熙日事勢以然吾將濟卿
 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
 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

